

10  
22

東 京 圖 書 館				
二	一	一		
冊	號	架	函	類

訂校  
法苑珠林  
唐西明寺道世和尚撰

至從第十八  
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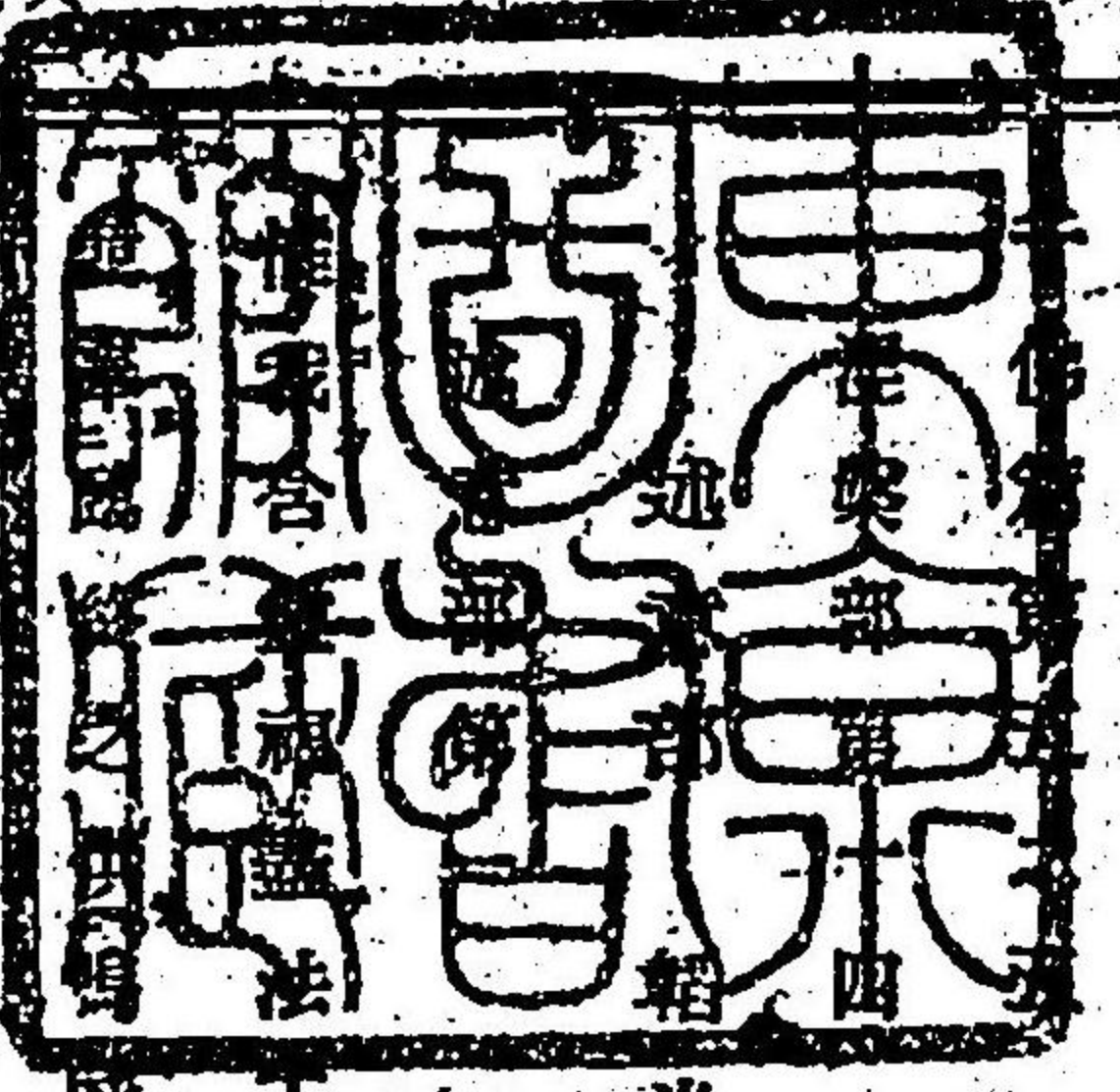
德茂  
珠林



明法苑珠林卷第十二  
訂校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麗趙〕



此別五部

光部 赴哀部 時節部 弟子部

超下一  
有昏冥  
字〇夫  
本作矣

眼上一本  
有其明二  
字〇獄一  
本作破

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何追。爭決最後之疑。隨機應俗。既曰現生焉。得無滅。凡聖雖殊。而莫能免。是以微言背痛。而方轉甘露。假託右脇。而還放光明。此則無病之迹也。及千盞既纏。而示雙足。金棺將闔。而起合掌。此示不滅之徵也。故灰身示權。常住顯實。器月之喻。其旨明乎。

輜光部第二

如智度論云。須跋陀羅年一百二十。夢見一切人天。失眼裸形。冥中言云。日當墮地。獄海枯竭。風散須彌。夢寤已恐怖。天曰。此是一切智人將入涅槃。非關於汝。明到林中。求欲見佛。阿難三不許。佛知遙喚。前共別。又菩薩處胎經云。如來二月八日夜半。躬變僧伽梨。變多羅僧



金下一木  
無剛字

安陀羅跋薩各三變。施放金棺。觀身上。以鉢錫杖。手付阿難。入金剛定。碎身舍利。佛從金棺出。金剛臂。問。竟迦葉牛同一人。阿難答云。牛同羅漢。已入涅槃。佛言。吾今永取滅度。即入金棺。寂然不語。再三出手。問阿難。吾為八部說摩訶乘經。汝悉聞不。對曰。唯佛知之。又問。吾在初利。為母說法。汝知不。答曰。不知。又吾在龍宮說法。龍子得道。留全身舍利。高一百三十丈。汝知不。答曰。不知。吾處母胎十月。為諸菩薩。現不退轉法輪。世尊。即以神力。現母身中行。住坐臥。一切雲集。入胎舍中。汝知不。答曰。不知。阿難大聖。豈得不知。言不知也。又涅槃經云。善男子。我於此娑羅雙樹。大師子吼者。名大涅槃。東方雙者。破於無常。獲得於常。乃至北方雙者。破於不淨。而得於淨。此中眾生。為雙樹故。護娑羅林。不令外人。取其枝葉。斫截破壞。我亦如是。為四法故。令諸弟子。護持佛法。此四雙樹。四王典掌。我為四王。護持我法。是故於中。而般涅槃。又中阿含經云。如來爾時。將詣雙樹。四裝。多羅僧。以為施座。僧伽梨。為枕。右脇而臥。足足相累。而故涅槃。又菩薩處胎經云。爾時。八大國王。各持五百張白氈。栴檀木寶。盛內金棺。裹以五百張氈。纏裹金棺。復五百乘車。載香蘇油。以灌白氈。爾時。大梵天王。將諸梵眾。在右面立。釋提桓因。將諸忉利諸天。在左面立。彌勒菩薩。及十方諸神通菩薩。當前立。爾時。世尊。欲入金剛三昧。碎身舍利。於娑婆界。轉此真法。作是念。已。十方世界。皆六返震動。

赴哀部第三

故一本作  
有世字

白一本作

茶一本作

於東一本  
作振東

如摩耶經云。阿那律昇忉利天。以告摩耶。摩耶便至棺。自為開。合掌起。白。遠屈來下。佛語阿難。汝當知。為後不孝。衆生。故從金棺出。問訊母也。僧祇律云。於天冠塔邊。開維佛身。迦葉赴佛涅槃。經云。於是迦葉辭佛。到伊茶梨山中。去舍衛國。二萬六千里。其山多出七寶。甘菓種種。香樹雜藥。不可稱數。亦有麒麟。朱雀。鳳皇。異學。道士。時有方石。平正。色如琉璃。縱廣百二十里。樹華五色。冬夏茂盛。列坐石上。迦葉前後。教授一千弟子。皆得羅漢。常坐此石。誦經行道。弟子七人。同夕得夢。其一比丘。夢見所坐方石。中央分破。樹皆拔根。復一比丘。夢見四十里泉。水皆乾竭。華悉零落。復一比丘。夢見拘羅邊。坐皆悉傾毀。復一比丘。夢見閻浮利地。皆悉傾陷。復一比丘。夢見須彌山崩。復一比丘。夢見金輪王薨。復一比丘。夢見日月墮落。天下失明。晨起。各以所夢。啓白迦葉。迦葉告言。我曹前見光明地時。大動。卿等得夢。佛將般泥洹耶。即勸諸弟子。往赴俱夷那國。又菩薩處胎經云。大迦葉至佛出。雙足。迦葉說偈云。  
佛所教化人。所度已周徧。我行道絕向。唯恨不見佛。  
於是繞棺七匝。阿難西北角。難陀於東北角。諸天在後。直北去雙樹四十九步。大迦葉手執火然香薪。  
又雜阿含經云。佛涅槃已。雙樹生華。垂下供養。阿難說偈云。  
五百氈纏身。悉燒令磨滅。千領細氈衣。以衣如來身。唯二領不燒。



最上及觀身諸經具明困難之法以文繁故略而不錄

時節部第四

如涅槃經云。如來何故。二月涅槃。善男子。二月名春陽之月。萬物生長。是時衆生多。生常想。爲破衆生。如是常心。說一切法。悉是無常。唯說如來常住不變。於六時中。孟冬。枯悴。衆不愛樂。陽春和液。人所貪愛。爲破衆生。世間樂。故演說常樂我淨。亦爾。爲破世間我淨。故說如來眞實。我淨。初生出家。成道轉妙法輪。皆以八日。何故。涅槃獨十五日。佛言。善男子。如十五日。月無虧盈。諸佛如來。亦復如是。入大涅槃。無有虧盈。以是義。故以十五日。入般涅槃。又長阿含經云。時有香姓婆羅門。問阿闍世王曰。何等時。佛生。何等時。成道。何等時。滅度。闍王答曰。佛星出時。生。佛星出時。出家。佛星出時。成道。佛星出時。滅度。何等生。二足尊。何等出。般林苦。何等得最上道。何等入般涅槃。佛星出。二足尊。佛星出。般林苦。佛星得最上道。佛星入般涅槃。八日如來生。八日佛出家。八日成菩提。八日取滅度。二月如來生。二月佛出家。二月成菩提。二月取涅槃。二月生。二足尊。二月出。般林苦。二月得最上道。八月般涅槃。城。又薩婆多論云。佛以二月八日。佛星現時。初成等正覺。亦以二月八日。佛星出時。生。以八月

八日。佛星出時。轉法輪。以八月八日。佛星出時。取般涅槃。

弟子部第五

依智度論云。長老迦葉於耆闍崛山。集三藏。可度衆生。竟隨佛入般涅槃。清朝持鉢。入王舍城。乞食。已上耆闍崛山。語諸弟子。我今日入無餘涅槃。一切諸人聞是語。已皆大愁憂。迦葉時從禪定起。入衆中坐。讚說無常苦空無我。如是種種說法。已從佛所得。僧伽梨。持衣鉢。提杖。如金翅鳥。現昇虛空。作十八變。於耆闍崛山頭。與衣鉢俱。作是願言。今我身不壞。彌勒成佛時。我是骨身。還出。直入山頭。石中。如入軟泥。入以山還合。後人壽八萬四千歲。身長八十尺。彌勒佛。身長一百六十尺。佛面二十四尺。圓光十里。是時衆生聞佛出世。無量人等隨佛出家。又大悲經云。是迦葉以本願力。所加持。故住虛空中。現種種神通變化。已。以己身。火。圍維其身。圍維身已。灰炭不現。又薩婆多論云。舍利弗目連。以不忍見佛。泥洹。便先泥洹。以先泥洹。故七萬阿羅漢。同時泥洹。當於爾時。四輩弟子。莫不荒亂。於時如來。以神通力。化作二大弟子。在佛左右。以此緣。故衆生歡喜。憂惱即除。佛爲說法。各得利益。

結集部第十五 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眞諦玄凝。法性虛寂。而開物導俗。非言難建。是以不二。默訓會於濶空之路。一音振辯應。

津一本作

今一本作  
已一本作



乎羣有之境。自我師能仁之出世也。鹿野唱其初言。金河究其後說。契經以誘小學。方典以勸大心。妙輪區別十二惟部。法聚總要八萬其門。暨善逝晦跡。而應真結藏。始則四鎗初集。經中則五部分戒。大寶斯在合議。至意爲存。拔苦是以金言不可遺。也。

結集部第二 此別四部

此中廣明結集。具有四時。第一依智度金剛仙二論。如來在此鐵圍山外。共文殊師利及十方佛。結集大乘法藏。第二依菩薩處胎經及四分律等。如來初入涅槃。始經七日。大迦葉共五百羅漢。令到十方世界。召得八億八千衆。共爲結集。三藏。第三依智度論。如來入涅槃後。至夏安居初十五日。大迦葉共千羅漢。在王舍城結集。三藏。第四依四分律。如來入涅槃後。一百年內。爲跋闍子。擯行十事。大迦葉共七百羅漢。在毗舍離城結集。三藏。此下四重依經次第列出。庶將來者不積餘下也。

大乘結集部第一

依大智度論金剛仙論云。文殊師利結集中。明如來在此世界之外。不至他方世界。十方諸佛並皆雲集。說法亦名諸經。文殊後結集。召諸菩薩及大羅漢無量無邊。各言某經。我從佛聞。須菩提言。金剛般若。我從佛聞。諸經當部各有弟子同時聞者。並云我親從佛聞。故知不局阿難。然阿難則徧聞諸經。餘之弟子。則徧局當部。又依涅槃經。大聖說法。既有三乘。傳法

附一本作

附一本作

附一本作

附一本作

附一本作

人還有三名。一名阿難陀。此云歡喜。謂持小乘法藏。二名阿難陀跋陀。此云歡喜賢。謂持中乘法藏。三名阿難陀娑伽羅。此云歡喜海。謂持大乘法藏。三名難異。據體唯一。故維摩經云。舍利弗問。天女曰。汝於三乘。當何志求。天曰。若以小乘法化我。作聲聞。若以中乘法化我。作緣覺。若以大乘法化我。作菩薩。故知阿難通持大小乘人。此三人中。前二人者。有親聞傳聞。故下結集。中阿難昇座。依智度論說。偈云。佛初說法時。爾時不聞見。如是展轉聞。佛遊波羅奈。爲五比丘說。四諦之法輪。以此結知。不得同皆云。觀照第三阿難得言常聞。五百結集部第二。依菩薩處胎經云。爾時佛取滅度已。經七日七夜。時大迦葉告五百阿羅漢。打撻椎。集衆。卿五百人。盡詣十方諸佛世界。諸有得阿羅漢六通者。盡集此閻浮提。詣雙樹間。釋迦牟尼佛。今已捨壽。起七寶塔。今集欲得演出生真性法身。汝等速集。聽探微妙之言。爾時五百羅漢受大迦葉教。如人屈申臂。頃即到十方恒河沙刹土。集諸羅漢。得八億八千衆。來集忍界。聽受法言。又僧祇律云。時大迦葉語諸比丘。結集法藏。勿令法滅。諸人欲往餘處。結集迦葉言。應住王舍城。有五百人臥具。衆皆言。爾令阿那律守佛舍利。勿使諸天將去。過去迦葉佛滅度時。弟子但知懊惱。不覺天持舍利去。盡世人不得供養。時阿難不去。迦葉與千人。至剎帝山。



足下一本  
有無失二  
字  
案下一本  
有增惡二  
字  
通一本作  
極○科上  
一本無可  
字

施世尊舍利目連坐次。迦葉四月結集。斷於外緣。少不滿五百。那律復來。猶少一人。迦葉遣目連共行。弟子梨婆提長老羅漢。汝往三十三天。呼提那羅漢。提那羅漢聞佛涅槃。不忍見佛。行處已入滅度。後遣至尸利沙翅宮。喚憍梵波提羅漢。乃至毗沙門天宮。命須蜜多羅漢。並已涅槃。又菩薩處胎經云。爾時迦葉見衆集已。語優波離。卿爲維那唱阿難下。即受教唱下。罰阿難不請佛住壽等已。阿難心恚荒亂。內自念言。佛滅度未久。取我乃爾。即自思惟。四諦法已。便於衆前。成阿羅漢。諸塵垢滅。朗然大悟。聖衆稱善。諸天歌歎。爾時大地六返震動。時大迦葉即使阿難昇七寶高座。迦葉告言。佛所說法一言一字。汝勿使有缺漏。菩薩藏者。集著一處。聲聞藏者。集著一處。戒律藏者。亦集著一處。爾時阿難最初出經。胎化藏爲第一。中陰藏第二。摩訶衍方等藏第三。戒律藏第四。十住菩薩藏第五。雜藏第六。金剛藏第七。佛藏第八。是爲釋迦文佛經法具足矣。爾時阿難發聲唱言。我聞如是。一時說佛所居處。迦葉及一切聖衆。墮淚悲泣。不能自勝。咄嗟老死如幻。如化。昨日見佛。今日已稱言我聞。又四分律云。爾時世尊在拘尸城。末羅國娑羅林。間般涅槃。諸末羅子洗佛舍利已。具辨闍維。時大迦葉燒舍利已。以此因緣。集比丘言。我等今可共論法毗尼。勿令外道。以致餘言。譏嫌沙門。瞞曇法律。若溷。其世尊在時。皆共學戒。而今滅後。無學戒者。諸長老今可科差。比丘多聞智慧。是阿羅漢者。時即差得四百九十九人。皆是阿羅漢。多聞智慧者。時諸比丘言。應差

隨上管一  
本作帶

阿難在數中。大迦葉言。勿以阿難在數中。何以故。阿難有愛患怖癡。是故不應令在數中。時諸比丘復言。阿難是供養佛人。當隨佛行。親從世尊受所教法。必處處疑問。世尊是故。今者應令在數。即便令在數。諸比丘皆作是念。我等當於何處集論法毗尼。多饒飲食。臥具無乏。耶。即皆言。唯王舍城。房舍飲食。臥具衆多。我等今宜可共往。集彼論法毗尼。時大迦葉即作白令。集王舍城。時阿難在道行。靜處。心自念言。譬如新生子。猶故飲乳。與五百大牛共行。我今亦如是。學人有作者。而與五百阿羅漢共行。時諸長老皆往毗舍離。阿難在毗舍離住。時諸道俗皆來問訊。阿難多人衆集。時有跋闍子比丘。有大神力。已得天眼。知他心智。今觀阿難。爲是有欲無欲人耶。即便觀察。是有欲非是無欲。今當令其生狀離心。即說偈言。  
靜住空樹下。心思於涅槃。坐禪莫放逸。多說何所作。  
時阿難聞說已。即便獨處精進。不放逸。寂然無欲。時在露地。夜多經行。遇明相欲出時。身疲極。方欲偃臥。頭未至枕。頃於其中間。心得無漏解脫。此是阿難未有法。時阿難得阿羅漢已。即說偈言。

說下一本  
有偈字

多聞種種說。常供養世尊。已斷於生死。瞿曇今欲臥。  
時大迦葉集比丘僧。即作白集論法毗尼。時阿難即從座起。偏露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大迦葉。我親從佛聞憶持佛語。始從初篇。乃至一切捷度。諸部毗尼。增一。都集爲毗尼藏。彼即

諸部一本  
作闍部○  
尼下附一  
本作偈



集一切長經爲長阿含。一切中經爲中阿含。從一事至十事。從十事至十一事。爲增一阿含。集於雜事。爲雜阿含。如生經本經。乃至偈經等。如是集爲雜藏。有難無難。聚相應。作處。集爲阿毗曇藏。時卽集爲三藏。在王舍城。五百阿羅漢共集法毗尼。是故言集法毗尼。有五百人。千人結集部第三。

依智度論云。是時佛入涅槃已。大迦葉如是思惟。我云何使。是三阿僧祇。難得佛法。令得入住。應當結集。三藏。可得久住。未來世人可得受行。作是語。竟住須彌頂。搗銅提椎。說此偈言。佛諸弟子。若念於佛。當報佛恩。莫入涅槃。

是提椎音作大迦葉語聲。徧至大千世界。皆悉聞知。諸有弟子。得神力者。皆來集會。大迦葉所選得千人。除其阿難。盡皆羅漢。內外經書。諸外道家。十八種大經。盡亦讀知。皆能論議。降伏異學。大迦葉言。若我昔常乞食者。常有外道。強來難問。廢闕法事。今王舍城常設飯食。供給千人。不得取多。告語闍王。給我等食。日日送來。不得他行。是中夏安居三月初十五日。說戒時集。大迦葉等入定。已天眼觀。今衆中。誰有煩惱。未盡應逐出者。唯有一人。阿難。煩惱未盡。餘九百九十九人。諸漏已盡。清淨無垢。大迦葉從禪定起。衆中手牽阿難出。言。今清淨衆中。結集經藏。汝結未盡。不應住此。是時阿難慚愧悲泣。而自念言。我二十五年隨侍世尊。供給左右。未曾得聞如是苦惱。佛實大德。慈悲含忍。念已。自大迦葉言。我能有力。久可得道。但

今一本作  
無等字

假下一本  
有法字

讀一本作  
以是下一  
本有之字

助我下一  
本有我字

佛於一本  
作於佛

諸佛法阿羅漢者。不得供給左右。使令。以是留殘。結使不盡。斷耳。大迦葉言。汝更有罪。佛意不欲聽。女人出家。汝慙慙勸請。佛聽爲道。以是佛之正法五百歲。而衰微。汝應作突吉羅。慙阿難言。我憐愍瞿曇彌。又三世諸佛法。皆有四部衆。我釋迦文佛云何。獨無。大迦葉復言。佛欲涅槃時。近俱夷那竭城。背痛。四嬰。鬱多羅僧。數臥。語汝言。我須水。汝不供給。是突吉羅罪。阿難答言。是時五百乘車。截流而度。令水渾濁。以是故不取。大迦葉復言。正使水濁。佛有大神力。能令大海。濁水清淨。汝何以不與。是汝之罪。汝去作突吉羅。慙悔。大迦葉復言。佛問汝。若有人四神足好修。可住壽一劫。若減一劫。多陀阿伽度。四神足好修。欲住壽一劫。若減一劫。汝默然不答。問汝至三。汝故默然。汝若答。佛應住一劫。若減一劫。由汝故。令佛世尊早入涅槃。汝作突吉羅罪。慙悔。阿難言。魔蔽我心。是故無言。我非惡心。而不答佛。大迦葉復言。汝與佛。嬰僧伽梨衣。以足踢上。是汝之罪。汝應作突吉羅。慙悔。阿難言。爾時有大風起。無人助我捉衣。時風吹來。墮我脚下。非不恭敬。故踢佛衣。大迦葉復言。佛陰藏相。般涅槃後。以示女人。是何可耻。汝應作突吉羅。慙悔。阿難言。爾時我思惟。若諸女人見佛。陰藏相者。便自羞耻。女人形。欲得男子身。修行佛於種種德根。以是故。我示女人。不爲無耻。而故破戒。大迦葉言。汝有此六種。突吉羅罪。盡應僧中悔過。阿難言。隨長老。大迦葉及僧所教。是時阿難長跪合掌。偏袒右肩。脫草屣。作六種。突吉羅罪。慙悔。大迦葉於僧中。手牽阿難出。語阿難言。斷汝



前上一本  
有傳字

如一本作  
提

漏盡然後來入。殘結未盡汝勿來也。如是語竟便自閉門。爾時諸阿羅漢讚言。誰能結集毗尼法藏者。長老阿泥盧豆言。舍利弗。是第二佛。有好弟子。字憍梵波提。柔順和雅。常處閑居。住心寂寔。能知毗尼法藏。今在天上。尸利沙樹園中住。遣使請來。大迦葉語下座比丘。汝次應使下座。比丘歡喜踊躍。受僧勅命。白大迦葉言。我到彼所。陳說何事。大迦葉言。汝到彼已。語憍梵波提。大迦葉等漏盡。阿羅漢皆會。閻浮提。有大法事。汝可疾來。是下座比丘頭面禮。僧足右繞三匝。如金翅鳥飛騰虛空。往到憍梵波提所。頭面作禮。語憍梵波提。前迦葉教。是時憍梵波提。心覺生疑。語是比丘言。僧將無圖誚喚我耶。無有破僧者。不佛日滅度耶。是比丘言。佛已滅度。憍梵波提言。佛滅度太疾。世間眼滅。逐佛轉法輪。將我和上舍利弗。今在何所。答曰。先入涅槃。憍梵波提言。大師法將各自別離。當可奈何。摩訶目伽連子。今在何所。是比丘言。此亦滅度。憍梵波提言。佛法欲散。衆生可憐。大人過去。如是次第問諸羅漢。憍梵波提言。我失離欲。大師皆已滅度。我不復能下閻浮提。住此般涅槃。說是言已。作十八變。自心出火燒身。身中出水。四道流下。至大迦葉所。水中有聲說此偈言。

憍梵鉢提頭面禮。妙衆第一大德僧。聞佛滅度我隨去。如大象去象子隨。

爾時下座比丘持衣鉢還僧。是時阿難中間思惟。諸法求盡。殘漏其夜坐禪。經行殷勤。求道。是阿難智慧多。定力少。是故不即得道。定智等者。乃可速得。後夜欲過。疲極。偃息。却臥就枕。

教無一本  
作汝英

頭未至枕。廓然得悟。如電光出闇者。見道入金剛定。破一切煩惱。山得六通。已即夜到僧堂。門敲門而喚。大迦葉問言。敲門者誰。答言。我是阿難。大迦葉言。汝何以來。阿難言。我今夜得盡諸漏。大迦葉言。不與汝開門。汝從門鑰孔中來。阿難答言。可爾。即以神力從門鑰孔中入。禮拜僧足。懺悔。大迦葉莫復見責。大迦葉手摩阿難頭。言。我故為汝使。汝得道。汝無嫌恨。我亦如是。以汝自證。譬如手畫虛空。無所染著。阿羅漢心亦復如是。一切法中。得無所著。復汝本座。是時僧復讚言。憍梵波提已取滅度。更有誰能結集經藏。長老阿泥盧豆言。是長老阿難於佛弟子常侍。近佛聞經。能持佛法。常讚譽。是阿難能結集經藏。是時長老。大迦葉摩阿難頭。言。佛囑累汝。令持法藏。汝應報佛恩。佛在何處。最初說法。佛諸弟子能守護法藏者。皆已滅度。唯汝一人在。汝今應隨佛心。憍衆生。故集佛法藏。是時阿難禮僧已。坐師子牀。時大迦葉說此偈言。

方一本作

佛聖師子王。阿難是佛子。師子座處坐。觀衆無有佛。如是大德衆。無佛說威神。如夜無月時。虛空不明淨。諸大智人說。汝佛子當演。何處佛初說。今汝當布施。

是時長老阿難。一心合掌。向佛涅槃處。方如是言。

佛初說法時。爾時我不見。如是展轉聞。佛在波羅奈。佛爲五比丘。



初開甘露門。說四真諦法。苦集滅道諦。阿若憍陳如。最初得見道。及八萬諸天。聞是得見道。

是千阿羅漢開是語已。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皆言。咄哉無常力大如是。我等眼見佛說法。今乃言我聞便說偈言。

我見佛身相。猶如紫金山。妙相衆德滅。唯有名獨存。是故當方便。求出於三界。勤集諸善法。涅槃最安樂。

爾時長老阿泥盧豆說此偈言。

咄世間無常。如水月芭蕉。功德滿三界。無常風所壞。

爾時大迦葉復說偈言。

無常力甚大。愚智貧富貴。得道及未得。一切無能免。非巧言妙寶。

非欺誑力諱。如火燒萬物。無常死法爾。

七百結集部第四

四分律云。爾時世尊般涅槃後百歲。毗舍離跋闍子比丘行十事。言是法清淨。佛所聽。應兩指抄食。得聚落間。得寺內。後聽可。得常法。得和。得與。共宿。得飲。闍樓羅酒。得畜不截坐具。得受金銀。彼於布薩日。檀越布施金銀而共分之。如是揀擇。一一檢校。乃至十事非法。非毗

集法毘尼  
下一本有  
已下文案  
不可得  
八字

尼非佛所教。已皆下舍羅在毗舍離。七百阿羅漢集論法。毗尼。故名七百集法毗尼。

依道宣律師感應記云。律師問天人曰。世尊涅槃後。結集法藏。儀式云何。天人答曰。惟大聖

隱顯隨機生滅。三藏遺迹。結集。是因衆集。多少律論不等。如律中五百七百皆尊。大迦葉最

爲衆首。如大論中。高選千人。皆同無學。至結集已。召外衆集。重叙所結。有不同者。分爲二部。

依尊迦葉名上座部。餘外衆多名大衆部。依文殊問經初分二部。即其事也。通約大小三藏

皆阿難出。其住處同。集王舍城。然據文殊集衆略結大乘。即在大鐵圍山。外二界中間。今明

儀式。初佛滅度經停一月。供養舍利。方始闍維。依律停之七日。即日焚了。置塔亦竟。一切大衆

往詣舍衛祇洹精舍。尊大迦葉使小目連。同大神通也。於僧戒壇。鳴鐘集衆。時百億四天下凡

聖僧等一切皆集。便白四羯磨。罰資頭盧及阿難已。阿難昇高座。披佛布。僧伽梨。先誦遺教

經。如佛在世約勅之相。時大菩薩阿羅漢。一切比丘天龍八部。聞皆悲泣。不能自勝。爾時大

迦葉即從座起。著布。僧伽梨。手執尼師壇。至高座前。敷坐具。禮阿難已。右繞三匝而立。時大

梵天王持七寶蓋。覆阿難上。時天帝釋進七寶案。置阿難前。羅睺阿修羅王。各執七寶香爐。

在阿難前。阿難受已。置寶案上。他化天王進七寶几。在寶案後。時魔王波旬持七寶拂。授與

阿難。仍與帝釋。使侍兩邊。四天王各侍高座。四脚三十二使者。在迦葉後。各各肅恭。胡跪敬

聽。時大迦葉禮阿難已。又繞三匝。至前問訊。如佛無異。然後問緣。如別所說。一一依經始從

俱一本作



如是乃至末後歡喜奉行。爾時迦葉重問曰。我過去諸佛修多羅中一一分部說。汝常至佛邊。當分別說也。或十章五章隨意而安置。令鈍根者易解。我法又問。如來在世時。教勅優波離及我大迦葉。入堂東寶樓。觀古佛毗尼及不同相。我欲結集。為依古佛說。為依今世尊教。耶。答曰。我從世尊聞以。語大迦葉。若結集。毗尼當分五部。相往古諸佛所說。毗尼一相無二。今衆生薄福。故說多部。我滅度後無智愚人。分我教網。以為五部。十八部乃至五百部。雖味薄淡。仍是我正法。爾時佛告四天王。汝施我碼。碼又告帝釋。汝施我金銀。又告魔王梵王。汝施我天工師。又告脩吉龍王羅睺阿脩羅等。汝施我明月寶珠及摩尼珠等。用為塔燈明。天龍王等各依命獻。世尊受已。以其神力。於一念頃。諸塔皆成。地為六種震動。塔放光。從於香山直至戒壇。化為金銀。至有頂。中有百億佛說諸勝妙法。歡持戒功德。毀破戒者。佛告阿難。如前寶塔。今在香山。世尊涅槃時。付囑帝釋。及以四天王。世尊涅槃。竟將往戒壇。南華林外。安置九十日。待迦葉結集。竟最初於蘭本寫出三藏教。次令阿闍世王。又寫出五本。用我黃金印。及以白銀印。迦葉初本及闍王寫者。須用七寶印。迦葉蘭本。次以七寶印。印魔王寫者。梵王寫三本。可用白銀印。帝釋寫七本。可用黃金印。娑竭龍王寫八萬經本者。俱三色印。總以印定之。令流布閻浮提。及三天下。皆用印之。既印經已。還內金瓶。中住戒壇。南

自一本作  
藏下一本  
有盡字

者。為迦葉結集三藏諸教。文義皆令圓備。欲令阿難隨問出經。令無遺忘。由此二事。令續戒壇。南迦葉入定後。四帝釋將塔及金瓶。往至香山。頂經一百年。帝釋四王將諸天樂。日日來供養。法為彼山中五通神仙。其數八萬。次第於此閻浮洲。作粟散王。不信正法者。為令生信。故續香山。復為育王。初不信我法。迺彼邪見。令生正見。與八萬塔。又佛告目連。汝往須彌山頂。鳴鐘召集十方我本身。諸佛及大千界。聲聞菩薩衆等。佛放光明。大地震動。諸佛雲集。世尊從座起。與分身佛。俱共合掌。禮塔觀門。觀門自開。彼黃金塔中。有八萬真珠白銀樓觀。盛佛脩多羅及大毗尼藏。諸臺觀。上有大摩尼珠。以為燈明。有六比丘入滅定。白銀觀內多有七寶蓮華師子之座。其數八百萬。一一蓮華座。皆有諸佛聲聞形像。及八部神衛。復有五十比丘入滅盡定。佛告普賢。汝持我黃金螺。至比丘所。吹我與世曲。并告我涅槃。普賢依教吹已。此比丘即從滅定起。問普賢。言。今何佛出。答釋迦牟尼佛。今將涅槃。彼比丘即共普賢來至佛所。禮敬起居。却住一面立塔。內有六比丘。先白佛。言。拘留佛涅槃時。令我住此塔。待至釋迦乃至樓至。彼佛勅我。言。後佛與世入涅槃時。結集三藏時。當開我觀。取我經律一本。我此大千界百億諸國土。書有六十四體。各取一本。將付彼佛。令滅度後。結集三藏。竟時。當依我經本。書寫莊嚴。又隨諸國所用不同。得傳文字者。皆可用之。唯除皮骨土。書不得傳寫。自外樹葉紙素金寶石鐵等。並得用之。彼佛令我入定。守護經像。令付世尊涅槃後。迦葉



率下一本  
有陀字  
持一本作  
阿闍世下  
一本無令  
寫五本乃  
至阿闍世  
十七字

結集竟流傳諸國也。又佛告娑竭龍王及四天王等。汝施我眞珠摩尼金銀等。欲造塔觀。盛前佛及經像。爾時天龍等隨念奉施。如來受已。即以神力於一食頃。皆成珠璣及金銀塔觀。各得八百萬。盛前經像。又告分身佛。汝等各施我一塔及一白銀觀。我大千界所有遺法。不令毀壞。諸佛聞已。各隨喜施。又得百億萬佛。並放口光。悉皆隨喜。又告諸菩薩。能持守護我之盛塔。傳譯經典。當依盛塔。經像流布。此之盛塔。並在香山頂。世尊涅槃時。勅我及羅雲住持。未來惡世。開導衆生。令離衆苦。將至帝釋宮。安置歡喜園。乃至魔王於塔供養。至五百年。過五百年。已後。教流行諸國。迄至法滅。塔亦上至兜率陀天。彌勒既見塔。來知我法。滅放。大光明。徧照地獄。後遇。其至佛。皆得解脫。過是年。已塔還從兜率天下。住娑竭龍宮。世尊所造塔及白銀觀。付文殊師利普賢觀音。將此觀塔。周徧大千界。一國留一觀及一金塔。如震旦也。爾時文殊將塔觀。往清涼山金剛窟安置。至今流行。令前菩薩從盛出。經像示彼持者。令易流通。乃至我之法滅。令娑竭大龍收入大海宮內。又問。一切脩多羅藏。既結集已。當安何國付囑。何王。今欲結集。爲當廣結略結。請次第說之。答曰。我聞世尊。說付囑大迦葉。當令廣集。又付文殊。往大鐵圍山。諸菩薩等住處。九地有八萬人。當令略集。付囑阿闍世。令寫五本。及令帝釋并大梵天王。助阿闍世寫我遺教。迦葉結集本。安置修羅窟中。又問。世尊在時。我從佛聞。若結集竟。將我三藏。教付囑娑竭龍王。今聞汝說。與昔聞異。答曰。我聞世尊說。結

乃及一本作

蓋一本作  
歷次亦同

其一本作  
及

東南一本  
作東面

集三藏。在修羅窟中。經二十年中。待文殊結竟。方付娑竭龍王。又問。祇洹精舍。有諸古佛。及以三藏。陰陽書。及供養具。當付何人。答曰。此事因緣。並在祇洹圖經說之。各有付處。不煩此述。又問。我從佛聞。滅度之後。一切毗尼。流布閻浮及三天下。衆生樂欲所見不同。餘百億天下。並令流布。我欲結集。今對人天。汝當答我。答曰。我受佛教。我滅度後。汝語大迦葉及文殊師利。流我毗尼。此閻浮洲三十二國。是諸衆生。並有大根。堪可流行迦葉遺教。東弗婆提洲二百六十國。西瞿耶尼洲一百三十國。並行迦葉遺教。自餘天下衆生。薄福不堪開教。莫行此法。如來滅後四十年中。遣行二部。此四天下。又問。云何二部。答曰。四分十誦律。四十年後一百一十年。迦葉遺律。方行前國。如震旦諸國。謂之君子國。根性輕利。得行三部。教合四百三國土。同此一文字。並行前三律教。又問。云何三部。答曰。行前二部。教及以大僧祇。如求流離國及餘二天下。唯行一部。教。所謂薩婆多部是也。祇洹寺殿內。窟下有四銀蠶。兩蠶內有黃金。修多羅。白玉爲蠶。又有兩蠶。內有毗尼藏。黃金爲蠶。白銀爲字。毗尼律藏。是龍王書。修多羅經藏。是魔王書。此二藏經。並是過去星宿劫前古佛經也。於閻浮洲中。此之兩部。書經最爲第一。至佛涅槃後。娑竭龍王收將入宮。供養。又迦葉佛時。震旦國之一人。書大毗尼藏及修多羅藏。其修多羅經。銀紙金書。毗尼律。金紙銀書。當爾書時。在荊州大明寺寫經。在蓮華東南。蠶內律。在葉上。西面。蠶莊嚴供養。不可說盡。諸百億四天下中。文字與此同者。



造下一本  
有立字

斯有鍾張王衛之德未足爲比。如來在日諸國聖人來者多。以此經律示之。佛去之後。文殊師利收此經律。安在清涼山金剛窟中。又有盛內有過去佛說毗尼書。有三萬八千種。百億四天下同此方書者最爲第一。南方天王第三子張瓊撰述。祇洹圖經一百卷。北方天王第十六子造五精舍記有五百卷。各在當天頌曰

遙欣大覺 曠矣神功 四禪無像 三達皆空 千佛異迹 一智心同  
表靈降世 敷演開闢 賢劫始四 餘佛潛通 續前有七 繼嗣虔恭  
永言慈室 極誠梵宮 八相成道 萬德虛融 天人受福 惡止善興  
合生藉甚 同感恩隆

感應緣 略引十

周書記佛生時

史錄記佛是大聖

史錄一本  
作史記○  
明一本作

前漢哀帝時已行齋戒

有配字  
邪下一本

後漢郊志記佛爲大聖

前漢孝武帝已開佛教  
秦始皇時亦有佛法至  
後漢明帝時三寶具行  
齊文宣帝時得佛牙至  
隋天台釋智顛感見三道寶階  
唐潞州釋曇榮感見七佛現

立一本作  
影一本作

夫至人應感與世推移。慈化無方。豈局形骸。致使開同。解異。說一悟殊。登位地而上征。封迷途而下降。全身碎身之相。聚塔散塔之儀。神光燭而邪計摧。靈迹誕而深信服。自法水東流。道光西照。英賢榮盛。感應寔多。故育王表塔創啓。隆周釋父。景形爵與炎漢。自斯歷代積著彌繁。豈非五天獨揚神化。故經曰。正法後。被先於北方。次及東南。至中方滅也。今且列漢明已來至今。大國隨所見聞。三寶靈迹。件述三五。餘之不盡者。備在別傳。

由下一本  
有發字

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井水溢。出山川震動。有五色光入貫太微。徧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太史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一千年外聲教及此。昭王即勅鑄石記之。埋於南郊天祠前。此即佛生之時也。相國呂侯乘驛驅八駿而行。求佛因以禮之。

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損舍折木。地動天陰。西方白虹十二道。太史扈多曰。西方聖人滅矣。此即佛入涅槃之相也。

用一本作

又案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現。夜明如日。即佛生時之瑞應也。良由佛有真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五眼六通。神曰不可思議。法號心行處滅。其道也。運衆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巍巍蕩蕩。可略言焉。故列子云。昔吳太宰詰問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



時下一本無事字

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時事。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將三皇五帝。必是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譽。以此校量。推佛為大聖也。又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量此而言。優劣可知也。

尺一本作

前漢孝武帝元狩中。程去病討匈奴。至卑闐。過居延山。獲昆邪休屠王等。又獲金人。率長丈餘尺。到於甘泉宮。帝以為大聖。燒香禮拜。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浮圖之教。此即佛之形教相顯之漸也。

著一本作

前漢哀帝元壽年。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經。還漢。當時稍行浮圖齋戒也。

定觀一本

前漢成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博觀史籍。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太史創撰列仙圖。黃帝以下迄至于今。定搜實錄。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據此而明。秦周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且何以明知。今案所列也。故佛傳云。佛滅

作定檢

度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有鐵輪王。統閻浮提。收佛靈骨。役使鬼神。起八萬四千塔。具

明知一本

如下述。此九州之地。並有遺塔。云是有育王所造。此塔即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之歲。故

塔與焉。世經十二王。至秦。始皇二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見隱。又檢釋道安朱士

後下一本若有經二字

行等經。錄目云。秦。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贊持佛經。來化。始皇弗從。遂囚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准此而言。則知秦漢已前有佛法也。尋道安所載十二賢者。亦在七十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案文殊般泥洹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為仙人說法。又案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即葱嶺是也。其下有三十六國。先來奉漢。其葱嶺連亘。東至終南。文殊來化。仙人即斯地也。詳而驗之。劉向所論。可證矣。

心上一本有清字○者下一本有名字

水上可疑所誤

記一本作

後漢郊祀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統其教。以修善心為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其精進者。為沙門。漢言息惡。剪髮容去。家出俗。絕情洗欲。而歸於無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後受形。而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修道。以鍊其神。鍊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佛也。身長丈六。黃金色。項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通萬物。而大濟群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為宗。包羅精蘊。無所不統。善為宏闊。勝大之旨。可求在於一體之內。所明在於視聽之表。歸於玄微。深遠難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莫不悚然。自失也。餘如漢法本內傳記。



田一本作  
陸下一本  
有王字

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爲然。即遣中郎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邀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維也。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別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又漢明帝遠召摩騰法師。來至維陽。於城西雍門外立白馬寺。是漢地伽藍之始也。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報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又漢維陽白馬寺有竺法蘭。是中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同行而至。既達維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卽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行。四十二章經等。五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於此。漢地諸經之始也。蘭後卒於維陽。春秋六十餘矣。又漢明帝時。天竺國竺法蘭師。將齋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栴檀像師第四作也。既至維陽。明帝卽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漢地之始此像初也。時三寶初來之時昔漢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以問東方朔。朔云不經。可問西域梵僧。後法蘭既至。衆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徵信者甚衆。昔維衛及迦葉石像。以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像汎海而來。入乎吳松江滬濱口。遙見海中有

獻上一本  
有像字  
瑞不遠一  
木作瑞像  
不遠而五  
字○瑞一  
木作瑞○  
界下一本  
有石字  
顯相允一  
木作顯相  
元

丙國一本  
作丙丙

二人浮游水上。漁人莫能就視。延巫師祝。則謂爲海神。祭酒則疑是仙靈。或振鐸以請。或巾褐往祈。並濤涌霧噎。逆流遠去。奉黃老者。謂是天師。往迎風浪如初。吳縣朱應素奉正法。廼請東靈寺。帛尼并信齋戒者數人。共往迎像。於是雲銷日朗。風霽波息。乘流自到。轉身示銘。始接登舟。其輕如羽。末載六車。其重若山。及處像於吳時。舊寺通玄精舍。事源委曲已詳。舊碑。至齊永明七年。又有瑞石浮海。來入吳境。質堅貞固。光采鮮潤。駕湖截瀾。汎若松舟。時主書朱法讓。卽先獲石像。朱應之曾孫也。被使至吳。獲石獻臺。是時齊武帝初建禪靈。重構七層壯美莊嚴。而瑞不遠。至協時應機。朝士僉議。以爲宜於妙脫式。彰法身。乃命石匠雷卑等。造釋迦文像。身坐高三尺五寸。連光及座。通高六尺五寸。鑿錫琢之奇。極金縷之巧。克乎顯相。允副幽禎。竊惟石性本沉。神威則浮。越海適吳。隔代荐至。雖古今異造。而總歸七佛。獲瑞之人。復緣朱氏。祕契冥期。終始如一。故追序前事。以表厥證。宋世所獲二石像。立高七尺。銘其背上。一名維衛佛。二名迦葉佛。莫識年代。而字分明。在吳郡通玄寺。齊威所造瑞石像。舊在禪靈寺。

齊文宣皇帝時。有先師統上家世。涼州。年至十三。發誓西行。至宋元徽三年五月。遂發京師。到五年。方到丙國。進到于闐國。臨發之日。有一僧於密室之中。出銅函一枚。手授先師曰。此函有佛牙。方一寸長。三寸。可將還南方。廣作利益。先師歡喜。頂受如親佛身。此僧又云。我於



密宮一本  
作獸寫  
根一本作  
相  
芸一本作

烏繼國取此佛牙甚為艱難。又獲銅印一枚。國王面像以封此函。先師後聞諸僧共議云。烏繼國失却佛牙不知何國。福德僧當獲供養。先師聞已私懷密喜。倍加尊敬。於是齊還鍾山。十有五載。雖復親近而弟子莫知。唯密呈靈根寺法顯律師頂戴苦勤。出示舊聞。龜茲一僧莫知真偽。心多疑偽。是時司徒竟陵王文宣王幼合勝慧。結志隆崇。誠感微函。發靈應。以永明七年二月八日。於西第在內堂法會。見佛從東來。威容顯耀。文宣望身頂禮。因而侍立。自覺已冠裁及跌蹠。佛俛而微笑。既而咳唾白如凝雪。以手承捧。變為玉稻。後移鎮東府。以六月二十九日。又夢往定林。見先師稱病而臥。因問生老病死。五通未免。法師衣鉢之餘。寧可營功德。不對曰。貧道庫中有無價神寶。敬以憑託。宜自取之。依言往求。見有函匣。次第開視。多是經像。末見小函。懸在虛空。取而開之。光色不恒。始言是像。而復非像。既云非像。而復是像。文宣從夢而覺。心知休徵。明且即遣左右楊曇明。密夢證。法師庫中必有異寶。宜以惠示。先師造次之間。謂求俗珍珠不意是牙。乃修常答旨。積更尋思。中夜方悟。以事難傳。說乃躬自到府。具敘本源。貧道唯示顯律師一人。更無知者。今檀越感通冥應。信而有徵。便是不可思議。其迹已現。事敢久辱威神。以應佛事。今奉歸供養。後經三日。自送東府。文宣得牙十許日。又夢在空中。狀若牛角。長三尺餘。神光洞發。燭其右臂。俄視一蠟像。高亦三尺。瞬目而語。三稱極佳。先師又於于圖得舍利十五枚。處處分布。枳園禪靈起刹之時。悉皆得分。以一

非珠一本  
作異珠

瓦一本作

定一本作

價一本作

枚送與文宣。文宣時東宮。即取淨水試其真偽。浮在鉢中。俄頃不見。道俗數十精心。檢覓永不能得。內外周迴。莫不疲怠。文宣方揭誠懺悔。俄爾之間。復於向處。忽見在地。光高尺餘。輝彩炳耀。衆咸共覩。莫不讚美。先師所餘二枚。合一銀函。封題府篋。後更檢視。與函俱失。垂三載後。開取佛牙。忽於本篋。還復得之。先有二枚。而長獲一瓦。成三枚。同在一處。但先銀函猶遂失焉。故神化不可測度矣。文宣素聞西方有佛牙佛髮。喜躍特深。到建元三年。啓高皇帝。遣外國沙門曇摩多羅。索供養之具。以申虔仰。又造小形寶帳。擬送西域。既而定留。如有所得。俄而先師屆都。果獲靈瑞。即此寶帳。廻以供養。冥理相契。非一朝焉。文宣後造寶盞。以盛帳。製寶藏。以貯函。敬事尊重。傾心力矣。右前指事出漢法內傳并雜史高僧傳等錄隋國師智者。天台山國清寺釋智顛。俗姓陳氏。穎川人也。宿德英賢。自古罕儔。常樂山居。靜慮習禪。道俗欽敬。君臣禮重。顛初往天台。先有青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三十載。定慧兼習。蓋神人也。既達彼山。與光相見。即陳實要。光曰。大善。知憶吾早年。山上搖手相喚。不平。顛驚異焉。知通夢之有在也。時以陳太建七年秋九月矣。又聞鐘聲。滿山谷。衆咸怪異。光曰。鐘是召集。有緣爾時住也。顛乃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龕山。南螺溪之源。處既閑敞。易得尋真。地平泉清。爽回止宿。俄見三人。身幘絳衣。執疏請云。可於此行道。於是創建草菴。樹以松果。數年之間。造辰相從。復成禱會。光曰。且隨宜安堵。至國清時。三方總一。當有貴人。為禪師。



依上一本  
作依止

二十二日  
一本作二  
十四日

應教一本  
作仰教

擬出一本  
作擬山

立寺堂宇滿山矣。時莫測其言也。頭後於寺北華頂巖。獨淨頭陀。大風拔木雷震。吼。蝸魅  
千群一形百狀。吐火聲。駭畏難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  
亡沒二親。枕頭膝上。陳苦求哀。頭依上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頓兩緣。所感便滅。忽致西域  
神僧。告曰。制敵勝怨。乃可為真。文多不載。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  
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調兩戶民用供薪水。天台山縣名為安樂。令陳郡袁  
子雄崇信正法。每夏常講淨名。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禮拜  
手擎香爐。遶頭三匝。久之乃滅。及大眾同見。驚歎山道。其行遠。靈感咸皆如此。不可具述。於  
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忽語衆。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大石像前。  
春秋六十有七。至於滅後。而多靈驗。到仁壽末年。已前忽振錫。被衣猶如平昔。凡經七現。重  
降山寺。一還佛盤。語弟子曰。案行故業。各安隱耶。衆皆見悲敬。官問。良久而隱。  
唐潞州法住寺釋曇榮。俗姓張氏。定州人也。神厲氣清。觀榮勤攝。隨緣通化。曾無執著。每年  
春夏立方等般舟。至於秋冬。各與禪。乃告衆曰。舍利之德。變無方。若苦業有銷。請所  
還。乃人人前別置水鉢。加以香爐。通夜苦求。至明鉢內。總獲舍利四百餘粒。後時所住堂舍  
忽自崩壞。龜像舍利宛然。挺出布在庭中。一無所損。又至貞觀七年。清信士常凝保等。請榮  
於州治法住寺。行方等懺法。至七月十四日。有本寺沙門僧定者。戒行精固。於道場內。見大

普明上一  
本有寫字

光明五色間。起從上而下。中有七佛。相好非常。語僧定云。我是毗婆尸如來。無所著。至真等  
正覺。以汝罪銷。故來為證。然非本師。不與受記。如是六佛。皆同此詞。最後一佛云。我是汝本  
師。釋迦牟尼也。為汝罪銷。故來授記。曇榮是汝滅罪。其緣於賢劫中。名普事佛。汝身器清淨。  
後當作佛。名普明。若斯之應現。感靈祥信。難圖矣。以貞觀十三年。卒於法住寺。春秋八十有  
五。右二人出。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十二

法苑珠林卷第十二



敬佛篇第六 此有七部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述意部 念佛部 觀佛部 彌陀部 彌勒部 普賢部 觀音部

摩訶一本  
作摩訶

妻一本作  
實○輝一  
本作輝

夫至人應感慈赴物機。色相光明。振德於甘露之澤。影留圖像。遺化於日隱之運。所以切利。暫隔。猶致刻檀之聖容。况堅固。長晦。孰忘。曠昔之心哉。是故發源西國。則優填創其始。移教東域。則漢明鑿其初。沿茲而來。匠者隨武。幸追法身。備極珍寶。金石珠玉之飾。土木繡畫之姿。莫不即心致巧。因茲呈妙。昔晉代僧衆創造煒絕。宋齊帝王製作日新。多未記銘。懼成失源。今錄其殊勝。垂範表益也。

念佛部第二

夫大聖有平等之相。弟子有稱揚之德。故十方諸佛同出於淤泥之濁。三身正覺俱坐於蓮臺之上。隨念何相。皆得利益。所謂始從出家。終成正覺。於其中間。道樹降魔。鹿野說法。相好圓滿。光明炳著。身色清淨。事等鎔金。面貌端嚴。猶如滿月。齒同珂雪。髮似光螺。目譬青蓮。眉方翠柳。八音響亮。萬相雍容。五眼洞明。六通遙展。懸河寫辯。連注投機。圓三點以成身。具五分而為體。帶權實以度物。隨真應以化人。或扇廣大之慈風。灑滂沱之法雨。能使身田被潤。即吐無上之芽。心樹既榮。便茂不彫之葉。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為衆生故。隨緣應現。十方十億並願。歷侍三千大千俱得親承。長種福田。廣興供養。吐邪倒之根。拔貪真之本。修念佛之因。證見佛之果。故法華經偈云。

共一本作  
已

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又譬喻經云。昔有國王殺父自立。有阿羅漢。知此國王不久命終。計其餘命。不過七日。若命終後。必墮阿鼻地獄。一劫受苦。此阿羅漢尋往化之。勸教至心。稱南無佛。七日莫絕。臨去重告。慎莫忘此。王便叉手。一心稱說。晝夜不廢。至七日頭。便即命終。魂神趣向阿鼻地獄。乘前念佛。至地獄門。知是地獄。即便大聲稱南無佛。獄中罪人聞稱佛聲。皆共一時稱南無佛。地獄猛火即時化滅。一切罪人皆得解脫。出生人中。後阿羅漢重為說法。得須陀洹。以是因緣。稱佛名號。所獲功德。無量無邊。不可為喻。又觀佛三昧經云。昔佛在世時。佛為父王及諸大衆。說觀佛三昧經。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真金色。光明無量。時座下有五百釋子。以罪障故。見佛色身。猶如灰人。藏婆羅門。見已號哭。自扳頭髮。舉身投地。鼻中血出。佛安慰曰。汝勿號哭。吾為汝說。過去有佛名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長者名日月德。有五百子。聰明多智。無不貫練。其父長者信敬三寶。常為諸子說佛法義。諸子邪見。都無信心。後時諸

七日頭一本  
本作于七

灰人一本  
作灰色  
百子問一本  
本有弟字

聰明多智。無不貫練。其父長者信敬三寶。常為諸子說佛法義。諸子邪見。都無信心。後時諸



王下一本  
有天字

子同遇重病。父到兒前。泣淚合掌。語諸子言。汝等邪見。不信佛法。今無常刀。切割汝身。爲何所怙。有佛世尊。名毗婆尸。汝可稱名。諸子聞已。敬父言。故稱南無佛。復教稱法及稱僧名。稱已命終。由稱佛故。生四天王。天上壽盡。以前邪見。墮地獄。獄卒羅刹。以熱鐵。又刺壞其眼。受是苦時。憶父教。稱念佛。因緣從地獄出。來生人中。貧窮下賤。後式棄佛出。亦得值遇。但聞佛名。不親佛形。後隨棄佛。拘樓秦佛。拘那含佛。迦葉佛。亦皆聞名。不見其形。以聞如是六佛名故。今得與我同生釋種。我身端嚴。如閻浮金。汝見灰色。獻婆羅門。皆由前世邪見。故爾。汝今可稱過去佛名。并稱汝父。亦稱我名。及彌勒佛。稱已作禮。及向大衆大德。衆僧五體投地。發露懺悔。邪見之罪。諸人受教。懺悔訖已。見佛金色。如須彌山。見已。白佛。我今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無量光明。作是語。已得須陀洹。求佛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佛告比丘。我滅度後。若稱我名。南無諸佛。所獲福德。無量無邊。又觀佛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有佛出世。號釋迦牟尼。滅度之後。有一王子。名曰金幢。憍慢邪見。不信佛法。有一比丘。名曰定自在。語王子言。世有佛像。衆寶嚴飾。然爲可愛。可暫入塔。觀佛形像。王子卽隨。共入塔中。見像相好。白比丘言。佛像端嚴。猶尙如此。况佛真身。比丘告言。汝今見像。不能禮者。應當合掌。稱南無佛。是時王子。卽便合掌。稱南無佛。還宮。繫念塔中。像故。卽於後夜。夢見佛像。夢已。歡喜捨離邪見。歸依三寶。由一入塔。稱佛善根。命終。得值九百萬億那由他佛。於諸佛所。速得甚深念佛三昧。得三昧故。諸佛現前。爲其授記。從是已來。經於百萬阿僧祇劫。不墮惡道。乃至今日。獲得甚深。首楞嚴定。昔王子者。今財首菩薩是。以是因緣。智者應當如是學念佛也。

然一本作

諸一本作

觀佛部第三

竊聞法王。法力道濟。無量。大慈大悲。聲高。有頂。隨根普雨。綏靈密雲。觸類等觀。期同明鏡。是以金容。誕述。遂致恒星。匿彩。月愛舒光。便使晨曦。掩色。八音繞吐。則尼乾轍亂。七辯暫宣。則富那旛靡。故知威神。尊重。利益弘深。隨喜見聞。則難遭難遇。勸諸行者。常須觀佛。心存妙色。似對目前。意思。光儀。如隨咫尺。雖法身無二。隨應說三。逗機弘誘。乃有�多。種。今且錄經後述。靈驗。餘之不盡。備在廣文。又觀佛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有佛出世。號寶威德上王。時有比丘。與九弟子。往詣佛塔。禮拜佛像。有見一寶像。嚴顯可觀。禮已。諦視說偈。讚歎。後時命終。悉生東方寶威德上王佛國。大蓮華中。結跏趺坐。忽然化生。從此已後。常得值佛。於諸佛所。淨修梵行。得念佛三昧海。得三昧已。佛爲授記。於十方面。各得成佛。東方善德佛者。則彼師是。其九弟子者。作九方佛。謂東南方無優德佛。南方栴檀德佛。西南方寶施佛。西方無量明佛。西北方華德佛。北方相德佛。東北方三乘行佛。上方廣衆德佛。下方明德佛。如是十佛。由因過去。禮塔觀像。一偈讚歎。今於十方。各得成佛。又觀佛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有佛出世。號曰空王。入涅槃後。有四比丘。共爲同學。習佛正法。煩惱覆心。不能堅持佛法。寶藏。

見上一本  
無有字



空下一本  
有中字

多不善業。當墮惡道。空中有聲。謂比丘言。空王如來。雖復涅槃。汝之所犯。謂無救者。汝等今  
可入塔觀像。與佛在世時等。無有異。聞空聲。已入塔觀像。眉間毫相。即作念言。如來在世。光  
明色身。與此何異。佛大人相。願除我罪。作是語已。如太山崩。五體投地。懺悔諸罪。由入佛塔。  
觀像。毫相懺悔。因緣。後八十億阿僧祇劫。不墮惡道。生生常見十方諸佛。於諸佛所受持。甚  
深念佛三昧。得三昧已。為十方佛。現前授記。今悉成佛。東方有國名曰妙喜。佛號阿閼。即第  
一比丘是。南方有國名曰歡喜。佛號寶相。即第二比丘是。西方有國名曰極樂。佛號無量壽。  
即第三比丘是。北方有國名曰蓮華莊嚴。佛號微妙聲。即第四比丘是。以是因緣。行者應當如  
是數觀佛也。又迦葉經云。昔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曰光明。入涅槃後。有一菩薩  
名曰大精進。年始十六。婆羅門種。端正無比。有一比丘。於白鬚上。畫佛形像。持與精進。精進見  
像。心大歡喜。作如是言。如來形像妙好。乃爾。況復佛身。願我未來亦得成就。如是妙身。言已。  
思念。我若在家。此身何得。即啓父母。求哀出家。父母答言。我今年老。唯汝一子。汝若出家。我  
等當死。子白父母。若不聽我者。我從今日。不飲不食。不昇牀坐。亦不言說。作是誓已。一日不  
食。乃至六日。父母知。饋入萬四千諸姪女等。同時悲泣。禮大精進。尋聽出家。既得出家。持像  
入山。取草為座。在香像前。結跏趺坐。一心諦觀此香像。不異如來。如來像者。非覺非知。一切  
諸法。亦復如是。無相離相。勝性空寂。作是觀已。經於日夜。成就五通。具足無量。得無礙辯。得

佛藏一本  
作國王字  
三字

普光三昧。具大光明。以淨天眼。見於東方阿僧祇佛。以淨天耳。聞佛所說。悉能聽受。滿足七  
月。以智為食。一切諸天散華供養。從山而出。至村落為人說法。二萬眾生發菩提心。無量  
阿僧祇人。住於聲聞緣覺功德。父母親眷皆住不退。無上菩提。佛告迦葉。昔大精進。今我身  
是。由此觀像。今得成佛。若有人能學如此觀。未來必當成無上道。  
感應緣 略引三五

自法移。東漢。教漸南。吳。佛像。靈祥充。初區宇。而羣錄互舉。出沒有殊。至於瑞迹。蓋無異也。今  
依叙列。而罕以代分。何者。或像陳。晉代。而曆表。隋唐。或陶化在人。而迹從倚伏。故不獲銓次。  
依緣。而辨集之。此卷一十五條

晉代一本  
作晉宋〇  
歷一本〇  
歷〇述一  
本〇作元〇  
本〇作元〇

河南一本  
作河西引  
文亦作河  
西

- |  |   |                  |
|--|---|------------------|
| 東漢 雒陽 嵩 釋迦 像 緣                                       | 南吳 建鄴 金像 從地 出緣                                      | 西晉 吳郡 石像 浮江 緣    |
| 西晉 泰山 七國 金像 瑞 緣                                      | 東晉 楊都 金像 出諸 緣                                       | 東晉 襄陽 金像 遊山 緣    |
| 東晉 荊州 金像 遠降 緣  | 東晉 吳興 金像 出水 緣                                       | 東晉 會稽 木像 香瑞 緣    |
| 東晉 吳郡 金像 傳真 緣  | 東晉 東掖 門金像 出地 緣                                      | 東晉 廬山 文殊 金像 緣    |
| 元 魏涼州 石像 山裂 出現 緣                                     | 北涼 河南 王南 崖塑 像緣                                      | 北涼 沮渠 丈六 石像 現相 緣 |
| 案 南齊 王琰 冥祥 記云。漢 明帝 夢見 神人。形垂 三丈。身黃金。色項佩 日光。以問 羣臣。或對曰。 | 西方 有神 其號 曰佛。形如 陛下。所夢 得無是 乎。於是 發使 天竺。寫致 經像。表之中 夏。自天子 |                  |



佛一本作

舊一本作  
作建安

晉師一本  
作天師

劫罪一本  
作罪云

宗下一本  
無廟字

光一本作  
足一本作  
忽一本作  
必〇孫一  
本作原  
同一本作

王侯咸敬事之。聞人死精神不滅。莫不懼然。目失。初使者蔡信將西域沙門迦葉摩騰等。優填王畫釋迦倚像。帝重之如夢所見也。乃遣畫工圖之。數本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顯節壽陵上供養。又於白馬寺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之像。如諸傳備載。

吳時於建鄴後園平地獲金像一軀。計其本緣。卽是周初育王所造。鎮於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漢魏未有佛法南達。何得有像埋瘞于地。孫皓得之。素未有信。不甚尊重。置於廁處。令執屏籬。至四月八日。皓如戲。曰。今是八日浴佛時。遂尿頭上。尋卽通腫。陰處尤劇。痛楚號噉。忍不可禁。太史占曰。犯大神聖所致。便徧祀神祇。並無効應。宮內伎女素有信心。佛者曰。佛爲大神。陛下前穢之。今急可請耶。皓信之。伏枕歸。依懺謝。尤懇。有頃便愈。遂以馬車迎沙門僧會入宮。以香湯洗像。慚悔殷重。廣修功德。於建鄴寺隱痛漸愈也。

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吳郡吳縣松江滬澗口漁者萃焉。遙見海中有二人。現浮游水上。漁人疑爲海神。延巫祝備牲牢以迎之。風濤彌盛。駭懼而返。復有奉五斗米道黃老之徒曰斯吾師也。復共往接風。浪如初。有奉佛居士吳縣朱膺聞之。歎曰。將非大覺之垂降乎。迺潔齋共東壘寺。烏尼及信佛者數人。至滬澗口稽首迎之。風波遂靜。浮江二人隨潮入浦。漸近漸明。乃知石像。將欲捧接。人力未展。聊試擊之。飄然而起。便棄還通玄寺。看像背銘一名維衛。二名迦葉。莫測帝代。而書迹分明。舉高七尺。施設法座。欲安二像。人雖數十而了不動。復重啓請。

翻然得起。以事表聞朝廷。士庶歸心者十室而九。沙門釋法開來自西域。稱經說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有供養禮觀者除積劫罪。又別傳云。天竺沙門一十二人送像至郡。像乃水上不沒。不行。以狀奏聞。下勅勸留。吳郡見高僧傳及旌異記等

西晉泰山金輿谷朗公寺。昔中原值亂。永嘉失馭。有沙門釋僧朗所居之山。常有雲陰。俗異其神。咸聲振遠。天下知聞。于時無主英雄負圖。七國宗廟敬以崇福焉。諸國競送金銅像。並贈寶物。朗恭事盡禮。每陳祥瑞。今居一堂。門牖常開。鳥雀不近。雜穢不著。遠近嗟異。其寺至今向三百五十年。

東晉成帝咸和年中。丹陽尹高悝往還市闕。每張侯橋浦有異光現。乃使吏尋之。獲金像一軀。西域古製。光趺並闕。悝下車。載像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悝止御者任牛所往。遂徑赴長干寺。因安置之。楊都翕然。勸悟者甚衆。像於中宵忽放金光。歲餘臨海縣漁人張孫世於海上見銅蓮華。跌丹光游泛。乃馳舟接取。具送上臺。帝令試安。像足怡然。同合。久之有西域五僧振錫詣悝。云昔遊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于河濱。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感夢云。吾出江東。爲高悝所得。在阿育王寺。故遠來相投。欲一禮拜。悝引至寺。五僧見像。歎歎流泣。像爲之放光照于堂內。及繞像形。僧云。本有圓光。今在這處。亦尋當至。五僧卽住供養。至咸和元年。南海交州合浦探珠人董宗之。每見海底有光浮于水上。尋之得光。以事上聞。簡文



余一本作

像○充一  
木作不詳  
二字

三對一本  
作三斤  
像一本作

其一本  
作北同

像一本作  
像一本作

像一本作  
像一本作

郭西一本  
作西都郭  
三字○甲  
子一本作  
甲午○同  
一本作合  
○現上一  
本有今字

帝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無異。凡四十餘年。東西別處。祥感光跡。方乃符合。此像華蓋。有西域書。諸道俗來者。多不識之。有三藏法師。求那跋摩。曰。此古梵書也。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時瓦官寺沙門慧達。欲求摹寫。寺主僧尙恐損金色。語達曰。若能令佛放光。迴身西向者。非余所及。遂至誠祈請。至於中宵。聞有異聲。開殿見像。大放光明。轉坐面西。於是乃許。摸之。傳寫數軀。十所在流布。至梁武帝。於光上加七樂天。並二菩薩。至陳永定二年。王琳屯兵江浦。將向金陵。武帝命將沂流。軍發之時。像身動搖。不能自安。因以奏聞。帝檢之。有寶。俄而鋒刃未交。琳衆解散。單騎奔北。遂上流大定。故動容表之。天嘉之中。東南兵起。帝於像前乞願。徒屏退。言訖。光照階宇。不久。東陽閩越皆平。沙門慧曉。長干領袖。行化所及。事若風移。乃建重閣。故使藻續窮奇。登臨極目。至德之始。加造方跌。自晉迄陳。五代王臣。莫不歸敬。亢旱之時。請像入宮。乘以帝輦。上加油覆。僧爲雨。調中途。滂注常候不失。有陳運。充函涉詭譎。頑明二年。像面自西。雖正還爾。以狀聞。帝延入太極殿。設齋行道。其像先有七寶冠。飾以珠玉。可重三斗。上加錦帽。至曉。寶冠挂于像手。錦帽猶在頭上。帝聞之。燒香祝曰。若國有不祥。還脫寶冠。用示徵咎。仍以冠在首。至明脫挂如昨。君臣失色。及隋滅陳。舉國露首。面縛西遷。如所表焉。隋高祖聞之。勅送入京。大內供養。帝躬立侍。下勅曰。朕年老不堪久立。可令有司造坐像。形相使同。其立本像。送與善寺。像既初建。殿大不可當。陽乃置北面。及明乃處正陽。衆雖異之。還移北面。至明還南。如初。衆咸愧謝。輕略。今現在圖寫盛矣。

東晉孝武軍康三年四月八日。襄陽檀溪寺沙門釋道安。盛德昭彰。播聲宇內。於郭西精舍。鑄造丈八金銅無量壽佛。明年季冬。嚴飾成就。晉鎮軍將軍雍州刺史劉恢。之創葺襄部。贊擊福門。其像夜出。西遊萬山。遺示一跡。印文入石。鄉邑道俗。一時奔趨。驚嗟迎接。還本供養。後以其夕。出住寺門。衆咸駭異。恢乃改名金像寺。至梁普通三年四月八日。下勅於建興苑。鑄金銅華跌。高五尺九寸。廣九尺八寸。莊嚴既訖。沂流送之。以承像足。立碑頌德。劉孝儀文。蕭子雲書。天下稱最。碑現在。逮周武滅法。建德三年甲午之歲。太原公王乘爲襄州刺史。副鎮將上開府長孫哲。志不信法。聞有靈感。先欲毀除。邑中士女。被廢僧尼。聞欲除滅。哀號盈路。哲見道俗。歎惜。嗔怒彌盛。逼逐侍從。速令摧碎。先令一百人。以繩繫頸。挽率不動。哲謂不用心。杖監事者各一百。率之如初。又加三百。不動如故。哲怒愈壯。又加五百。率引方倒。聲振地。動人皆悚慄。哲獨喜。踴即令融毀。揚聲唱快。便馳馬欲報刺史。縱可百步。忽然落馬。失瘡。直視四支不舉。至夜便卒。道俗唱快于甚。哲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大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月朔日。比丘道安。於襄陽郭西。造丈八金像一軀。此像更三周甲子。百八十年。當滅。後計年月。與廢悉符。同焉。信知安師聖人。誠無虛記。今本所住名啓法寺。所覆之石人。鑿取現存焉。又隋末分崩。方隅守固。襄陽留守竇盧瑋。攝據一部。屬王世充。有啓法寺。憲法。







歐一本作  
活○機主  
一本作  
主

洩言。及大開堂像亦在座。梁都陽王爲荆州。屢請入城。建大功德。及感病迎之。倍擱不起。少日而薨。高祖昔在荆。陝宿著惡。賊屢遣上迎。終無以致。中大通四年三月。遣白馬寺僧。隨主書何思遠。齎香華供養。具申丹款。夜即放光。似隨使往。明旦承接。還復留礙。重謁請祈。方申從往。四衆應募。送至江津。至二十三日。屆于金陵。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續無絕。道俗欣慶。歡未嘗有。在殿三日。竭誠供養。中興寺設無遮。大齋二十七日。從大通門出入。同泰寺。其夜像大放光明。勅於同泰寺大殿東北起殿。三間兩廡。施七寶帳座。以安瑞像。又造金銅菩薩二軀。築山穿池。奇樹怪石。飛橋欄檻。夾殿兩階。又施銅鑊一雙。各容三十斛。三面重閣。宛轉玲瓏。中大同二年三月。帝幸同泰。設會開講。歷諸殿禮。黃昏始到瑞像殿。帝繞登階。像大放光。照竹樹山水。並作金色。遂半夜不休。及同泰被焚。堂房並盡。唯佛所居殿存焉。太清二年。像大流汗。其年十一月。侯景亂階。大寶三年。賊平。長沙寺僧法敬等。迎像還江陵。復止本寺。梁後大定七年。像又流汗。明年二月中。宋宣帝崩。天保三年。長沙寺延火。所及合寺洞然。煙焰四合。欲救瑞像。無方可移。由來舉必百人。爾日六人便起。天保十五年。明帝延像入內。禮懺冥感。二十三年。帝崩。嗣王蕭瑄移像於仁壽宮。又大流汗。廣運二年。而梁國云滅。至開皇七年。長沙寺僧法荷等。復迎還寺。開皇十五年。黔州刺史田宗顯。至寺禮拜。像即放光。公發心造正北大殿。二十三間。東西夾殿九間。被運材木。在荆上流五千餘里。斫材

運一本作

延一本作  
云滅一本  
作亡

工一本作

運之。至江散放。其木流至荆州。自然泊岸。雖風波鼓。終不遠去。遂引工營之。柱徑三尺。下礎闊八尺。斯亦終古無以加也。大殿以沉香帖。中安十三寶帳。並以金寶莊嚴。乃至接桁藻井。無非寶華。間列其東西二殿。瑞像所居。並用檀帖。中有寶帳華炬。並用真金。所成窮極宏麗。天下第一。大業十二年。瑞像數汗。其年朱粲賊破掠諸州。來至荆邑。營于寺內。大殿高臨城北。賊上殿上射城中。留守患之。夜以火箭燒之。城中道俗悲悼。瑞像滅失。其夜不覺像踰城而入。至寶光寺門外立。且見像存。合城欣悅。賊散看像。故處一不被燒。灰炭不及。今續立殿。不如前者。爲梁。蕭銑風鳴五年。僞宋王楊道生等。至寺禮拜。像大流汗。身首雨流。竟日不息。其年九月。大唐兵馬從蜀江下。其月二十日。寺僧法通。以唐運將統。希求一瑞。繞像行道。其夜放光明。滿堂。至二十五日。光彩漸滅。其日趙郡王兵馬入城。斯亦慶幸大同。故流光爲其善瑞也。至於亢陽之月。宰牧致誠。無不畢應。至貞觀六年六月。大旱。都督應國公武彘。迎像建齋行道七日。官僚上下立於像前。一心觀佛。良久雲氣四布。甘雨滂流。其年大熟。都督乃捨黃金。更度瑞像。肇興旌華莊嚴。衆具備矣。今現在江陵長沙寺。又有外國銅像。高七尺許。古異不甚重之。道安法師在石城。長安所送。令弟子於營中得一舍利。有光出之。東晉周玘字宣佩。義興陽羨人。平西將軍。盧之第二子也。位至吳興太子。家世奉佛。其女尤甚精到。家僮捕魚。忽見金光。溢川映流而上。當即下網得一金像。高三尺許。形相嚴明。浮

第一本作  
到一本作



情一本作

水而住。率排不動馳往。白珣告女。乃以人船送女。往迎。遙見喜。心禮而手挽。即得上船。在家供養。女夕夢佛。左膝痛。覺看像。膝果有穿處。便截金釵以補之。珣後以女適吳郡張澄。將像自隨。言歸張氏。後病卒。乃見女在城牆上。姿飾適於平日。內外咸視。俄而紫雲下。遂上昇空。極目乃沒。澄曾孫事接戎旅。平討孫思之亂。久廢齋戒。不覺失像。而光尚在。舉家懺悔。祈求備至。有一老嫗。廣詣買之。索價極少。識是前像。方欲屈直。失嫗所在。此像遂亡。光在張家云。

情一本作

東晉會稽山陰靈寶寺木像者。徵士譙國戴逵所製。遠以中古製像。器皆朴拙。至於開敬。不足動心。素有潔信。又甚巧思。方欲改斷。咸容庶參。真極注慮累年。乃得成遂。東夏製像之妙。未之有。如之上之像也。致使道俗瞻仰。忽若親遇。高平郡嘉賓。撰香呪曰。若使有常。將復觀。聖顏。如其無常。願會彌勒之前。所拈之香於手。自然芳煙直上。極目雲際。餘芬裝回。靈盈一寺。于時道俗莫不感厲。像今在越州嘉祥寺。

東晉太元二年。沙門支慧護於吳郡紹靈寺。建釋迦文丈六金像。於寺南傍高鑿穴。以啓鑄。既成。將移。夜中雲內。消明有華六出。白色鮮發。四面翻灑。未及於地。斂而上。歸及曉。白雲若煙。出所鑄穴。雲中白龍。現長數十丈。光彩煥煥。徐引繞穴。每至前。瞻仰。遇似。似歸敬者。斯風霽。景清。細雨而加。香氣。像既入坐。龍乃昇天。元嘉初。徵士譙國戴顓。據制。古朴治像。手面威相若。自眉以上。短鬚六寸。足跡之下。削除一寸云。

情一本作

東晉義熙元年。司徒王愷入宮。住東掖門。有寺人於門東。見五色光。出地。驚而穿之。得古形銅盤。盤下獲金像。高四尺。光趺並具。斯又同孫皓之育王像也。因奉入宮。宋祖素不甚信。及獲此像。加敬欣悟。躬禮事焉。此像本在瓦官。後移龍光云。

東晉廬山文殊師利菩薩像者。昔有晉名臣陶侃。字士行。建旗南海。有漁人。每夕見海濱光。因以白侃遺尋。俄見金像。凌波而趣。船側檢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昔傳云。有王既統此洲。學鬼王制獄。怨酷尤甚。文殊現處鏡中。火熾水清。生青蓮華。王心感悟。即日毀獄。造八萬四千塔。建立形像。其數亦爾。此其一也。初侃未能深信。因果既嘉。此瑞遂大尊重。乃送武昌寒溪寺。後遷荊州。故遣迎上。像初在。舉數人可舉。今加以壯夫數十。確不移。處後更足以事力。輜車牽拽。僅得上。船船復即沒。使具聞侃。聽還本寺。兩三人便起。沙門慧遠敬伏威儀。迎入廬山。而了無艱阻。斯即聖靈感降。惟其人乎。故諺曰。陶惟劔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是也。隋末賊張衆僧四散。有一老僧。失名來辭。瑞像。曰。爾年老。但住何得相捨。遂依言住。于時董道冲賊寇。據江州。其徒入山。覓財物。執僧索金。僧曰。無可得。乃以火炙僧。曰。徒受炙死。穢屍伽藍。何如。寺外賊將出欲殺。僧曰。行年七十。不負佛教。待正念已申。願時可下刀。賊然之。已見申願。受刀。即便下斫。刀反刺心。乃出於背。群賊奔。怕東走。

情一本作



下本  
無字

至遠師墓。于時天氣清明。忽有雲如蓋。屯黑下布。雷電四繞。遂震霹靂。賊死六人。江州子女及以衣物多。依山藏匿。由是賊徒不敢入山。江州郭下焚蕩。零盡。今在山東林寺。重閣上。武德中石門谷風吹。閣北傾。將欲射正。施功無地。僧乃祈請山神。賜吹令正。不久復有大風。從北而吹。閣還得正如舊。

何一本作  
則亦同  
○米一本  
作和

人一本作  
而入二字

上本  
有治字

元魏涼州山開出像者。至太武大延元年。有離石沙門劉薩何師。備在僧傳。歷遊江表。禮鄴縣塔。至金陵。開育王舍利。能事將訖。西至涼州。西一百七十里。番禾郡界。東北望御谷山。遙禮人莫測其然也。何曰。此山崖當有像出。靈相具者。則世樂時平。如其有缺。則世亂人苦。經八十七載。至正光元年。因大風雨。雷震山巖。挺出石像。高一丈八尺。形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安訖。還落。魏道凌遲。其言驗矣。至周元年。涼州城東七里。洞忽石出。光照燭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奉安像身。宛然符合。神儀彫缺。四十餘年。身首異處。二百許里。相好昔虧。一時還備。時有燈光。流照鐘聲。飛響。皆莫委其來也。周保定元年。立為瑞像寺。建德將廢。首又自落。武帝令齊王往驗。乃安首。像項以兵守之。及明還落。如故。遂有廢法。國滅之徵。接焉。備于周。釋道安碑。周雖毀。敬不及此。像開皇通法。依前置寺。大業五年。煬帝西征。躬往禮觀。改為感通道場。今像存焉。依圖擬者。非一。及成長短。終不得定云。

涼州石崖。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據有涼土。三十餘載。隴西五涼。斯最久盛。專崇福業。以國城。寺塔終非久固。古來帝宮。終逢煨燼。若依立之。効尤斯及。又用金寶。終被毀。盜乃顯。阿山字。可以終天。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亘。東西不測。就而斷。窟安設。尊像。或石或塑。千變萬化。有禮敬者。驚眩心目。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初無事舍。遙見便行。近矚便止。視其顏面。如行之狀。或有羅土。空地觀其行跡。人繞遠之。即便陷地。足跡納納。來往不住。如此現相。經今百餘年。彼人說之。如此。

下本  
佛下本  
佛下本

北涼河西王蒙遜。為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六年。遣世子與國。攻抱罕。大敗。與國遂死。於佛佛氏。遜患恨。以事佛無靈。下令毀塔寺。斥逐道人。遜後行至陽述山。諸僧候於路側。望見發怒。立斬數人。爾時將士入寺。禮拜此像。洩淚橫流。驚還說之。遜聞往。視至寺門。舉體顛掉。如有犯持之者。因喚左右扶翼而進。見像淚下。若泉。即稽首禮謝。深自尤責。登設大會。倍更精到。招集諸僧。還復本業焉。觀遜之為。信不深明。攻殺以取。豈佛之為非禁也。性以革改。為先。任意肆惡。知何所不至。初重法。識譚大涅槃。願同生死。後因少忿。乃使刺客害之。今行役失利。又各佛僧。殄寺。誅僧。一何酷證。晚雖再復。不補其害云。今沙州東南三十里。三危山。即流四崖。高二里。佛像二百八十。龍光相照。發。

佛下本  
佛下本

校法苑珠林卷第十三



訂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麗趙〕

敬佛篇第六之二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觀佛部感應緣之餘

宋都城文珠師利金像緣

宋東陽銅像從地出緣

宋浦中金像光現乃出緣

宋江陵上明淨中金像緣

宋荆州壁奇像塗却現緣

宋江陵支江金像誓志緣

宋湘州桐栢感通作佛光緣

齊番禺石像遇火輕舉緣

齊彭城金像汗出表祥緣

齊楊都觀音金像緣

梁荆州優曇王栢檀像緣

梁楊都光宅寺金像緣

梁高祖等身金銀像緣

元魏定州金觀音像高王經緣

陳重雲殿并像飛入海緣

周晋州靈石寺石像緣

周晋州一木作北齊末書州

周宜州北山鑿石像緣

周襄州峴山華嚴行像緣

隋蔣州與皇寺焚像移緣

隋京師日嚴寺瑞石影緣

隋邢州沙河寺四面像緣

隋雍州凝觀寺釋迦來紵像緣

唐韶州佛跡神光照現緣亦流布本

唐邢州石像出山現緣

唐簡州佛跡神光照現緣

唐涼州山出石文有佛字緣

唐渝州相思寺佛跡出石緣

唐循州靈龜寺佛跡緣

唐雍州李太安金銅像感救緣

唐幽州漁陽縣失火像不壞緣

唐并州童子寺大像放光現瑞緣

唐西京清禪寺盜金像緣

唐撫州及潭州行像等緣

唐雍州藍田金像出石中緣

唐雍州鄂縣金像出澧水緣

唐沁州山石像放光照谷緣

唐益州法聚寺畫地藏菩薩緣

唐荆州瑞像圖書放光緣

唐代州五臺山像變現出聲緣

代州一本作岱州

唐故淨業寺天人感應緣

宋元嘉二年。劉式之造文殊金像。朝夕禮拜。頃之便失。惆悵祈請。夙夜匪懈。經于五年。昏夕時見佛座。有光發。座至棟。式之因燒香拂拭牀帳。乃見失像儼然具存。

宋元嘉十二年。留元之。東陽長山人。家以種苧為業。每燒田塍。輒有一處。穀草不燃。經久怪之。不復墾伐。後試掘。掘得銅坐像。高三寸許。尋檢其地。舊非邦邑。莫測何來云。

宋元嘉十四年。孫彥曾家世奉佛。妾王慧稱少。而信向。年大彌篤。誦法華經。輒見浦中有雜色光。使人掘深二尺。得金像。連光。跌高二尺一寸。跌銘云。建武六年歲在庚子。官寺道人法



新僧行所造。即加磨鑿云

平本作  
草丈一  
木作尺  
高一本  
馬一本

宋元嘉十五年。羅順為平西府將。成在上明。十二月放鷹野澤。同輩見鷹。雉俱落。于時火燒野平。惟有三丈許。發草不燃。遂披而覓焉。乃得金菩薩坐像。通跌高一尺。工製殊巧。時定襄令謂盜者所藏。乃符界內。無失像者。遂收而供之。

作疑室  
陀一本  
羅一本

宋衛軍臨川康王。在荊州。城內築堂三間。供養經像。堂壁上多畫菩薩。圖相及衡陽文王代。鑪。廢為眠齋。悉加泥治。乾輒陀脫。齒狀鮮淨。再塗。猶爾。王不信。向亦謂偶。爾。又使濃塗。而畫像。徹現炳然。可列。王復令毀。故壁悉更繕。改不久。抱疾閉眼。輒見諸像。森然滿目。於是廢而不居。願事齋講。

異一本  
羅一本

宋元嘉中。江陵支江張僧定妹。幼而奉法。志欲出家。常供養小形金像。以為前路之資也。而父母逼嫁。誓志不行。而密許。兩氏女初不知也。及羔鴈既至。女悲呼不就。燒香伏地。取死。此像遂放。金光彌竟一村。父兄驚。其通感。止不嫁之。張兩二門。因大敬信。僧定為之出家。宋丞相南郡王鎮陝。乃以其居。建精舍焉。

宋泰始中。東海何敬叔少而奉法。隨湘州刺史劉韞。監縣。遇有栴檀製以為像。既就。無光營。索甚勤。而卒無可獲。憑几思之。如睡。見沙門。袈衣杖錫。來曰。檀非可得。聽木不堪。惟縣後。何家栴檀。堪用。雖之惜。苦求可得。痛問左右。果如所言。因故求買之。何氏曰。有栴甚愛。患人乞索。曾未示人。明府何以得。知直求市耶。敬叔以事告之。何氏敬喜。奉以製光。後為湘府直省。中夜夢像云。鼠齧吾足。清旦疾歸。視像果然云。

異一本  
羅一本

齊建元中。番禺毗耶離精舍。舊有扶南國石像。莫知其始。形甚異。常七八十人。乃能勝致。此寺草茨。遇火。延及屋在下。風煙焰已接。尼衆十餘相顧無計。中有意不已者。試共三四人。捧之。飄然而起。曾無鈞石之重。像既移矣。屋亦焚焉。每有神光。州部兵寇。輒淚汗滿體。嶺南以為常候。後廣州刺史劉俊。表送出都。今應在故蔣州寺中。

異上本  
有巨字  
草一本  
茅一本

宋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城。宋王寺造丈八金像。相好嚴華。江右之妙製也。北境兵起。或貽僧。像輒流汗。商其多少。則難之。小大逆可知矣。郡人常以候之。齊建元。初像復流汗。其冬魏寇淮上。時兖州數郡起義。南附。鳩略甚衆。亦驅迫沙門。助其戰守。魏軍屠其營壘。悉欲夷滅。表奏魏壘。以助亂。頃及斬決。時像大汗。殿地流濕。魏徐州刺史梁王奉法勤勤。至寺親使人。以巾帛拭。隨拭隨出不已。至數十人。交手。說拭猶不能止。王乃燒香禮拜。執巾。呪曰。衆僧無罪。誓自營護。必不罹禍。若幽誠有感。當隨拭即止。言已。自拭。果應手而燥。王具事表聞。下詔。皆見原有云。

徐上宋目  
次作齊流  
布世本亦  
作齊○或  
一本作式  
○高一本  
作備  
頃一本  
須

齊建元。初。太原王琰者。年在幼稚。於交趾。賢法師所受五戒。以觀音金像。令供養。遂奉還。楊都。寄南洞寺。琰晝寢。夢像立于座隅。意甚異之。即馳迎還。其夕。南洞失像十餘。盜毀錢。至

齊建元。初。太原王琰者。年在幼稚。於交趾。賢法師所受五戒。以觀音金像。令供養。遂奉還。楊都。寄南洞寺。琰晝寢。夢像立于座隅。意甚異之。即馳迎還。其夕。南洞失像十餘。盜毀錢。至



續一本作  
類一本作  
亟一本作

宋大明七年秋夕放光照三尺許。金輝映奪合家同觀。後以此像寄多寶寺。琰適荆楚。垂將十載。不知像處。及還楊都。夢在殿東。衆小像內的的分明。詰旦造寺如夢。便獲。於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故琰冥祥記自序云。此像常自供養。庶必永作津梁。循復其事。有感深懷。泐此徵觀。綴成斯記。夫鏡接近情。莫踰儀像。瑞驗之發。多自是興。經云。鑄斷圖續。類形相者。悉能行動。及放光明。今西域釋迦彌勒二像。輝用若真。蓋得相乎。今東夏景。摸神應極著。亦或當年羣生因會。所感假憑。木石以見幽異。不必尅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沉石浮深。寔闕吳之化。塵金瀉液。用舒彭宋之禍。其餘銓示繁方。雖難曲辯。率其大抵。允歸自從。若夫經塔顯効。旨證亦同。事非殊貫。故繼其末。

梁祖武帝。以天監元年正月八日。夢檀像入國。因發詔募往迎。案佛遊天竺記及雙卷優填王經云。佛上初利天一夏。爲母說法。王臣思見。優填國王遣三十二匠。及寶栴檀。請大目連神力。運往令闍佛相。既如所願。圖了還返。坐高五尺。在祇洹寺。至今供養。帝欲迎請。此像時決勝將軍。郝騫謝文華等八十人。應募往達。具狀祈請。舍衛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適邊。乃令三十二匠。更尅紫椹。人圖一相。卯時運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而像頂放光。降微細雨。並有異香。故優填王經云。真身既隱。次二像現。普爲衆生。深作利益。者是也。騫等負第二像。行數萬里。備歷艱難。以具聞。又渡大海。冒涉風波。隨浪至山。糧食又盡。所將人衆及傳送者。

續一本作

註一本作  
但  
莫疏一本  
作疏食

身多亡歿。遂諸猛獸。一心念佛。乃聞像後。有甲冑聲。又聞鐘聲。機側有僧端坐。樹下。驚登負像下。置其前。僧起。禮像。騫等禮僧。僧授澡。鋪令飲。並得飽滿。僧曰。此像名三藐三佛陀。金毘羅王自從。至彼大作佛事。語頃失之。爾夜尅夢。見神曉共圖之。至天監十年四月五日。騫等達于楊都。帝與百僚。徒行四十里。迎還太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殺。徒是弓刀稍等。並作蓮華塔頭。帝由此菜蔬斷。怒。至太清三年五月崩。湘東王在江陵。卽位。號元承聖。遣人從楊都。迎上。至荆都。承光殿供養。後梁。大定八年。於城北。靜陵造大明寺。乃以像歸之。今現在多有傳寫。流被京國云。

梁祖天監初。於本宅立光宅寺。造丈八金像。圖樣既成。不爽分寸。臨鑄。疑銅不足。始欲上請。忽有使者。領銅十五車。至云奉勅送寺。便卽鑄。瀉一治卽成。冠絕通國。唯覺高大。試以量之。乃長二丈二尺。以狀奏聞。鑄像已成。不改元樣。所續送銅用。亦俱盡。更重審量。乃增四尺。勅云。銅初不送。何緣乃爾。豈不以真相。應感獨表。神奇乎。可鑄著華。跌以爲靈。誌乃具疏。而剋于足。下於今存焉。

梁祖爲父。於鍾山造大愛敬寺。殿大像神相有之。故不重顯。廣如別記。有梁佛像多現神奇。剡縣大石像元。在宋初。有王所造。初有曇光禪師。從北來。巡行山川。爲幽棲之所。見此山崇麗。乃於巖頂。構小草室。聞天樂空聲。曰。此是佛地。如何。輒有蔬園耶。光聞南移天台。後遂繕

空下一本  
有中而有  
三字



本仍止一  
本作今存

十八一本  
作卒〇  
一本作現

洪一本作

此經流布  
本在前卷  
京州石崖  
題瑞像錄  
前〇佛一  
本作瑞

百編一本  
作九百  
刀一本作  
存一本作

在一本作

列一本作

具下一本  
有車字

造為佛像。積經年稔。終不能成。至梁建安王忠降。夢能開刻。縣石像。病可得愈。遂請僧祐。律師。既至山所。規模形製。嫌其先造太為淺陋。恩緒未絕。夜忽山崩。壓二百餘人。其內佛現。自頸已下。猶在石中。乃刻鑿浮石。至本仍止。既都除訖。乃具相焉。斯則真儀素在石中。假工除刻。故得出現。梁太子舍人劉勰。製碑於像前。耳。梁祖登極之後。崇重佛教。廢絕老宗。每引高僧。談敘幽旨。又造等身金銀像。兩軀於重雲殿。晨夕禮事。五十許年。冬夏賜石。六時無缺。足陷石處。十指文現。遂卒窮祚。侯景篡位。猶存供養。太尉王僧辯。誅景。修復臺城。會元帝陷於江陵。江南無主。辯乃通款於齊。迎貞陽侯。蕭淵明為帝。時江左未定。利害相雄。辯遣女婿杜寵。典衛宮闕。寵性兇頑。不見後際。欲毀二像為錠。先令數十人上三休閣。令鑄佛項。椎鑿始舉。二像一時廻顧。肘之所遺。諸人臂如墮落。不自勝舉。失着如醉。杜寵亦爾。久乃醒悟。仍被打破。築一偏身青腫。唯見金剛力士可畏之物。競來擊之。受苦呻吟。舉形烘爛。膿血交流。穿皮露骨。而卒。此乃近事。道俗同知。

元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防於北陲。造觀音金像。年滿。將還。常加禮事。後為劫賊。橫引禁於京獄。不勝考掠。遂妄承罪。並斷死刑。明旦行決。其夜禮拜懺悔。淚下如雨。啓曰。今身被枉。當是過去枉他。願償債畢。誓不重作。又發大願云云。言已。少時依佛如夢。見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得度苦難。敬德歎覺。起坐。緣之了無參錯。比至平明。已滿百遍。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執刀下斫。刀折三段。不損皮肉。易刀又斫。凡經三換。乃折如初。監當官人莫不驚異。具狀聞奏。丞相高歡表請。其事遂得免死。勅寫此經。傳之。今所謂高王觀世音經是也。敬德放還。設齋報願。出在訪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鄉親同親。歎其通感。見齊志及旌異等記。

陳武帝崩。兄子蒨立。將欲修葬。造輜輶車。國創新定。未遑經始。昔梁武帝立重雲殿。其中經像並飾珍寶。映奪諸國。運雖在陳。殿像仍在。蒨欲取重雲。佛帳珠珮。以飾送終。人力既足。四面齊至。但見雲氣擁結。流繞佛殿。自餘方左。開朗無陰。百姓怪焉。競往看覩。須臾大雨橫澍。雷電振擊。煙張。臨叻。火列雲中。流布光焰。高下相涉。歛見重雲殿影。二像峙然。四部神王。並及寶座。一時上騰。煙火挾之。忽然遠逝。觀者傾國咸歸。奉信。雨晴之後。覆看故處。唯礎存焉。至後月餘。有人從東州來。云於此日見殿影。像乘空飛海。今望海者。有時見之。又魏氏洛京永寧寺塔。去地千尺。為天所震。其像略同。有人東海時見其迹云。

北齊末。晉州靈石寺沙門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衆僧咸怪其言。大後於寺北谷中。見有臥石。可長丈八。乃雇匠就而造佛。向經一周。面腹粗了。而背猶著地。以六具拗。舉之不動。經夜自翻。且視欣然。即就營作。移在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境。先燒寺塔。此像被焚。初不變色。唯傷二指。後欲倒之。人牛六十牽。挽不遂。忽有異僧。咸無識者。以



黃一本作

瓦木土壘雜壘圍之須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悟而補之隋氏啓運如前開復開皇十五年有盜旛蓋者即夢丈八人入室責之其賊慙怖而送像今現在

一本作

周武建德三年猜忌佛法勇意殄滅天下闕冥有宜州姜明者督事夜行經州北百餘里山中行往往常見上山光明怪之因巡行光處見有臥石狀如像形便斷掘尋之乃是鐵礦不可整鑿故其形礪礪高三丈許欲加摩鑿卒不可觸又向下尋乃有石跌孔穴具足乃共村人以拗舉之其像欹然流下逕趣跌孔卓然時立衆以爲奇瑞以奏聞徵時天元嗣曆佛日將融乃改爲大像元年仍以其處爲大像寺隋祖開運重斯故迹又改爲顯除寺討尋其本處非人住又無大石及以鐵礦豈非育王神力之所降感乎大唐因之不改貞觀末寺西置宮名曰玉華像仍舊所在宮東三十里苑內太宗嘗往禮事嫌非華飾捨物莊嚴永徽年中改宮立寺還名玉華今屬邠州陰晴之夕每發光瑞道俗常見故不甚驚怪云

周襄州峴山華嚴寺行像者古來木像莫知其始而面首殊麗瞻仰無已可高五丈許徵應在昔不復具陳及周滅法人獲其首隋開皇乃出如前莊嚴以爲坐像號曰盧舍那佛每年祈禱以爲歸依之所也隋文將崩兩鼻洩出沾汗懷中金薄剝起洩流有光拭之無塵望遠如漢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內漢還連出塗漫懷內方圓一尺初未委也及後太宗昇遐方知

息一本作風○感一本作感

炭下一本有等字

夾一本作

會下一本有時過二字

金下一本無光字

光見至六月內漢又重出合州同懼不知何禍至七月內漢水汎漲溢入城郭深丈餘滔溺不少今在本寺所求般矣班陽土俗有少子息者皆往祈之隨其本心男女咸應

隋開皇中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當陽丈六金銅大像並二菩薩俱長丈六其摸戴頤所造正當棟下于時焰火大盛衆人拱手咸共嗟悼大像融滅忽見欬起移南一步棟梁摧下像得全形四面瓶木炭皆去像身五六尺許雖被火焚而金色不墜下有銘大衆咸駭歎聲滿路今移在白馬寺鳥雀無踐至唐永徽二年盜者欲利像銅乃鋸窓樞子斷將欲拔出遂被夾腕求拔不得脫至曉僧問盜者云有一人著白衣在堂內撮手求脫不得云

隋京師日嚴寺石影像者其形八楞紫石英色高八寸徑五寸內外映徹昔梁武太清年中西域僧將來會侯景作亂遂安江州廬山西林寺像頂上隋開皇十年煬帝鎮於楊越廣搜英異江表文記悉總收集乃於雜記中得影像傳即令舍人王延壽往寺推覓得之自任晉蕃已來每有行往常以烏漆函盛之令人馬捧而前行後登儲貳乃送曲池日嚴寺有令當寺看已封鎖勿令外人見之寺即帝之所造也大業之末天下沸騰京邑僧衆常來瞻觀有住此寺亦未之信重以見石中金光晃晃疑似佛像耳仍見名行諸僧互說不同咸言了分明面目相狀未曾有味每慨無所見又潔齋別饋七日後依前觀之見有銀塔後又觀之見有銀佛而道俗同觀往往不同或見佛塔菩薩或見僧衆列坐或見帳蓋旛幢或見山



觀下一本  
無觀字

林八部。或見三途。苦相。或見七代。存亡。一觀觀之間。或定或變。雖善惡交現。而善相繁焉。故來祈者。咸前發願。往作何形。來生何處。依言為現。信為幽途之業鏡者也。至貞觀六年七月。內下勅入內供奉。

人一本作

王一本作

隋邢州沙河縣寺。四面佛者。隋祖時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佛。銅身高三尺餘。便請遂許。失僧所在。諸處聞之。說來引挽。都不得起。唯沙河寺僧引之。隨手至寺。後人寺側獲金一塊。上二鳥形。銘云。擬度四面佛。因度之。像身上都是鳥形。後忽失之。於寺側澗中。數有光現。尋乃漉出。隋後王開造工冶鑄。擬之。卒不成。經二百餘日。乃成。終有缺少。遂罷。

願召一本  
作自願問  
三字

隋時凝觀寺僧法慶。開皇三年造夾紵釋迦立像一軀。舉高一丈六尺。像功未畢。慶身遂卒。其日又有寶昌寺僧大智死。經三日而便蘇活。遂向寺僧說云。於閻羅王前。見僧法慶。甚有憂色。少時之間。又見像來王前。王遽走下階。合掌禮拜此像。像謂王曰。法慶造我。今仍未畢。奈何令死。王願召一人曰。法慶合死未答。曰。命未合終。而食料已盡。王曰。可給荷葉。令終其福業也。俄而不見。大智蘇活。為寺僧說之。乃令於凝觀寺看之。須臾之間。遂見法慶蘇活。所說與大智不殊。法慶蘇後。常食荷葉。以為佳味。及噉餘食。終不得下。像成之後。數年乃卒。其像儀相圓滿。展放光明。此寺雖廢。其像現存。

見一本作  
腹一本作

唐武德年中。邢州西南慈烏川有郁積者。素有信敬。見群鹿常在山上。逐去還來。異之。掘鹿所止處。得石像高一丈四尺許。移出川中村內。至今見存。自像出後。群鹿因散。古老傳云。迦葉佛時。所藏有四十軀。今雖兩現。餘在山隱。其形如今玉華東鐵礦像相似。不可治。獲云。唐貞觀十七年九月。涼州都督李襲譽。因巡境至州東南昌泉縣界。有石表。文合一百一十字。乃有七佛八菩薩上果佛田等字。以狀表奏聞。有恩勅覆檢。如其所奏。下於所司。令發急詔。涼府給復一年罪者赦之。

下於乃至  
涼府一本  
作下涼涼  
州四字

唐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跡十二枚。皆長三尺許。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餘步。見有僧住。至貞觀二十年十月。忽寺側泉內出蓮華。形如紅色。鬚鬚具足。大如三尺。面合。聲出如沸。入水成華。舟旅往還。無不歎訝。經月不滅。相思寺因以得名。一云。涪州亦有此寺。寺本貧煎。由是感施。至今常富。昔齊荊州城東天子井。出錦于時。士女取用。如人錦。不異。經月乃歇。故知於出不足可怪。見吳均齊春秋。涪州南志說。

步一本作  
山〇願一  
本作贊

天下一本  
無字字  
人下一本  
有中字

唐循州東北興寧縣。靈龜寺北石上。佛跡三十痕。大者長五尺以下。循州在一川中。東西二百南北百里。寺極豐潔。近得銅藏。面三尺。鑿可獲百餘。諸盤合等。又其銘云。僧得福與。俗得禍至。古傳云。晉時北僧在此山隱。遊大洪嶺。至佛跡處。有大石窟。華葉美茂。遂住經宿。山神為怪怖之心。卓不動。曰。此不可居。山鬼數來。望前石山。陵雲蓋日。遂往登之。下望懸絕。不可至。彼還與靈說之。宋代二僧承前不違。再意覆尋。其僧誦法華。戒行貞潔。能伏神鬼。乃至見。

並下一本  
有經字

按去地未林案第一四  
三十一



果一本作

形受戒爰及家屬。望前屋上有異光采。隔一丈許。上下俱絕。僧以木爲梁渡視。乃見奇跡七枚。色如人肉。現于石上。貞觀三年。又現一跡。並放光明。輪相具足。今有看者。多少不同。因置盤龍厭。取其異。又訪其本。宋時王家捨果園爲寺。即今古堂尙存焉。  
唐隴西李大安。工部尙書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任越州總管。大安自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數人從兄。至穀州鹿橋宿於逆旅。其奴有謀殺大安者。候其眠熟。夜已過半。奴以小劍刺大安項洞之。刃著于牀。奴因不叛而逃。大安驚覺。呼奴。其不叛者。奴婢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死。可先取紙筆作書。畢。縣官亦至。因爲拔刃。洗灌加藥。大安遂絕。忽如夢者。見一物長尺餘。闊厚四五寸。形似豬肉。去地二尺許。從戶入來。至牀前。其中有語曰。急還我豬肉。大安曰。我不食豬肉。何緣負汝。即聞戶外有言曰。錯非也。此物即還從戶出。大安仍見庭前有池水清淺可愛。池西岸上有金像。可高五寸。須臾漸大。而化。成爲僧。被袈裟甚新淨。語大安曰。汝傷耶。我今爲汝將痛去。汝當平復。還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頸瘡而去。大安得其形狀。見僧背有紅縷補袈裟。可方寸許。甚分明。既而大安覺遂蘇。而瘡亦復不痛。能起坐。食十數日。京宅子弟迎至家。家人親故來視。大安爲說被傷由狀。及見像事。有一婢在傍聞說。因言。大安之家初行也。安妻使婢詣像。工爲造佛像。像成。以綵畫衣。有一點朱汗像背上。當令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狀如郎君所說。大安因與妻及家人共起觀像。乃同所見無異。

釋一本作

其背點宛然。補處於是。數異。信知聖教不虛。遂加崇信。佛法彌殷。禮敬益年不死。自佛法東流已來。靈像感應者。述不能盡。略件如前。右一輪出。冥報記也。  
唐幽州漁陽縣無終。成城內有百許家。龍朔二年夏四月。成城火災。門樓及人家屋宇並爲煨燼。唯二精舍及浮圖並佛龕。上紙簾遮蔭等。但有佛像。獨不延燎。火既不燒。歸然獨存。時人見者。莫不嗟異。以爲佛力支持。中山郎餘令既任彼官。又家兄餘慶交友人。郎將齊郡。因如使營州。並親見其事。具爲餘令說之。

拓上一本有開字

唐並州城西有山寺。寺名童子。有大像坐高一百七十餘尺。皇帝崇敬釋教。顯慶末年。巡幸並州。共皇后親到此寺。及幸北谷。開化寺。大像高二百尺。禮敬瞻視。嗟歎希奇。大捨珍寶財物衣服。並諸妃嬪內宮之人。並各捐捨。並勅州官長吏。寶軌等。令速莊嚴備飾。聖容。並拓龍前地。務令寬廣。還京之日。至龍朔二年秋七月。內官出袈裟兩領。遣中使馳送二寺。大像其童子寺。像披袈裟。日從旦至暮。放五色光。流照崖巖。洞燭山川。又入南龍小佛。煇奕堂殿。道俗瞻觀。數千萬衆。城中貴賤。視此而遷善者。十室而七八焉。衆人共知。不言可悉。  
唐西京清禪寺。先有純金像一軀。長一尺四寸。重八十兩。隋文帝之所造也。貞觀十四年。有賊孫德信。僞造靈書。將一閻堅子。詐稱勅。遣取像。寺僧聞。奉勅。索不敢拒。付之。經宿事發。像身已被鑄破。唯頭不銷。太宗大怒。處以極刑。德信未死之間。身已爛壞。徧體瘡潰。寺僧更加



金如法鑄成右三輪出

唐顯慶四年。撫州刺史祖氏。爲亢旱。故請祈無効。有人於州東山。見有行像。莫測其由。將事移徙。蹇然不動。風聲扇及。遠近同趣。有潭州人云。彼寺失之。乃在此耶。尋其行路。乃現二跡。各長三尺。相去五百里。刺史以亢炎既久。便往所請。盡州官庶。香華步往。二十里許。泣告情事。勸至彌甚。使三人捧之。飄然應接。返還州寺。隨路布雲。當夕。霏下。遂以豐足。今在撫州。唐永徽年。雍州藍田東悟真寺。寺居藍谷之西崖。製窮山美。殿堂嚴整。有像持寺北陳。更修別院。大石橫礎。甚爲妨礙。乃以火燒水沃之。令散。終無以致。便以鐵椎打破。中獲金像一軀。四面無縫。天然裹甲。不知何來。像跌全具。非工合作。亦不識是何珍寶。高五寸許。今在山寺。其年益州光明柱上。有一佛二菩薩現。雖削還影出。初在九隴佛堂。長史張緒以聚衆移入。光明。今現在。

一木作  
一木作  
一木作

十一木作

唐雍州鄠縣東澧水西李趙曲。有金像高三尺六寸。並餘光四尺數。放光明。像形露右膊。極威嚴。余聞往。尋見之。踏上銘云。秦建元二十年四月八日。於長安中寺造。女王慧韶感佛。泥日。幸遇遺像。是以願身之餘。造鑄神像。若誠感必應。願使十方同福。銘文如此。問其獲緣云。昔唐二教。遂藏於澧水。羅仁澗中。有人岸行。聞澗中有聲。亦放光明。向村老說。便取水求澗中。純沙水出。光明便就。發掘乃獲。前像時尙在。村家藏隱。互相供養。閉在閑堂。放光自照。

今在村中

一木作  
一木作

唐龍朔三年春二月。沁州像現。州北六十餘里。在綿上縣界長谷中。半崖上有古佛龕。中有三鋪石像。中央像常放光明。照燭林谷。村人異之。以事聞州。遂以達上。上乃勅京師大慈恩寺僧玄秀。共使人乘驛往審。登到之時。即見光明如火。流飛出沒。然續不絕。時有雲至。籠覆其光。暫隱。雲去。光現。便即馳報。勅令圖寫。重複依審。光還如初。顯顯三夕。如初照曜。至今相傳。光仍不斷。此處山林勝地。鬱茂石龕。佛像古迹甚多。莫委其初。睹瑞彌繁。

唐益州郭下法聚寺。蓋地藏菩薩。却坐繩牀。垂脚高八九寸。本像是張僧繇畫。至麟德二年七月。當寺僧圖得一本。放光乍出。乍沒。如似金環。大同本光。如是展轉。圖寫出者。類皆放光。當年八月。勅追一本入宮供養。現今京城內外。道俗畫者。供養並皆放光。信知佛力不可測。量。家別一本。不別引配。

唐麟德二年。簡州金水縣北三學山。舊屬益州。寺僧慧昱。今權例得往益州。郭下空慧寺。至麟德元年。從州故往。荆州長沙寺。瑞金銅像。所至誠發願。意欲圖寫。瑞像供養。訪得巧匠張淨眼。使潔淨如法。已畫得六軀。未有靈感。至第七軀。即放五色神光。洞照內外。遠近皆覩。經於七日光漸隱滅。道俗驚喜。不可具述。慧昱將此像來入長安。未及莊飾。並欲畫左右侍者。菩薩聖僧供養具等。當時奉勅令京城巧匠。至中臺。使百官諸學士監看。令畫西國志六十



莊一本作

光下一本  
有普字

代一本作

大一本作  
大〇路一  
本作陪

知一本作

人一本作

非聖一本  
作聖凡

北岳一本  
作恒岳  
解上一本  
有有字

腐一本作  
瑞〇今一  
本作令

井一本作  
菜〇南下  
一木有力  
字

卷一圖有四十卷。慧昱為外無好手。就中盛憑匠范長壽。莊畫像在都堂。至六月七日夜至三更。初像放五色光明。徹照堂外。有守堂人出外。起見堂上火出。謂內失火。驚走。唱叫。堂內當直官十人。並兵士三十餘人。為天然並露身。眠光照身。人人相見。身體赤露。驚起。具服。唯有一官姓石名懷藏。素無信心。但見外光。看身純黑。光照徹且方歇。其石懷藏發露。自責。盡誠悔過。亦不見光照身。得明。及諸院官人兵士等。聞喚見光。並來看之。聞見之者。並皆發心。盡形齋戒。諸官人等。各畫一本。至家供養。故不別引記也。

唐龍朔元年。下勅令會昌寺僧會。往五臺山修理寺塔。其山屬代州五臺縣。備有五臺中臺最高。目極千里。山川如掌。上有石塔數千所。博石壘之。斯並魏高祖孝文帝所立。臺北石上人馬犬跡。陷文如新。頂有大池。名太華泉。又有小泉。迭相延屬。夾泉有二浮圖。中有文殊師利像。傳云。文殊師利與五百仙人。往清涼山說法。故華嚴經亦云。文殊在清涼山說法。故此山極寒。不生餘樹。唯有松林。森聳山谷。南號清涼峯。山下有清涼府。古今遺基。見不泯滅。從臺東南而下三十里許。有古大孚靈鷲寺。見有東西二道場。佛事備焉。古老傳云。漢明帝所造。南有華園二頃許。異華間發。光曜人目。四邊樹圍。訪問古老。不知根原。每至春。迄到晚秋。華迭開發。古來道俗愛此華。奇人間無有採根。移外栽植。並皆不生。乃至移出園樹外。栽亦不得生。要在園內任之。自發。其由文殊所感。大聖現徵。寔證神仙之宅。豈凡人之所植也。若有志誠入此山者。多見伽藍聖僧所居。或有飛空。或有綠洞。或居山嶮。或在幽巖。或道成。俗不異凡。愚過後尋覓。不知去處。寺及聖僧出沒不恒。非聖靡測。皇帝至龍朔二年初。又令會歸往並州。取吏力財帛。使修故寺。隨與五臺丞。並將二十餘人。直詣臺中。見石像。隨崖搖動。身手及至像所。乃是方石。悽然自責。不覩真身。悵恨久之。令作工。修理二塔。並文殊師利像。徙倚塔邊。忽聞塔間鐘聲振發。連推不絕。又聞異香。氣氳屢至。道俗咸怪。歎未曾有。又往西臺。遙見一僧乘馬。東上奔來極急。隨與諸人立待。其至久而不到。就往參迎。乃變為枯。恨恨無已。然則像相通感。有時隱顯。鐘響聲氣相續。常聞。其山方三百里。東南脚即連北岳山也。西北脚即是天池也。中有佛光山仙華山王子塔古寺六所。解脫禪師僧明禪師遺蹤坐窟。身肉不壞。已積十年。定力所持。聖賢摩測。

大唐乾封二年仲春之月。西明寺道宣律師。于時遷靜在京師城南清宮。故淨業寺修道律師積德高遠。抱素日久。忽有一天來。至律師所。致敬申禮。具敘陰涼律師問曰。檀越何處姓字。誰耶。答曰。弟子姓王名瑤。是大吳之關臺臣也。會師初至。建築。孫主即未許之。今感希有之瑞。為立非常之廟。于時天地神祇咸加靈被。於三七日。遂感舍利。與主手執銅瓶。傾銅盤內。舍利所衝。盤即破裂。乃至火燒。龜試俱不能損。闕澤張昱之徒。亦是天人護助。入其身中。令其神爽。通敏。答對諧允。今并在天弘護佛法為事。弟子是南天王章將軍下之使者。將軍



事務極多。擁護三洲之佛法。有闕淨凌危之事。無不躬往和喻。令附和南。天欲即至。前事擁闈不久。當至。具令弟子等共師言。不久復有天來。云姓羅氏是蜀人也。言作獨音。廣說律相。初相見時。如俗禮。叙述緣由。多有次第。遂有忽忘。次又一天。云姓費氏。禮敬如前。云弟子迦葉佛時。生在初天。在韋將軍下。諸天貪欲所醉。弟子以宿願力。不交天欲。清淨梵行。偏敬毗尼。韋將軍量其梵行。不受天欲。一王之下。有八將軍。四王三十二將。周四天下。往還護助。諸出家人。四天下中。北天一洲。少有佛法。餘三天下。佛法大弘。然出家之人多犯禁戒。少有如法。東西天下。人少。點慧煩惱難化。南方一洲。雖多犯罪。化令從善。心易調伏。佛臨涅槃。親受付囑。並令守護。不使魔燒。若不守護。如是破戒。誰有行我之法教者。故佛垂誠。不敢不行。雖見毀禁。愍而護之。見行一善。萬過不答。事等忘環。不存往失。且人中臭氣。上熏空界。四十萬里。諸天清淨。無不厭之。但以受佛付囑。令護佛法。尚與人同止。諸天不敢不來。韋將軍三十二將之中。最存弘護。多有魔子。魔女。輕弄比丘。道力微者。並為惑亂。將軍栖遑。奔至。應機除剪。故有事至。須往四王所。時王見皆起。為韋將軍修量。真行護正法。故弟子性樂戒律。如來一代所制。毗尼並在座中。聽受戒法。因問律中諸隱文義。無不決滯。然此東華三寶。素有所。山海水石。往往多現。但謂其靈而敬之。顧訪失由。莫知投詣。遂因此緣。隨而證請。且沉冥之相。以理括之。未曾持觀。不可以語也。宣師感通記問天人云。益州成都多寶石佛者。何代

通一本作

芝一本作

翠一本作

答下一本  
有日字

時像從地踊出。答曰。蜀都元基。育城山上。今之成都大海之地。昔迦葉佛時。有人於西耳河造之。擬多寶佛全身相也。在西耳河。鷲山寺有成。都人往彼。與易。請像將還。至今多寶寺處。為海神。賜船所沒。初取像。人見海神。子岸上遊。謂是山芝。遂即殺之。因爾神瞋。覆沒。人像俱溺。同在一船。其多寶。舊在鷲頭山寺。古基尚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令向彼土。道由郎州。過大小不算。三千餘里。方達西耳河。河大闊。或百里。或五百里。中有山洲。亦有古寺。經像尚存。無僧住。經同此文。時聞鐘聲。百姓殷實。每年二時。供養古塔。塔如戒壇。三重石砌。上有覆釜。其數極多。彼土諸人。但言神家。每發光明。人以蔬食祭之。求其福祚也。其地西北去。嵩州二千餘里。問去天竺。非遠。往往有至彼者。自云至晉時。有僧於此地。見土墳。隨出。隨除。終不可平。後見拆開。深怪其爾。乃深掘丈餘。獲像及人骨。在船。其體骨。肘脛。悉皆龜大。數倍過於今人。即迦葉佛時。閻浮人壽二萬歲時。人也。今時劫滅。命促。人小。固其常然。不可怪也。初出之時。牽曳難得。弟子化為老人。指揮方便。須臾至。周滅法。暫隱。到隋。重興。更復出之。蜀人但知其靈。從地而出。亦不測其根源。見其華趺。有多寶字。因遂名焉。又名多寶寺。又問多寶字。是其隸書。出於亡秦之代。如何。迦葉佛時。已有神州。書耶。答亡秦。李斯隸書。此乃近代。遠承隸書之興。與於古佛之世。見今南州。四面千有餘洲。莊嚴閻浮。一方百有餘國。文字言音。同今唐國。但以海路。遼遠。動數十萬里。重譯莫傳。故使此方。封守。楛柱。不足怪也。師不聞乎。梁。願



本傳一本  
作大傳

源一本  
古

野王大學之太傅也。周訪字源，出沒不定。故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字。檢春申是周武六國同時。隸文則非春併之日也。此國篆隸諸書，尙有茫昧。軍知迦葉佛時之事，史非其耳目之所聞見也。又問：今西京城西高四土臺，俗諺云：是蒼頡造書臺。如何？云：隸書字，古時已有。答云：蒼頡於此臺上增土造臺，觀鳥迹者，非無其事。且蒼頡之傳，此土罕知其源。或云黃帝之臣，或云古帝王也。鳥迹之書，時變一途。今所絕有無益之言，不勞述也。又有天人姓陸名玄暢，來謁律師云：弟子是周穆王時生，在初天。本是迦葉佛時，天爲通化。故周時暫現，所問高四土臺者，其本迦葉佛於此第三會說法度人。至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穆王從之，卽列子所謂化人者是也。化人示穆王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穆王行此像，護像神顯，令公染疾。公又夢遊上帝極，被寶跣。覺問侍臣由余便答云：臣聞周穆王時有化人來，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於終南山造中天臺，高千餘尺，基趾見存。又於蒼頡臺造神廟，名三會道場。公今所患，殆非佛爲之耶。公聞大怖，語由余曰：吾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所製棄之馬坊，將非此是佛神耶。由余聞往視之，對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清淨處，像遂放光。公又怖謂神顯也。宰三牲以祭之。諸善神等擊樂遠處。公又大怖，以問由余。答曰：臣聞佛神清潔，不進酒肉，愛重物命，如護一子。所有供養燒香而已。所可祭祀，餅菓之屬。公大悅，欲造佛像，絕於工人。又問。

高四下一  
本有蓋字

去一本  
作

由余答曰：昔穆王造寺之側，應有工匠。遂於高四臺南村內得一老人，姓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於三會道場見人造之。臣今年老無力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於道場內爲諸匠執作，請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銅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賚之。彼人得財，並造功德。於土臺上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之高四臺，或曰高四樓。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或取大兄之名，以目之。故高四之名至今稱也。又問：目連舍利佛在已終，如何重見。答曰：同名六人。此目連非大目連也。至宇文周時，文殊師利化爲梵僧來遊。此土云：欲禮拜迦葉佛說法處，並往文殊所住之處。名清涼山。徧問道俗，無有知者。時有智猛法師，年始十八。反問梵僧何因知有。二聖餘述。答曰：在秦都城南二十里，有蒼頡造書臺，卽其地也。又云：在沙河南五十里，青山北四十里，卽其處也。又問：沙河青山是何語。答曰：渭水終南山也。此僧便從渭水直南而步，遠到高四。便云：此是古佛說法處也。于時智猛法師隨往禮拜。不久失梵僧所在。智猛長大，具爲太常韋卿說之。請其臺處，依本置寺。遂奏周主，名三會寺。至隋大業，廢入大寺。因被廢毀，配入菩提。今京城東市西平康坊南門東，菩提寺西堂佛首，卽是三會寺佛。釋迦如來度大迦葉後，十二年中來至此臺。其下見有迦葉佛舍利。周穆身遊大夏，佛告彼土見有古塔，可返禮事。王問何方。佛答：在鄯京之東南也。西天竺國具有別傳。去歲長年是師子國僧。年九十九夏，是三果阿那含人。聞斯勝迹，躬至禮拜。又請奏欲



附上一本  
有便字

身下一本  
有長字  
作體一本  
內上一本  
有入字

伏一本作  
俱一本作

隱下一本  
有法師二  
字○字下  
一本有字

禾一本作  
和  
爲業一本  
作爲事

何一本作  
兩次亦同

往北岱清涼山文殊師利菩薩坐處。皇帝聞喜，勅給驛馬，內使及弟子官佐二十餘人在處供給。諸官人弟子等並乘官馬，唯長年一人少小已來，精誠苦行，不乘雜畜。既到岱州清涼山，卽時行膝步而上，至中臺佛堂，卽是文殊廟堂。從下至上可行三十餘里。山石勁利，入肉到骨，無血乳出。至于七日五體投地，布面在土不起不食。七日滿已，忽起踊躍，指揮四方上下空界，具見文殊師利菩薩聖僧羅漢，從者道俗數十人有見不見。復有一蟒蛇身數里，從北而來，直向長年。長年見喜，衝脚過變爲僧形。諸人怕懼，皆悉四散。唯長年一人心不驚動。種種靈應不可具述。所請遂願，返返京都。今現化度安置，或請內受戒，或巡歷諸山。律師問天人曰：自昔相傳，文殊在清涼山，領五百仙人說法。經中明文殊是久住娑婆世界菩薩，娑婆則大千總號。如何偏在此方？答曰：文殊是諸佛之元師，隨緣利見，應變不同。大士大功非人境界，不勞評泊，但知仰信。多在清涼山五臺之中。今屬北岱州，西見有五臺縣清涼府。皇唐已來，有僧名解脫，在巖窟亡來三十餘年，身肉不壞，似如入滅，鑿定復有一尼亦入定不動。各經多年聖迹，伽藍菩薩聖僧，仙人仙華屢屢人見。具在別篇，豈得不信？又問：今五臺山中臺之東南三十里，見有大孚靈鷲寺，兩堂隔澗，猶存。南有華園，可二頃許，四時發采，色類不同。四周樹圍，人移華栽，別處種植，皆悉不生。唯在園內，方得久榮。人究年月，莫知來由。或云漢明所立，或云魏孝文帝栽植。古老相傳，互說不同。如何爲實？答云：俱是二帝所作。昔

周穆王之時，已有佛法。此山靈異，文殊所居。周穆於中造寺供養，及阿育王亦依置塔。漢明之初摩騰，是阿羅漢，天眼亦見有塔，請帝立寺。其山形像似靈鷲，名曰大孚，者信也。由帝深信佛法，立寺勸人。元魏孝文北臺不遠，常來禮謁。見人馬行迹石上，分明其事，可驗。豈唯五臺獨驗，今終南山太白太華五岳名山，皆有聖人爲住持，佛法令法久住。有人設供感，卽微應。事在別篇，不繁此述也。又問：今涼州西番晉禾縣山裂像出，何代造耶？答云：迦葉佛時有利寶菩薩，見此山人不信業報，以殺害爲業。于時住處有數萬家，無重佛法者。菩薩救之，爲立伽藍，大梵天王手造像身，初成以菩薩神力能令如真佛，不異遊步說法教化。諸人雖蒙此道，猶故不信。于時菩薩示行怖畏，手擎大石可於聚落欲下壓之。菩薩揚威勸化，諸人便歛心信敬於佛。所有殺具，變成蓮華。隨有街巷華如種植，瑞像方攝神力。菩薩又勸諸清信士，令造七寺，南北一百四里，東西八十里，彌山亘谷。處處僧坊佛殿營造。經十三年方得成就。同時出家者有二萬人，在七寺住。經三百年，彼諸人等現業力大，昔所造惡當世經受，不入地獄。前所害者在惡趣中，又發惡願，被害我者及未成聖，我當害之。若不加害，惡業便盡。我無以報，共吐大火，焚燒寺舍。及彼聚落一時焚燬，縱盜得活。又以大水漂溺殺之。無一得存。時彼山神寺未破前，收取此像，遠在空中。寺破以後，下內石室安置供養。年月既久，石生室滅。至劉薩何師禮山，逆示像出。其薩何者，前身元是利寶菩薩，身首別處，更在別篇。問



此像一本  
作此像

江表龍光瑞像。人傳羅什將來。有言扶南所得。如何為定。答曰。此非羅什所得。斯乃宋孝武  
 征扶南獲之。昔佛滅後三百年中。北天竺大阿羅漢優婆塞。以神力加工匠。三百年中。鑿  
 大石山。安置佛窟。從上至下。凡有五重。高三百餘尺。請彌勒菩薩。指揮作壇室。處之。玄奘師  
 傳云。百餘尺。聖迹記云。高八丈。足跌八尺。六齋日常放光明。其初作時。羅漢將工人上天。三  
 往方成。第二牛頭栴檀。第三金。第四玉。第五銅像。凡夫今見。止在下重。上四重閉。石窟映徹。  
 見人藏腑。第六百年。有佛奈遮阿羅漢。生已。母囚生扶南國。念母重恩。從上重中。取小檀像。  
 令母供養。母終。生揚州。出家。住新興寺。獲得三果。宋孝武征扶南。獲此像。來都。亦是羅漢神  
 力。母今現在。時往羅浮天台。西方諸處。昔油盛。無竭者。再往西方。有傳五卷略述。此像何  
 忽云。羅什法師背負而來。耶。宣師因問。什師一代所翻之經。人多偏樂受持。轉盛何耶。答曰。  
 其人聰明善解。大乘以下。諸人同時翻譯者。並備父一代之寶也。絕後光前。仰之所不及。故  
 其所譯。以悟達為先。得佛遺寄之意也。又問。俗中常論。被秦姚興。仰破重戒。云。何得佛意耶。  
 答曰。此非悠悠。凡所籌度。何須評論。什師德行。位在三賢。所在通化。剛繁補闕。隨機而作。故  
 大論一部。十分略九。自餘經論。例此可知。冥祥感應。歷代彌新。深會聖旨。罕逢難遇。又蒙文  
 殊指授。令其剛定。特異常倫。豈以別室見護。頓立致者也。又問。邢州顯際寺。山出石像者。  
 何代所立。答曰。像是秦穆公所造。像元出處。是周穆王造寺處也。佛去世後。有王第四女造。

又一本作

常信一本  
作恒信

今一本作

又造像塔。於此供養。于時此寺有二三果人住。中秦相由余常所奉敬。往者迦葉佛。時亦  
 於此立寺。是彼沙彌顯際造也。仍將本名。以顯寺額。又問。今玉華宮南。檀盛山上。有瓶塔。面  
 別四十步。下層極壯。四面石甃。傍有碎瓶。又有三十餘。窳瓶。古老莫知。何代。然每聞鐘聲。答  
 曰。此穆王寺也。名曰靈山。至有王時。勸山神於此造塔。西晉末亂。五胡控權。劉曜京都長安。  
 數夢。此山佛現在瓶塔中。坐語。曜曰。汝少飲酒。莫耽色欲。翻去邪佞。進用忠良。曜不能從。後  
 於洛陽酒醉。落馬。為石勒所擒。初曜因夢。所悟。令人尋山。訪之。遂見此像。坐小瓶塔。與夢符  
 同。便毀小塔。更造大者。高一十九級。並造寺宇。極存壯麗。寺名法燈。度三百僧住之。曜沒。趙  
 後。寺有四十三人。修得三果。山神於今塔後。又造一寺。供三果僧。神往太白。採取芝草。供養  
 聖僧。皆獲延齡。寺今現在。凡人不見。所聞鐘聲。即是寺鐘也。其塔本基。雖因劉曜。仍是穆王  
 立寺之處也。又是迦葉如來之古寺也。至貞觀年中。於玉華北。慈烏川山上。常見群鹿。來集  
 其所。逐去還來。有人異之。於鹿集處。掘深一丈。獲一石像。長一丈許。現今供養。又問。荊州前  
 大明寺栴檀像者。云是優曇王所造。依傳。從彼摸來。將至梁朝。今京師復有何者。是本。答曰。  
 大明是其本像。梁高祖崩。像來荆渚。至元帝承聖三年。周平梁。後收縛國寶。皆入北周。其檀  
 像者。有僧珍師。藏隱房內。多以財物。贈遺使人。像遂得停。至隋開皇九年。文祖遣使人柳顧  
 言。往迎。寺僧又求像。令鎮荆楚。顧是鄉人。從之。今別刻檀。將往恭旨。當時訪匠。得一婆羅門

瓶下一本  
打既字

今一本作



別一本作

王一本作

俱下一本

僧名真達為造。即今西京大興善寺像。是也。亦甚靈異。本像在荊州。僧以漆布漫之。相好不  
 及真者。漆乃壯年狀。殊異本也。加布大明。本是古佛住處。靈像不肯北遷。故也。近有長沙義法師。  
 天人冥讚。遂悟開發。剝除漆布。真容重顯。大動信心。披觀靈像。全禮所作。本無補接。光跌殊  
 異。象牙彫刻。卒非人工所成。與善像身一一乖本。又問。涪州相思寺。側多有古述。家銘勒之。  
 不識其緣。此事云何。答曰。此迦葉佛時。有山神姓羅名子明蜀人也。舊是持戒比丘。生憎破  
 戒者。發諸惡願。令我死後。作大惡鬼。瞰破戒人。因願受身。作此山神。多有眷屬。所王土地。東  
 西五千餘里。南北二千餘里。年啖萬人以上。此神本曾為迦葉佛。兄後為弟子。彼佛憐愍。故  
 來教化。種種神變。始調伏。與受五戒。隨職宿命。因不瞰人。恐後心變。故佛留迹。有王於上  
 起塔。在山頂。神便藏於石中。塔是白玉所作。其神現在。其郭下。寺塔有王所立。見付囑。又  
 問。南海循州北山。與寧縣界。靈龜寺。多有靈跡。此乃文殊聖者。弟子。為此山神。多造惡業。文  
 殊憐之。便來教化。遂職宿命。請為留迹。我常禮事。得離諸惡。文殊為現今者。是也。於貞觀三  
 年。山神命終。生兜率天。別有一鬼。來居此地。即舊神親家也。大造諸惡。生天。舊神憐之。下請  
 文殊。為現小迹。以化後神。又從正法。故今此山大小。迹現莫匪。有由焉。見付囑。又問。沁州  
 北山。石窟佛。常有光明。此像出來。久近耶。答曰。此窟迦葉佛。釋迦佛。二時備有。往昔周穆王  
 弟子。造迦葉佛像。又問。渭南終南二山。有佛面山。七佛洞者。答曰。此事同於前。南山庫谷。天

離一本作

此山一本

再一本作

藏。是迦葉佛自手所造之藏也。今現有十三。緣覺在谷內住。又問。此土常傳。有佛是般時。周  
 昭莊王等造。互說不同。如何取定。答曰。皆有所以。弟子夏桀時。生天。具見佛之垂化。且佛有  
 三身。法報二身。則非凡見。並化登地以上。唯有化身。被該三千百億。釋迦隨人所感。前後不  
 定。或在殷末。或在魯莊。俱在大千之中。前後咸傳。一化。感見隨機。前後何定。若據法報。常自  
 湛然。不足難也。又問。漢地所見諸瑞像。多傳育王第四女。所造。其事匪幽冥。難得其實。此事  
 云何。答曰。此實不疑。為育王第四女。厥貌非妍。久而未出。常恨其醜。乃圖佛形。相還如自身。  
 成已發願。佛之相好。挺異於人。如何同我之形儀也。以此苦邀彌經年月。後感佛現。忽異本  
 形。父具問之。述其所願。今此山玉華。荊州長沙。揚都。高悝。及京城崇敬寺。像。並是育王第四  
 女造。或有書其光跌。依梵本。書漢人。讀者罕識其文。育王因將此像。令諸鬼神隨緣。所感流  
 傳開悟。今觀像面。莫匪女形。其崇敬寺。地本是戰場。西晉將末。有五胡大起。兵戈相殺。此地  
 特多。地下人骨。今掘。猶得。所殺無辜。殘害酷澁。故諸鬼神。携以鎮之。令諸冤魂。得生善念。周  
 朝滅法。神又徙之。隋祖載隆。佛還重起。又問。幽冥所感。俗中常有神去。形朽如何。重來。或經  
 七日多。日如生。不異。答曰。人稟七識。識各有神。心識為主。主雖前去。餘神守護。不足怪也。如  
 五戒中。一戒五神。五戒便有二十五神。一戒破五神去。餘者仍在。如大僧受戒。戒有二百五  
 十神。亦戒戒之中。感得二百五十。防衛比丘。若毀一重戒。但二百五十神去。餘者常隨。



訂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訂法苑珠林卷第十五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麗魏〕

敬佛篇第六之三

彌陀部第四 此別六部

述意部 會名部 辯處部 能見部 業因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處一本作  
讀○痛一  
本作圖

夫避苦求樂寔品物之常情。狀濁欣淨是生靈之舊理。但行有美惡。土成醜妙。娑婆五痛由積惡而丘坑。安養七珍因習善而華勝。業成三輩報為九品。寶璽珍觀假勝念而摧鬼。玉沼瓊池藉善心而皎潔。華開蓮合驗慈父之非虛。浪動波迴聞法言之在耳。自非功勳志固行滿因圓。何能隨三心而上金臺。依十念而昇樂國也。

會名部第二

述曰。世界皎潔目之為淨。即淨所居名之為土。故攝論云。所居之土無於五濁。如玻璃柯等名清淨土。法華論云。無煩惱衆生住處名為淨土。淨土不同有其四種。一法性土。以真如為體。故梁攝論云。以蓮華王為淨土。所依譬法界。真如為淨土。所依體。故二寶報土。依攝論云。以二空為門。三慧為出入路。著摩他毗鉢舍那為乘。以根本無分別智為用。此皆約報功德。



辯其出體。三事淨土。謂上妙七寶。是五塵。色。性。聲。香味。觸。為其土相。故攝論云。佛周徧光明七寶。處也。又華嚴經云。諸佛境界相。中種種間錯莊嚴。故淨土論云。備諸珍寶。性具足妙莊嚴。又新翻大菩薩藏經云。假使如上世界。乃至大火洞然。如來在中。若依經行。若住坐臥。其處自然。八功德水。出現於地。四化淨土。謂佛所變七寶五塵。為化土體。故涅槃經云。以佛神力。地皆柔軟。無有丘墟。土沙礫石。乃至猶如西方無量壽佛。極樂世界等。又大莊嚴論云。由智自在。隨彼所欲。能現水精。琉璃等。清淨世界。又維摩經云。佛以足指。按地。現淨等事。又十地經云。隨諸衆生。心所樂見。為示現故。此諸經論。所明並約。化為淨土。由佛神力。現故有攝。故即無故名。化土。

有上一本  
有印字

### 辯處部第三

述曰。上來雖明土有四種。然綱要有二。一報土。二化土。此二即攝理事。二土初報土者。謂佛如來出世。諸善體。是無漏非三界。所攝。故淨土論云。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又智度論云。有妙淨土。出過三界。然佛所居。無處為處。過在十方世界。或依法身而安淨土。故論云。釋迦牟尼佛。更有清淨世界。如阿彌陀國。其彌陀佛。亦有嚴淨不嚴淨世界。如釋迦佛。又涅槃經云。我實不出閻浮提界。又法華經偈云。

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

### 天人常充滿。園林諸堂閣。種種寶莊嚴。

又華嚴經云。如來淨土。或在如來寶冠。或在耳瑤。或在瓔珞。或在衣文。或在毛孔。如是毛孔。既容世界。故知十住論云。佛舉一步。則過恒河沙等三千世界。其事如是。化土處者。但所居化土。無別方處。但依報土而起。總相。或通十方。或在當界。引接三乘人天等衆。如彌陀世尊。引此忍界。凡小衆生。而安淨國。或於穢現淨。如按地現淨。譬同天宮。其事如是。或於衆生。共相器世界。間種子。所感於中。顯現淨穢境界。隨其六道。各見不同。此皆由外名言熏習。因識種成就。感得器世界。影像相現。此影像是本識相分。由共相種子。與影像相。彼現相識。為因緣。即此共相。由內報增上緣。即此共相。由內報增上緣。力感得如此苦樂不同。

### 能見部第四

述曰。如凡夫二乘。於穢土中。見阿彌陀佛。諸菩薩等。於淨土中。見阿彌陀佛。據此二說。報土則一向純淨。應土則有染有淨。故淨土論云。土有五種。一純淨。土唯在佛果。二淨穢。土謂淨多穢少。即八地已上。三淨穢等。土。謂從初地乃至七地。四穢淨。土。謂穢多淨少。即地前性。地。五雜穢。土。謂未入性地。第五人見後。一不見前。四。第四人見後。二不見前。三。第三人見後。三。不見前。二。第二人見後。四。不見前。一。第一佛上下五土。悉知悉見也。

### 業因部第五

因緣下一  
本無即此  
乃至增上  
緣十字



述曰。具引經論十說不同。或說一行而生淨土。如涅槃經云。有德國王覺德比丘。為護法因緣。生不動國。又維摩經云。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謔衆生來生其國等。或說二行而生淨土。如梁攝論云。出世善法者。無分別智及後得智。所生善根。為出世善法。名內。或用定慧為乘。或說三行而生淨土。如涅槃經云。思惟三三昧。空無作無相而生淨土。又觀經云。令未來一切凡夫。生極樂國。當修三業。一孝養父母。事師不殺。修十善業。二受三歸。具足衆戒。不犯威儀。三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是三事。是名淨業。或說四行而生淨土。如維摩經云。行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慈悲喜捨。衆生來生其國。或四攝法是菩薩淨土。謂布施愛語利益同事。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解脫所攝。衆生來生其國。或說五行而生淨土。如淨土論云。一者禮拜。二者讚歎。三者作願。四者觀察。五者迴向。或說六行而生淨土。如維摩經云。布施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能捨。衆生來生其國。乃至智慧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智慧。衆生來生其國等。或說七行而生淨土。如維摩經云。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一者戒淨。二者定淨。三者見淨。四者度疑淨。五者道非道淨。六者行淨。七者行斷智淨。前二是方便道。次三是見道。次一是修道。後一是無學道。由斯七淨。得成四道。四道既成。故報居淨土也。或說八行而生淨土。如維摩經云。菩薩成就幾法。於此世界行無滯。沈生于淨土。答云。成就八法。生于淨土。一饒益衆生。而不望報。代於衆生受

諸苦惱。二所作功德盡。以施之。三等心。衆生謙下無礙。四於諸菩薩觀之。如佛。五所未聞經聞之。不疑。六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七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八常省己過。不認彼短。常以一心求諸功德。或說九行而生淨土。如無量壽經云。略說三輩廣說九品。具經或說十行而生淨土。如維摩經云。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命不中天。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輒語。眷屬不離善和。淨訟言必饒益。不嫉不患。正見衆生來生其國。又彌勒發問經云。若欲樂生安養國者。當修十念。即得往生。何等為十。一者於一切衆生常生慈心。二者於一切衆生不毀其行。若有毀者。終不往生。三者於一切衆生深起悲心。除殘害心。四者發護法心。不惜身命。於一切法不生誹謗。五者於忍辱中。生決定心。六者深心清淨。不染利養。七者發一切種智心。日日常念。無有廢忘。八者於一切衆生。生尊重心。除憍慢心。謙下言說。九者於諸談話。不生染著。心近於覺意。深起種種善根。因緣不生。憍闍散亂心。十者常念觀佛。除去諸相。彌勒當知。如是十念。一一次第相續而起。不生彼國。無有是處。或說三十七品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衆生來生其國。或如無量壽經云。發四十八大願。而生淨土。上來所說。略略難具。隨行二法。優波提舍論。偈云。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究盡如虛空。廣大無邊際。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淨光明滿足。如鏡日月輪。

究盡一本  
作究竟



述曰。若據實報淨土。要修出世無漏正因。與理行相成。方得往生。若是下品之人。本無正業。隨起一行。或臨終日十念。雖成。唯生化土。未能見報。具述觀法。備在大小乘禪門十卷中。說引證部第六

陀下一本  
有佛字

阿彌陀鼓音聲王陀羅尼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西方安樂世界。今現有佛號阿彌陀。若有四衆。能正受持彼佛名號。以此功德。臨欲終時。阿彌陀卽與大衆往。此人所令其得見。見已。尋生慶悅。倍增功德。以是因緣。所生之處。永離胞胎穢欲之形。純處鮮妙寶蓮華中。自然化生。具六神通。光明赫奕。阿彌陀佛與聲聞俱。如來應供正徧知。其國號曰清泰。聖王所住。其城縱廣十千由旬。於中充滿刹利之種。阿彌陀佛父名月上。轉輪聖王。其母名曰殊勝妙顏。子名月明。奉事弟子名無垢稱。智慧弟子名曰賢光。神足精勤弟子名曰大化。爾時魔王名曰無勝。有提婆達多名曰寂靜。又無量壽經云。佛告彌勒。假使三千大千世界。猛火爲念。阿彌陀佛名。故要當於中直過。未足爲難。又華嚴經云。爾時心王菩薩摩訶薩告諸菩薩言。佛子。此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刹。一劫。於安樂世界。阿彌陀佛刹。爲一日一夜。安樂世界。一劫。於聖服輪世界。金剛佛刹。爲一日一夜。聖服輪世界。一劫。於不退轉音聲輪世界。善樂光明清淨開敷佛刹。爲一日一夜。不退轉音聲輪世界。一劫。於離垢世界。法幢佛刹。爲一日一夜。離垢世界。一劫。於善燈世界。師子佛刹。爲一日一夜。善燈世界。一劫。於善光明世界。盧舍

賢光一本  
作報光

那藏佛刹。爲一日一夜。善光明世界。一劫。於超出世界。法光明清淨開敷蓮華佛刹。爲一日一夜。超出世界。一劫。於莊嚴慧世界。一切光明佛刹。爲一日一夜。莊嚴慧世界。一劫。於鏡光明世界。覺月佛刹。爲一日一夜。佛子如是次第。乃至百萬阿僧祇世界。最後世界。一劫。於勝蓮華世界。賢首佛刹。爲一日一夜。普賢菩薩等諸大菩薩充滿其中。又阿彌陀佛經云。佛告諸比丘僧。是阿闍世王太子及五百長者子。却後無數劫。皆當作佛。如阿彌陀佛。言是阿闍世王太子及五百長者子。住菩薩道。以來無央數劫。皆各供養四百億佛。已今復來供養我。阿闍世王太子及五百長者子等。皆前世迦葉佛時。爲我作弟子。今皆復會。是共相值也。

感應緣十略引

宋沙門僧亮

宋居士葛濟之

宋比丘尼慧木

宋魏世子

宋沙門曇遠

梁沙門法悅

隋五十菩薩瑞像



隋沙門慧海

唐沙門道昂

唐沙門善胃

刺上一本  
有州字  
雙一本作

各一本作

雙一本作

輝一本作

宋江陵長沙寺沙門釋僧亮。志操剛烈。戒德堅淨。常結西方願。造丈六無量壽像。功用既巨。積年不辦。聞湘州銅溪山廟甚饒銅器。欲化導鬼神。取充成辦。遂詣刺史張邵。告以事源。請船數艘。壯士百人。張曰。此廟靈驗。犯者輒斃。且蠻人守護。恐此難果。亮曰。福與君共。死則身當。張即給人船。未至一宿。神已預知。風震雲冥。鳥獸嗚呼。俄而亮到。霧歇日明。未至廟屋。二十餘步。有兩銅鑊。各數百斛。見一大蛇。長十餘丈。從鑊騰出。巨身斷道。從者百人。悉皆退散。亮乃整服而進。振錫告蛇曰。汝前世罪業。故受蟒身。不聞三寶。何由自拔。吾造丈六無量壽像。聞此饒銅。遠來相詣。幸可開路。使我得前。蛇乃舉頭看亮。引身而去。亮躬率人徒。輦取銅器。唯牀頭唾壺。可容四升。有蠅。長二尺有餘。跳躍出入。遂置不取。廟器重大。十不收。一唯勝小者。船滿而還。守廟之人。莫敢拒議。亮還都。鑄像以宋元嘉九年。畢功。神表端嚴。威光燁曜。造像靈異。聲傳京師。宋文帝幸迎。還都。以欲光未備。勅造金薄圓光。欲處安樂寺。僉以彭城之塔。號同本封。且顯居國門。送處像焉。至明帝之初。以舊邸為寺。請像移住。舊在湘宮大殿。右一輪出。

標一本作  
招一本作

宋葛濟之。句容人。稚川後也。妻同郡紀氏。體貌閑雅。甚有婦德。濟之世事仙學。紀氏亦同。而心樂佛法。常存誠不替。元嘉十三年。方在機織。忽覺雲日開朗。空中清明。因投釋篋。梭仰望四表。見西方有如來真形。及寶蓋旛幢。蔽映天漢。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佛。即此者耶。便頭面作禮。濟之敬其如此。仍起就之。紀授濟手指。示佛所。濟亦登見半身。及諸旛蓋。俄而隱沒。於是雲日鮮彩。五色燭曜。鄉比親族。頗亦親見。兩三食頃。方稍除歇。自是村閭。多歸法者。宋尼慧木者。姓傅氏。十一出家。持小乘戒。居梁郡築弋村寺。始讀大品。日誦兩卷。即慧超嘗建經堂。木往禮拜。輒見屋內東北隅。有一沙門。金色黑衣。足不履地。木又於夜中。臥而誦習。夢到西方。見一浴池。有芙蓉華。諸化生人。列坐其中。有一大華。獨空無人。木欲登華。攀牽用力。不覺誦經音響。高大。木母謂其驚起。喚之。木母篤老口。無復齒。木常嚼。哺飴母。為以過中。不得淨漱。故年將立。不受大戒。母終亡後。木自除草。開壇請師。受戒。忽於壇所。見天地晃然。悉黃金色。仰望西南。見一天人。著襪衣。衣色赤黃。去木或近。或遠。尋沒不見。凡見靈異。秘不語人。木兄出家。聞而欲知。乃誑誘之曰。汝為道積年。竟無所昭。比可養髮。當訪出門。木聞甚懼。謂當實然。乃粗言所見。唯靜稱尼。聞其道德。稱往為狎。方便請問。乃為具說。木後與同等。共禮無量壽佛。因伏地不起。咸謂得眠。蹴而問之。木竟不答。靜稱復獨苦求問。木云。當伏地之時。夢往安養國。見佛為說小品。已得四卷。因被蹴。即覺甚追恨之。木元嘉十四年時。已



兒女一本  
作兒字

宋魏世子者梁郡人也。奉法精進，兒女遵修，唯婦迷閉，不信釋教。元嘉初，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蘇，云可安施高座，并無量壽經。世子即為具設經座。女先雖齋戒禮拜，而未嘗看經。即昇座轉讀，聲句清利。下啓父言：兒死便往無量壽國，見父兄及已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華。後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苦。乃心故歸，啓報語竟，復絕。母於是乃敬法云。

何一本作  
沙門二字

續上一本  
本領字

宋何曼遠，廬江人也。父萬壽，御史中丞。遠奉法精至，持菩薩戒。年十八，元嘉九年丁父艱，哀毀致招疾，殆將滅性。號誦之外，便歸心淨土。庶祈感應。遠時請僧常有數人，師僧舍亦在焉。遠常向合悔懺宿業，恐有緣終無感徹。僧舍每獎厲勸以莫怠。至十年二月十六日夜，轉經竟，衆僧已眠。四更中忽自唱言：歌誦歌誦。僧舍驚而問之。遠曰：見佛身，黃金色，形狀大小如今行像。金光周身，浮焔丈餘。旛華翊從，充物虛空。瓊妙麗極，事絕言稱。遠時住西廂中，云佛自西來，轉身西向。當行而立，呼其速去。曼遠常日羸喘，示有氣息。此夕壯厲悅樂，動容便起。淨手合布，香手中并取國華，遙以散佛。母謂遠曰：汝今若去，不念吾耶。遠無所言，俄而頓臥。家既宿信，聞此靈異，既皆欣肅，不甚悲懼。遠至五更，忽然而終。宅中芬馨數日，乃歎。右四輪出，梁京師正覺寺釋法悅戒素沙門也。齊末初為僧主，止京師正覺寺，敦修福業。四部所歸，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宋車騎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相之工，江右稱最。州境

續一本作

或應有災祟，及僧尼橫延，豎戾像則流汗。汗之多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秦始初，彭城北屬群虜，共欲遷像，引至萬夫，竟不能致。齊初，率州數郡欲起義，南附亦驅逼衆僧，助守營壘。時虜師圍陵公，攻陷此營，獲諸沙門。於是盡執二州道人，幽繫園裏，遣表偽臺，經以助亂。像時流汗，擊殿皆濕。時偽梁王謙鎮在彭城，亦多少信向，親往像所，使人執之。隨拭，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香禮拜，志心誓曰：衆僧無罪，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罹禍。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即止。於是自手拭之，隨拭即燥。王具表其事，諸僧見原釋，悅既欣視，靈異誓願瞻禮。而關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四錢不成。於是改為丈四，悅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欲改造丈八，無量壽像，以申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末亂，離復致推斥。至梁初，方以事啓聞，降勅聽許，并助造光跌。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月三日於小莊嚴寺營鑄，本量佛身四萬斤，銅融寫已竭，尙未至，智百姓送銅，不可稱計。投諸鑪冶，隨鑄而摸內，不滿，猶自如先。又馳啓聞，勅給功德銅三千斤。鑪內始就量送，而像處已見羊車傳詔，戴銅鑪側。於是飛葉銷融一錢，便滿。甫爾之間，人車俱失。比鑪內銅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實。鑪感工匠喜踊，道俗稱讚。及至開摸，量度乃踊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竟不銷鑪，並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萬，准用有餘。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出自心圖。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像素既成，比丘道昭常夜中禮懺，忽見素所，晃然洞明。

續一本作  
鑪亦同



理一本作  
形一本作

詳視久之乃知神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摸有禪師道度高潔僧也。捨其七條。製裝助費。開頂。俄而遙見二僧。跪開像。髻逼就觀之。儼然不見。時悅靖二僧相次遷化。勅以像事委之。定林僧祐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還光宅寺。是月不雨。頗有埃塵。及明將遷像。夜有輕雲。徧上。微雨沾澤。僧祐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遙見像邊有光燄。上下如燈。如燭。并聞推轂禮拜之聲。入戶。詳視掩然俱燃。防寺將孝孫亦所同見。是夜淮中。買客並聞。大航舶下。催督治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重。豈人致焉。其後更鑄光趺。並有風香之瑞。自慈河以左。金像之最唯此一耳。右二輪出

隋時有阿彌陀佛五十菩薩像者。西域天竺之瑞像也。相傳云。昔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往安樂界。請阿彌陀佛娑婆衆生願。生淨土。無佛形像。願力莫由。請垂降許。佛言。汝且前去。尋當現彼。及菩薩還。其像已至。一佛五十菩薩各坐蓮華。在樹葉上。菩薩取葉所在。圖寫流布。遠近。漢明感夢。使往新法。便獲迦葉摩勝等。至雒陽。後麟。姊子作沙門。持此瑞像。又達此國。所在圖之。未幾。像西返。而此國傳不甚流廣。魏晉已來。年載久遠。又經滅法。經像湮除。此之瑞迹殆將不見。隋文帝開教。有沙門明憲。從高齊道長法師。所得此一本。說其本起。與傳符焉。是以圖寫流布徧於宇內。時有北齊。畫工曹仲達者。本是曹國人。善於丹青。妙畫梵迹。傳摸西瑞。京邑所推。故今寺壁正陽。皆其真範云。右一輪出

爲念下  
一本有以  
大業五年五  
月微患九  
字○禮  
跏趺下一  
本無至  
乃至西  
跏趺二十  
七字○六  
十有九下  
一本有願  
色怡和儼  
如神在道  
俗語涼競  
中極足  
香如雨下  
金寶若山  
類充委階  
探願慈力  
矣三十四  
字  
無思一本  
作無所思  
○一本  
作○七  
年一本  
十年

隋江都安樂寺釋慧海。俗姓張氏。清河武城人也。善開經論。然以淨土爲業。專精致感。忽有齊州僧道銓。資無量壽像來云。是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儼容。既冥會。素情深懷。禮懺乃親。神光燦爛。慶所希幸。於是摸寫。懇苦願生。彼土沒齒爲念。至夜忽起。依常面西。禮竟。跏趺至曉。方逝。顏色怡和。儼如神在。以大業五年五月。微患。依常面西。跏趺而坐。至曉。方逝。春秋六十有九。

唐相州寒陵山寺釋道昂。未詳其氏。魏郡人也。履信標宗。風神清徹。獨懷異操。高尚世表。慧解夙成。殆非開悟。結志西方。願生安養。後知命極。預告有緣。至八月初。當來取別。期月既臨。一無患問。齋時至未。景次昆吾。即昇高座。身含奇相。鐘發異香。援引四衆。受菩薩戒。詞理切要。聽者愜心。于時七衆圍繞。承遺味。昂舉目高視。乃見天衆。繽紛絃管繁會。中有清音。遠聽哀婉。天衆高亮告於衆曰。兜率陀天樂音下迎。昂曰。天道乃是生死根本。由來非願。常祈心淨土。如何此誠不遂。意耶。言訖。便覩天樂上騰。須臾遠滅。便見西方。香華伎樂充塞。如似團雲。飛涌而來。旋環頂上。舉衆皆見。昂曰。大衆好住。今西方。靈相來迎。事須聞往。言訖。但見香鑪墜手。便於高座。而終卒。于報應寺。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七年八月內也。道俗崩慟。觀者如山。接捧將殯。殯足下有普光堂等文字。生焉。還送寒陵山。鑿窟處之。經春不壞。坐固如初。又登講之夜。時屬陰暗。素無燈燭。昂舉掌高示。便發異光。朗照堂宇。大衆親瑞。怪所從來。



昂曰。此光手中常有。何所怪乎。自非道會。靈章行符。隣聖者。何能現。斯嘉應者哉。  
唐西京淨影寺釋善胄。潯州人也。善通經論。涅槃偏長。席談機悟。國中第一。行年七十有一。  
初患臨終。語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在心。於佛理教。無心輕略。不應淨土不生。即令拂拭房宇。  
燒香嚴待。病來多日。委臥不起。忽爾自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口云。世尊來也。曾  
今懺悔慙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低身似送。因臥曰。向者阿彌陀佛來。汝等不見耶。不久  
吾當去耳。語頃便卒。右三驗出。

在一本作

今一本作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十五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十六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麗魏〕

敬佛篇第六之四

彌勒部第五 此別五部

述意部 受戒部 讚歎部 業因部 發願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大覺世雄。隨機利物。巧施現權之教。以救將來之急。時經末代。合同風燭。逐要利生。無過見佛。以釋尊遺囑於我法中。所修行者。並付慈氏。令悟聖果。大聖殷勤。理固無妄。一念相值。終隔四流。結妙願於華林。感慈顏於兜率。能扣冥機。雲龍相會。故上生經云。是諸人等。皆於法中。種諸善根。釋迦牟尼佛遺來付我。觀此一言。實固可所。自晉代之末。始傳斯經。暨乎宋明。肇興茲會。起千尺之尊像。摹萬仞之道樹。設供上林。鑄集大眾。於是四部欣躍。虔誠弘化。每歲良辰。三會無缺。自齊代。取曆法緣。增廣文宣。德教彌綸。斯業從此。已來大會罕集。行者希簡。設有修學。安心無法。今錄諸經。依之修行。冀通八正。則芬列於紫宮。化流十善。則輝煥於兜率。功被下生。澤均初會也。

遺一本作

列一本作

受戒部第二



述曰。若是居家白衣。未受戒者。先受闍邪三歸。日別六時隨時便受。顯歸三寶。自誓不迴。必得上生。若出家五衆已受得戒。但依修行。不須別受。若無戒行。追空念善。亦不得生。故智度論云。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如是。又處胎經。佛告彌勒。偈云。

汝所三會人。是吾先所化。九十六億人。受吾五戒者。次是三歸人。九十二億者。一稱南無佛。皆得成佛道。

述曰。廣明三歸功力。具如敬福論三番說。既受得三歸。次須受十善戒法。若不行十善。定不得上生。應具修威儀。至一。出家人前。誠願已。心至誠懺悔。然後受云。我某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下。不簡凡聖。不起殺心。乃至第十我某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下。不簡凡聖。不起邪見。竟。如是。此之十善禁防身。三過殺盜淫。口四過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意三過謂貪瞋邪見。此之十種。是衆善之根本。止則是持。作便是犯。犯是十惡之本。亦是萬禍之殃。

### 讚歎部第三

如菩薩本行經云。正使化無數億計人。成辟支佛。若有人百歲四事供養。功德甚多。不如有

謂一本作

人以歡喜心。一四句偈讚歎如來功德無量。又如善戒經云。以四天下寶供養於佛。又以重

心讚歎如來。是二福德等無差別。又大悲經云。一稱南無佛名者。以是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盡也。又若能至誠心念佛功德。乃至一華散於空中。於未來世。諸天梵王。其福不盡。以其不盡。終至涅槃。又涅槃經。迦葉以偈讚佛言。

即得不生滅。

又大方便陀羅尼經。爾時華聚菩薩。即讚佛言。

世尊身色如金山。猶如日光照世間。能拔一切諸苦惱。我今稽首大法王。

世主法王甚希有。如是妙法復過是。難見難聞亦難遇。若有親者成正覺。

爾時阿須倫以偈讚佛。

世尊面目如日月。能滅一切諸黑暗。今復拔濟於我等。我等歸命天中尊。

文殊師利問經。文殊說偈歎佛云。

我禮一切佛。調御無等雙。丈六真法身。亦禮於佛塔。生處得道處。

心上一本  
有一字  
上一本  
無下字  
皆同



法輪涅槃處。行住坐臥處。一切皆悉禮。諸佛不思議。妙法亦如是。能信及果報。亦不可思議。能以此祇夜。讚歎如來者。於千萬億劫。不墮諸惡趣。

佛言。文殊善哉善哉。如來不可思議。即說偈言。

佛生甘蔗姓。滅已更不生。若人歸依佛。不畏地獄苦。如是又華嚴經偈云。

寧受一切苦。得聞佛音聲。不受一切樂。而不聞佛名。所以無量劫。受此諸苦惱。流轉生死中。不聞佛名故。

又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云。佛告阿難。彌勒不獨以偈讚我。乃往過世十無央數劫。爾時有佛號。煇光誓作王如來。所有梵志長者名曰賢行。於此佛所。已得不起法忍。爾時梵志賢行者。今彌勒菩薩是。阿難白佛言。彌勒得法忍久遠。乃爾。何以不速速無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覺耶。佛語阿難。菩薩以四事。法不取正覺。何等為四。一淨國土。二護國土。三淨一切。四護一切。是為四事。彌勒本求佛時。以是四事。故不取佛。佛語阿難。我本求佛時。亦有此四。然彌勒發意先我之前。四十二劫。我於其後。乃發道意。於此賢劫。以大精進。超越九劫。得於無上正真之道。致最正覺。佛告阿難。我以十事。致最正覺。何等為十。一所有。一切無所愛惜。二妻妾。

備一本作  
掃次亦同

三兒子。四頭目。五手足。六國土。七珍寶財物。八髓腦。九血肉。十不惜身命。我以十事。疾得佛道。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汝觀如來。在路行時。能令大地高處令下。下處令高。高下諸處悉得平正。如來過後。後地輒還復。一切樹林傾側。向佛。樹神現身。低頭禮拜。如來過後。後樹輒還復。一切丘陵坑坎。屏廁臭穢。殺林瓦礫。皆悉掃除。平正清淨。馨香芬烈。衆華布地。如來足履蹈上而過。無情諸物。皆傾側。何況有情。而不加敬。何以故。我本修行菩薩行時。於一切人。所無不傾側。謙下禮敬。以是善業。得成佛已。有情無情。如來行時。無不傾側。低頭禮拜。我本曾以清淨微妙。稱意資產。至心自手。施諸衆生。以是業報。如來行時。大地平正。掃灑清淨。又無瓦礫。我於無量諸賢聖。所在路行時。曾與掃治道路。泥治房舍。我以平等心。無高下。掃治令淨。於一切時。常求菩提利益。衆生。以是善根。若佛如來。在在處處。行來路首。自然清淨。地平如掌。乃至須彌山王。高八萬四千由旬。在大海中。亦深爾許。及鐵圍山高。十六萬八千由旬。亦是金剛堅固。佛涅槃時。無不傾側。低頭禮敬。若欲遠避。不傾側者。亦無是處。由歎如來。故乃至舍利弗。從他聞歎佛。偈亦得道果。故普曜經。安陸比丘。以偈報舍利弗言。

吾師天中天。三界無極尊。相好身丈六。神通猶虛空。華熏去五陰。拔十二根本。不貪天世位。心淨開法門。

時舍利弗欣然。大悅如冥。親明。口言善哉。昔來抱愛。又吾好學。八歲從師。至年十六。靡不周。



從下一本  
有附字

綜行福天下十六大國自謂已達今乃聞異無上正真得吾本願由如來過去心淨離著不  
 害衆生故所行之處脚足不汗蟲蟻不損故處處經云佛不著履有三因緣一使行者少欲  
 二現足下輪三令人見之歡喜佛行足去地四寸有三因緣一見地有蟲蟻故二地有生草  
 故三現神足故亦欲令人意止佛行地高下皆平有三因緣一本行四等心欲令一切安隱  
 地在水上水中有神蟲蟻一切值佛足下皆安隱同心立意是故卑者為高高者為卑二諸  
 天鬼神行福為佛除地故高下為平三佛為菩薩時通利道徑橋梁度人故從是得福故高  
 下正平欲令人意亦爾又智度論云世尊身好細薄皮相塵土不著身如蓮華葉不受塵水  
 若菩薩在乾土山中經行土不著足隨風風來吹破土山令散為塵乃至一塵不著佛身若  
 菩薩舉食著口中是時咽喉邊兩處流注甘露和合諸味是味清淨故名味中得上味又增  
 一阿含經云無恭敬心於佛者當生龍蛇中以過去從中來今猶無敬多睡眠也又四分律  
 說偈云  
 有敬長老者是人能護法現世得名譽將來生善道  
 讚彌勒四禮文玄奘法師  
依經闡出  
 至心歸命禮當來彌勒佛  
 真如理實本無緣為誘諸天現兜率  
 其猶幻士出衆形

恒一本作

元無人馬迷將有達者知幻未曾然佛身本淨皆如是愚夫不了謂同凡  
 知佛無來見真佛於茲必得永長歡故我頂禮彌勒佛唯願慈尊度有情  
 願共諸衆生上生兜率天奉見彌勒佛  
 至心歸命禮當來彌勒佛  
 佛有難思自在力能以多刹內塵中况今現處兜率殿師子牀上結跏坐  
 身如檀金更無比相好寶色曜光輝神通菩薩皆無量助佛揚化救合靈  
 衆生但能至心禮無始罪業定不生故我頂禮彌勒佛唯願慈尊度有情  
 願共諸衆生上生兜率天奉見彌勒佛  
 至心歸命禮當來彌勒佛  
 慈尊寶冠多化佛其量超過數百千此土他方菩薩會廣現神變資胸中  
 佛身白毫光八萬常說不退法輪因衆生但能修福業屈伸臂頃值慈尊  
 河沙諸佛由斯現沉我本師釋迦文故我頂禮彌勒佛唯願慈尊度有情  
 願共諸衆生上生兜率天奉見彌勒佛  
 至心歸命禮當來彌勒佛  
 諸佛常居清淨刹受用報體量無窮凡夫肉眼未曾識為現千尺一金軀



衆生視之無狀足。令知業果現閻浮。但能隨經勤誦法。逍遙定往兜率宮。三塗於茲必永絕。將來同證一法身。故我頂禮彌勒佛。唯願慈尊度有情。願共諸衆生上生兜率天奉見彌勒佛。

業因部第四

如未曾有經云。下品十善。謂一念頃。中品十善。謂一食頃。上品十善。謂從旦至午。於此時中心念十善。止於十惡。亦得往生。故野干心念十善。七日不食。生兜率天。又上生經云。我滅度後。四衆八部欲生。第四天。當於一日至第七日。繫念彼天。持佛禁戒。思念十善。行十善道。以此功德。迴向願生。彌勒佛前。隨念往生。彼天何況。且從近說。尚感。又上生經云。若有禮敬彌勒佛者。除却百億劫生死之罪。乃至來世。龍華樹下。亦得見佛。又云。我滅度後。四衆八部。聞名禮拜。命終。往生兜率天中。若有男女。犯諸禁戒。造衆惡業。聞是菩薩。大悲名字。五體投地。誠心懺悔。一切惡業。速得清淨。若有歸依彌勒菩薩。當知是人。得不退轉。彌勒成佛。見佛光明。即得受記。又上生經云。佛滅度後。若有精勤修諸功德。威儀不缺。掃塔塗地。華香供養。行諸三昧。讀誦經典。如是人等。雖不斷結。如得六通。應當繫念。念佛形像。稱彌勒名。若一念頃。受八戒齋。修諸淨業。命終之時。即得往生兜率天上。蓮華臺中。應時見佛。白毫相光。超越九十億劫生死之罪。隨其宿緣。爲說妙法。令得不退。又增一經云。衆生三業造惡。臨終憶念如來功德者。必離惡道。趣得生天上。正使極惡之人。以念佛故。亦得生天。又大集經云。若修慈者。當捨身命時。見十方佛。手摩其頂。蒙手觸。故心安快樂。尋得往生清淨佛土。又普賢觀經云。若有晝夜六時。禮十方佛。誦大乘經。思第一義。甚深空法。於一彈指頃。除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行此法者。真是佛子。從諸佛生。十方諸佛及諸菩薩。爲其和上。是名具足菩薩戒。有不須羯磨。自然成就。應受一切人天供養。又法華經云。若有人受持讀誦。正憶念解其義趣。是人命終。爲千佛授手。令不恐怖。不墮惡道。即往兜率天上。彌勒菩薩所。彌勒菩薩有二十二相。大菩薩衆所共圍繞。有百千萬億天女眷屬。而於中生。有如是等功德利益。是故智者。應當一心自書。若使人書。受持讀誦。正憶念。如說修行。又智度論云。若善男子。能行是深般若。波羅蜜者。當知是人。人道中來。或兜率天來。所以者何。三惡道中。罪苦多故。不得行深般若。欲界諸天。著淨妙五欲。心則狂惑。故不能行。色界天等。深著禪定。味故不能行。無色界天。無形。故不能行。以兜率天上。常有生補處菩薩。彼中諸天。常聞說般若。五欲雖多。法力勝故。是故說二處勝。若從他佛國來。生此間。斯則轉勝也。又處處經云。佛言。彌勒不來。下有四因緣。一。有時福應。彼間。二是此間人。無能受經者。三。功德未滿。四。世間有能說經者。故彌勒不下。若當來下。餘有五十億七千六百萬歲。彌勒時。人眼皆見。四千里。由本十種因緣。德一不掩人眼。明二不損人眼。三不覆人眼。四不藏人善。五不視殺。六不視盜。七不

戒下有一本作者

不來一本作未來

不下一本作未下



及一本作  
利一本作  
利次皆同

日光一本  
作目光

劫一本作  
劫

熟上一本  
有得字

視姪。八不視陰私及人短。九諸惡事不視。十然燈於佛寺。又佛說彌勒來時經云。佛言。彌勒佛欲來出時。閻浮利內地。山樹草木皆焦盡。於今閻浮利地。周匝六十萬里。彌勒出時。閻浮利地。東西長四十萬里。南北廣三十二萬里。地生五菓。四海之內無山陵。曠谷地。平如砥。樹木長大。人少。三毒民多。聚落城名。汜羅那夷。有一婆羅門名。須凡。當為彌勒作父。母名摩訶越題。彌勒當為作子。相好具足。身長十六丈。生墮城地。目徹視萬里。內頭中。日光照四千里。彌勒得道。為佛時。於龍華樹下坐。樹高四十里。廣亦四十里。大成佛經。華嚴經。故各隨華嚴也。有別傳云。子從龍宮出。故名龍華樹也。用四月八日明星出時。得道。彌勒佛却後六十億。幾六十萬歲。當來下。自外大同。王玄策西國行傳云。唐顯慶二年。勅使王玄策等。往西國。送佛袈裟。至泥婆羅國。西南至頗羅度來村。東坎下。有一水。火池。若將家火。照之。其水上。即有火焰。於水中出。欲滅。以水沃之。其焰轉熾。灑使等曾於中。架一釜。煮飯。使問彼國王。國王答使人云。曾經以杖刺著一金。匿令人挽出一挽。一深。相傳云。此是彌勒佛當來成道。天冠。金。火龍防守之。此池火。乃是火龍火也。又智度論云。彌勒菩薩為白衣時。師名婆跋梨。有三種相。一眉間白毫相。二舌覆面相。三陰藏相。如是等。非是菩薩時。亦皆有此相也。又新婆沙論云。曾聞尊者大迦葉波。入王舍城。最後乞食。食已。未久。登雞足山。山有三峯。如仰雞足。尊者入中。結跏趺坐。作誠言曰。願我此身并納鉢杖。久住不壞。乃至經於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慈氏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時。施作佛事。發此願已。尋般涅槃。時彼三峯便合成一。掩蔽尊者。儼然而住。及慈氏佛出現世時。將無量人天。至此山上。告諸衆曰。汝等欲見釋迦牟尼佛。杜多功德弟子。衆中第一大弟子迦葉波。不舉衆咸曰。我等欲見慈氏如來。即以右手。撫雞足山頂。應時峯拆。還為三分。時迦葉波將磨納鉢杖。從中而出。上昇虛空。無量天人。觀斯神變。歎未曾有。其心調柔。慈氏世尊如應說法。皆得見諦。若無留化。如此之事。云何有耶。有說。有留化事。問若爾。世尊何故。不留化身。至涅槃後。住持說法。答所應作者。已究竟故。謂佛所應度。皆已度訖。所未度者。聖弟子度之。有說。無留化事。問若爾。迦葉波事。云何得有。答諸信敬。天神所任持。故有說。迦葉波爾時。未般涅槃。慈氏佛時。方取滅度。此不應理。寧可說無。不說彼默然。多時虛住。如是說者。有留化事。是故大迦葉波。已入涅槃。

杜多一本  
作土多

積上一本  
無應字

住一本作  
住

虛住一本  
作虛作

取一本作  
取

發願部第五

惟凡夫力弱。習惡來多。以住娑婆。其心怯弱。初學是法。恐畏退敗。常發大願。扶持此行。乃至命終。心無障礙。隨種種善根。願共合。職自在。往生彌勒。內衆得至佛前。隨念修學。證不退轉。不願往生於外衆中。恐著五欲。不得解脫。故智度論云。有人修少福業。聞有福德。常願往生。及至命終。各生其中。又大莊嚴論云。佛國事大。獨行功德。不能成就。要須願力。如牛。雖力挽車。要須御者。能有所至。淨佛國土。由願引成。願力故。福德增長。不失不壞。常見佛故。又如十



住論云。若人發心求佛不休。不息。有人以指舉大千世界。在空却住。不足為難。若發願言。我當作佛。是人希有。何以故。世人心劣。無大志。故又發菩提心論。有十大願。常悉修行。一者願我先世及以今身。所種善根。施與一切眾生。迴向佛道。令我此願。念念增長。世世所生。終不忘失。常為陀羅尼之所守護。二者願我以此善根。生處值佛。常得供養。不生無佛國中。三者願我常近諸佛。隨侍左右。如影隨形。四者願我既得親近。為我說法。成就五通。五者願我通達世諦。假名流布。解第一義。得正法智。六者願我以無厭心。為眾生說。示教利喜。皆令開解。七者願我以佛神力。徧至十方一切世界。供養諸佛。聽受正法。廣攝眾生。八者願我隨順清淨法輪。一切眾生聽我法者。聞我名者。即得捨離一切煩惱。九者願我隨逐眾生。將護與樂。捨身命財。荷負正法。除無利益。十者願我雖行正法。心無所行。亦無不行。為化眾生。不捨正願。願我以此十大誓願。徧眾生界。攝受一切河沙諸願。若眾生界有盡。我願乃盡。然眾生界不可盡。故我此大願亦不可盡。廣度眾生。無邊法界。所修善根。皆悉迴向無上正覺。生彌勒佛前。聞清淨法。悟無生忍。但行住坐臥。一生已來。所修善根。並共法界眾生。迴向彌勒佛前。速成不退。玄奘法師云。西方道俗。並作彌勒業。為同欲界其行易成。大小乘師。皆許此法。彌陀淨土。恐凡鄙穢修行難成。如舊經論。十地已上。菩薩隨分見報佛淨土。依新論意。三地菩薩始可得見報佛淨土。豈容下品凡夫。即得往生。此是別時之意。未可為定。所以西方大乘

河一本作

許小乘不許。故法師一生已來。常作彌勒業。隨命終時。發願上生。見彌勒佛。請大眾同時說偈云。

南無彌勒如來 應正等覺 願與合願 速奉慈顏  
南無彌勒如來 所居內衆 願捨命已 必生其中

感應緣 略引

晉慈國戴遠

晉沙門釋道安

宋尼釋慧玉

梁沙門釋僧讓

隋沙門釋靈幹

唐沙門釋善賢

夫最勝之相。妙出無等。非直光備莫寫。固亦形好不傳。夫以世俗之指爪。而匠法身之圓極。算數譬喻。豈我萬一。自泥洹以來。久踰千祀。西方像製流式。中夏雖依經銘。各務剪鬚。名士奇匠。競心展力。而精分密數。未有殊絕。晉世有慈國戴遠字安道者。風清榮遠。肥遯齋吳宅。性居理遊。心釋教。且機思通曉。巧擬造

我一本作

舊一本作



化思一本  
作化乃

賦一本  
作賦

百一本  
作百有〇  
起一本作  
赴〇至而  
一本作而

化思所以影法相咫尺應身乃作無量壽挾侍菩薩研思致妙精銳定製潛於帷中密聽衆論所聞後既輒加詳改取准度於毫芒審光色於濃淡其和墨點彩刻形鏤法雖周人盡策之微宋客象楮之妙不能踰也委心積慮三年方成振代迄今所未曾有凡在瞻仰有若至真俄而迎像入山陰之靈寶寺道俗觀者皆發菩提心高平郗超聞而禮觀遂撮香而誓曰若使有常復親聖顏如其無常願會彌勒既而手中之香勃焉自然芳煙直上其氣聯雲餘燄蕤蕤溢於衢路凡預聞見皆心喜徧身宋臨川康王撰宣驗記亦載其顯瑞歲公居去靈寶寺百餘步戴管中夜而起見寺上有光其明甚熾謂是燔火狼狽往起隣曲知者咸說駿奔至而寺門靜閉廼像放光明且衆聞扣門方起共觀咸親佛堂輝燄洞照于天莫不整躬虔禮歎變化之無方也宋文帝迎像供養常在後堂齊高帝起正覺寺欲以勝妙鑿像銀撫法殿乃奉移此像舊在正覺寺遠又造行像五軀積慮十年像舊在瓦官寺遠第二子頤字仲若素韻淵澹雅好丘園既負荷幽貞亦繼志才巧遠每製像常共參慮濟陽江夷少與頤友夷嘗託頤造觀世音像致力懇思欲令盡美而相好不圓積年無成後夢有人告之曰江夷於觀世音無緣可改爲彌勒菩薩戴即停手馳書報江信未及發而江書已至俱於此夕感夢語事符同戴喜於神應即改爲彌勒於是觸手成妙初不稽思光顏圓滿俄爾而成有讚讚仰咸悟因緣之匪差此像舊在會稽龍華寺等二戴像製歷代獨步其所造甚多並

那下一本  
有乃字

一馬棉一  
本作二馬  
卯

治一本  
作治

盛一本  
作盛  
盛一本  
作盛  
盛一本  
作盛

散在諸寺難悉詳錄  
晉長安五級寺有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形雖不逮於人而聰儻罕倫七歲讀書再覽能誦年至十三出家日誦萬言不差一字師敬異之爲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異與語終日因事澄爲師澄講安覆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鄰安後避地南投襄陽與弟子釋慧遠等四百餘人度江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入一家見門裏有一馬棉中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呼林伯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伯升謂是神人厚相奉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兜容百升也既至襄陽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稱令弟子鑑治其髻既而光相煥炳滿一堂詳視髻中見一舍利衆咸愧服安曰像既鑿異不煩復治乃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衆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籍安高名早以致書通好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隆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頃業道之隆盛無以匹所謂月光將出靈鉢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無幽此方諸僧咸有思慕若塵東徂摩尼廻矚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柳椹於江涸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深重焉於末代矣文多不悉載及聞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



還一本作

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答。安常注諸經。恐不<sub>レ</sub>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sub>レ</sub>甚遠。理願見<sub>レ</sub>瑞相。乃夢見梵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sub>レ</sub>道理。我不得<sub>レ</sub>入<sub>レ</sub>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sub>レ</sub>弘通。可<sub>レ</sub>時時設食。後十<sub>レ</sub>爾律至。遠公乃知和上。所夢<sub>レ</sub>寶頭盧也。於是立<sub>レ</sub>座。飯之處。成<sub>レ</sub>則。安既德爲<sub>レ</sub>物。宗學兼<sub>レ</sub>三藏。所制<sub>レ</sub>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爲<sub>レ</sub>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sub>レ</sub>之。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像前。立<sub>レ</sub>誓願。生兜率。後至<sub>レ</sub>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sub>レ</sub>異僧。形甚庸陋。來<sub>レ</sub>寺寄宿。寺房既窄。處<sub>レ</sub>之講堂。時維<sub>レ</sub>那直殿。夜見<sub>レ</sub>此僧。從<sub>レ</sub>窓隙。出入<sub>レ</sub>。遽以白<sub>レ</sub>安。安驚起。禮<sub>レ</sub>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爲<sub>レ</sub>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sub>レ</sub>度脫。彼答云。甚可<sub>レ</sub>度耳。然須臾浴<sub>レ</sub>聖僧。情願必果。具<sub>レ</sub>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生之處。彼乃以<sub>レ</sub>手虛撥<sub>レ</sub>天之西北。即見<sub>レ</sub>雲開。備觀<sub>レ</sub>兜率妙勝之報。爾夕大衆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sub>レ</sub>浴具。見有<sub>レ</sub>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sub>レ</sub>入<sub>レ</sub>寺戲。須臾就<sub>レ</sub>浴。果是<sub>レ</sub>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sub>レ</sub>衆曰。吾當<sub>レ</sub>去矣。是日齋畢。無<sub>レ</sub>疾而卒。葬<sub>レ</sub>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泰元十年也。年七十二。安未<sub>レ</sub>終之前。每先<sub>レ</sub>開羅什在<sub>レ</sub>西國。思<sub>レ</sub>其講析。每勸<sub>レ</sub>堅取<sub>レ</sub>之。什亦遠聞<sub>レ</sub>安風。謂是<sub>レ</sub>東方聖人。常遙<sub>レ</sub>而禮<sub>レ</sub>之。初安生而便<sub>レ</sub>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sub>レ</sub>臂。捋<sub>レ</sub>可得<sub>レ</sub>上下之。唯不得<sub>レ</sub>出手。時人謂<sub>レ</sub>之爲<sub>レ</sub>印手菩薩。安既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sub>レ</sub>不相見。悲恨無<sub>レ</sub>極。安既篤<sub>レ</sub>好<sub>レ</sub>經典。志在<sub>レ</sub>宣法。所請<sub>レ</sub>外國沙門僧。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

類史一本作須臾

爲一大作

伽跋澄等。譯<sub>レ</sub>出衆經百餘萬言。常與<sub>レ</sub>沙門法和。詮<sub>レ</sub>定音字。詳<sub>レ</sub>敷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sub>レ</sub>正。孫綽爲<sub>レ</sub>名德。沙門論<sub>レ</sub>目云。釋道安。博物多通。才經名理。又爲<sub>レ</sub>之贊曰。物有<sub>レ</sub>廣隱。人固多<sub>レ</sub>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聲<sub>レ</sub>汎隴。馳名<sub>レ</sub>淮海。形雖<sub>レ</sub>革化。猶若常在。有<sub>レ</sub>別記云。河北別有<sub>レ</sub>竺道安。與<sub>レ</sub>釋道安齊<sub>レ</sub>名。謂<sub>レ</sub>習鑿齒致<sub>レ</sub>書於<sub>レ</sub>竺道安。道安本隨<sub>レ</sub>師姓<sub>レ</sub>竺。後改<sub>レ</sub>爲<sub>レ</sub>釋。世見<sub>レ</sub>其二姓。因謂<sub>レ</sub>爲<sub>レ</sub>兩人。誤<sub>レ</sub>矣。右此二論<sub>レ</sub>出<sub>レ</sub>梁高僧傳

宋尼釋慧玉。長安人也。行業勤修。經戒通備。嘗於<sub>レ</sub>長安薛尚書寺。見<sub>レ</sub>紅白光。十餘日。中至<sub>レ</sub>四月八日。六重寺沙門來<sub>レ</sub>遊。此寺於<sub>レ</sub>光處。得<sub>レ</sub>彌勒金像。高一尺餘。慧玉後南渡<sub>レ</sub>樊鄴。住<sub>レ</sub>江陵。靈收寺。元嘉十四年十月。夜見<sub>レ</sub>寺東樹。有<sub>レ</sub>紫光爛起。暉映<sub>レ</sub>一林。以<sub>レ</sub>告<sub>レ</sub>同學妙光等。而悉弗<sub>レ</sub>之見也。二十餘日。玉常見<sub>レ</sub>焉。後寺主釋法弘。將於<sub>レ</sub>樹下<sub>レ</sub>營<sub>レ</sub>築禪基。仰<sub>レ</sub>首條。間得<sub>レ</sub>金坐像。亦高尺許。云<sub>レ</sub>右此一論<sub>レ</sub>出<sub>レ</sub>冥祥記

藍下一本無此字

遊一本作

梁剌石城山。有<sub>レ</sub>釋僧護。本會稽剌人也。少出家。便<sub>レ</sub>尅<sub>レ</sub>意。苦節<sub>レ</sub>戒行嚴淨。後<sub>レ</sub>居剌石城山。隱岳寺。寺北有<sub>レ</sub>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sub>レ</sub>中央有<sub>レ</sub>如佛焰光之形。上有<sub>レ</sub>叢樹。曲幹垂<sub>レ</sub>蔭。覆<sub>レ</sub>護每經行。至<sub>レ</sub>壁所。輒見<sub>レ</sub>光明煥炳。聞<sub>レ</sub>絃管歌讚之聲。於是擊<sub>レ</sub>鑪發<sub>レ</sub>誓願。博山鑄<sub>レ</sub>造十丈石佛。以<sub>レ</sub>敬<sub>レ</sub>擬彌勒千尺之容。使<sub>レ</sub>凡厥有<sub>レ</sub>緣。同<sub>レ</sub>覩<sub>レ</sub>三會。以<sub>レ</sub>齊<sub>レ</sub>建武中。招<sub>レ</sub>結道俗。初就<sub>レ</sub>彫<sub>レ</sub>疏鑿。逾<sub>レ</sub>年。僅成<sub>レ</sub>面璞。頃<sub>レ</sub>之護。遽<sub>レ</sub>疾而亡。臨終<sub>レ</sub>誓曰。吾之所造。本不<sub>レ</sub>期<sub>レ</sub>一生。成<sub>レ</sub>辨。第二身中。其願<sub>レ</sub>尅<sub>レ</sub>果。後有<sub>レ</sub>沙門僧



還一本作  
靈一本作

淑纂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咸皆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若誠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獲平愈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稍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自言去歲剡溪所囑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當時惺然答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然不見咸豁爾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第三僧也咸即馳啓建安王王即以上聞勅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充徧抽捨金貝摺取成畢初僧祐未至一日寺僧慧遠夢見黑衣大神翼從甚壯立于龕所商畧分數至明旦初祐律師至其神應若此初僧護所創鑿龜過淺乃鑿入五丈更施頂髻及身相尅成鑿磨將畢夜中忽當卍字處色赤而隆起今像卍字處猶不施金薄而赤色存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築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衆基業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並提挾香華萬里來集供施往還軌迹填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消瘳王後改封今之南平是也右一論出梁高僧傳

房一本作

還一本作

精一本作

復下一本有誤字  
日四一本  
作時日

讀一本作

初見兩人手把文書戶前而立曰官須見師俛仰之間乃與俱往狀如乘空足無所涉到一大園七寶樹林端嚴如畫二人送達便辭而退幹獨入園東西極目但見林地山池無非珍寶焜煌亂目不得正視樹下花座或有人坐或無坐者忽聞人喚云盤幹汝來此耶尋聲就之乃慧遠法師也禮訊問曰此為何所答曰是兜率陀天吾與僧休同生於此次吾南坐上者是休法師也遠與休形並非本身頂戴天冠衣以朱紫光輝絕世但語聲似舊依然可識又謂幹曰汝與我諸弟子後皆生此矣因得覺悟重增故業端然觀行絕交人物至大業三年禪定初成勅召為道場上座僧徒一盛匡救有叙至於八年於本房內所患漸重將欲終卒目睛上視不與人對久之乃垂顏如常日沙門董真問疾因見是相幹謂真曰向見青衣童子二人來召相逐而去至兜率天城外未得入宮若翹足舉望則見城中寶樹華蓋若平立即無所見也傍侍疾者向舉目者是其相矣真曰若即住彼大遂本願幹曰天樂非久終墜輪迴華嚴藏海是所圖也不久氣絕須臾復甦真問何所見耶幹曰見大水徧滿華如車輪幹坐其上所謂足矣尋爾便卒定武德初也以大業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本寺春秋七十有八

唐西京淨影寺釋善胃俗姓淮氏瀛州人也通敏易悟極閑談激機辯為心美譽聞徹於仁壽末年奉勅置塔送舍利于梓州牛頭山華林寺嚴翠將達感豬八頭突倒墜下從行至館



佛一本作

驅逐乃走還來如故。漸至城治。黑蜂四枚形甚壯偉。隨羣旋轉數匝便去。既至州館。夜放光明。徹屋上。如火焰發。食頃方滅。又掘塔基入深丈餘。正當函處。得古甕瓶。無蓋有水清澄香美。乃用盛於函內。寺九層浮圖。從西南角第二級放光。上照相輪。如五石變。黃赤如火。其久方隱。又堂內彌勒佛亦放眉間紫光。并二菩薩亦放赤光。通照寺院。前後七度衆人同見。除不來者。武德三年八月內。終於本寺。春秋七十有一。右此二輪出。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十六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十七

敬佛篇第六之五 敬法篇第七

普賢驗

今入末法作觀者帶故經不錄且述四驗

宋路昭太后

宋沙門釋道温

宋沙門釋道環

齊沙門釋普明

宋路昭太后。大明四年。造普賢菩薩。乘寶臺白象。安於中興禪房。因設講于寺。其年十月八日。齋畢解坐。會僧二百人。于時寺宇始構。帝甚留心。輦蹕臨幸。旬必數四。僧徒勤整。禁衛嚴肅。爾日僧名有定。就席久之。忽有一僧預于坐次。風貌秀舉。闔堂驚矚。齊主與語。往還百餘言。忽不復見。列筵同覩。識其神人矣。

宋大明年中。有寺統法師。名道温。居在秣陵縣。既見皇太后。獻璧冲明。聖符幽浴。滌思淨場。研襟至境。固以盛藻震中。事靈梵表。迺創思銘。斷抽寫神華。摸造普賢。來儀盛像。寶傾宙珍。妙盡天飾。所設講齋。訖。今月八日。暇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數無盈減。轉經將半。景及昆吾。忽覩異僧。預于座內。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衆矚目。莫有識者。齊主問曰。上人何名。答曰。名慧明。問住何寺。答云。來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闔堂驚魂。徧筵肅慮。以爲明祥。所

來一本作

佛一本作



銀一本作  
浴一本作

常一本作  
常一本作

常一本作  
常一本作

常一本作  
常一本作

開一本作  
閉一本作  
本作無

資幽應攸開。紫山可觀華臺不遠。蓋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所殉。發石開泉。况帝德涵  
運皇功。懋洽仁洞。乾遐理暢。冥外故上王。盛士尅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意  
若曰。陛下慧燭海縣。明華日月。故以慧明爲人名。繼天興祚。式垂無疆。故以天安爲寺。稱神  
基彌遠。道政方凝。九服譟泰。萬彙齊悅。謹列言屬。縣以詮天休。  
宋沙門釋道環。扶風好時人也。本姓馬氏。學業淳粹。弱齡有聲。元嘉二年九月在洛陽。爲人作  
普賢齋。道俗四十許人。已經七日。正就中食。忽有一人。袴褶乘馬。入至堂前。下馬禮佛。環謂  
常人。不加禮異。此人登馬。揮鞭。忽失所在。便見赤光。赫然竟天。良久而滅。後三年十二月。在  
白衣家。復作普賢齋。將竟之日。有二沙門。容服如凡。直來禮佛。衆中謂是常僧。不甚尊仰。聊  
問何居。答曰。住在前村。時衆白衣。有張道。覺其有異。至心禮拜。沙門出門。行可數十步。忽有  
飛塵。直上衝天。追目此僧。不復知所。環以七年。與同學來遊京師。時司空何尙之。始搆南澗  
精舍。環寓居焉。夜中忽見四人。乘一新車。從四人。傳教來在屋內。呼與共載。道環驚其夜至。  
疑而未言。因眼闔。不覺昇車。俄而至郡。後沈橋。見一貴人。著帙被。發布單衣。坐牀。彌微形似  
華蓋。鹵簿從衛。可數百人。悉服黃衣。見環。驚曰。行般舟道人。精心遠詣。旨欲知其處耳。何故  
將來。卽遣人引送。環還至精舍。門外失所。送人門閉如故。扣喚久之。寺內諸僧咸驚。相報告。  
開門內之。視所住房。戶猶故。關之。冥祥記。

齊上定林寺有釋普明。姓張臨渭人。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布衣。以懺誦爲業。誦法華維摩  
二經。及誦誦之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誦維摩經。  
亦聞空中唱樂。又善神呪。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真。妻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悶絕。俄見  
一物如狸。身長數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愈。明嘗行水傍。祠巫覡。自云。神見之。皆奔走。以宋  
孝建中卒。春秋八十有五。右此一驗出。

觀音驗 卷引二十驗

秦尙書徐義

秦居士畢覽

晉沙門竺法義

晉沙門竺法純

晉沙門釋開遠

晉居士郭宣

晉居士潘道秀

晉居士樂荀

晉沙門釋法智

晉南公子

晉沙門道泰

晉居士孫道德

晉居士劉度

晉居士寶傳

晉沙門竺法純

宋居士張興

宋居士宋瑛

魏沙門釋道泰

晉南公子  
大統布木  
遺卷一條  
無

晉居士寶  
傳次流布  
木竺法純  
一條無



魏居士孫敬德

魏沙門釋法力

秦徐義者高陸人也。少奉法。為符堅尙書。堅末兵革蜂起。賊獲義。將加戮害。乃埋其兩足。編髮於樹。夜中專念觀世音。有頃得眠。夢人謂之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守防之士。並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髮既解。足亦得脫。因而遁去。百餘步。隱小叢草。便聞追者交馳。火炬星陳。互繞此叢。而竟無見者。天明。賊散歸。投鄴寺。遂得免云。

秦畢覽東平人也。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單馬逃竄。虜追騎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既得免脫。因入深山。迷感失道。又專心誦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遂得還路。安隱至家。

晉始寧山有竺法義。晉興寧中沙門。遊乃乘輿。尤善法華。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念觀世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痛便病愈。傅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無間。說觀世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

晉沙門竺法純。山陰顯義寺主也。晉元興中起寺行。積至上閩。諸買材。路經湖道。材主是婦人。而應共至材所。准許價直。遂與同船俱行。既入大湖。日暮。暴風波浪如山。純船小水入命。在瞬息。念值行無福。忽遇斯災。又與婦人俱行。其以因懼。乃一心誦觀世音經。俄有大舟流。經純。適時既入。夜行旅已絕。純自惟念不應有此流船。疑是神力。既而共渡。乘之。而此小船應時即沒。大舟隨波鼓。俄得達其岸也。

晉沙門釋開達。隆安二年登。盤探甘草。為羌所執。時年大飢。羌胡相瞰。乃置達柵中。將食之。先在柵者十有餘人。羌日夕烹。唯達尚存。自達被執。便潛誦觀世音經。不懈乎心。及明日。當見瞰。其晨始曙。忽有大虎。徑逼群羌。奮怒號吼。羌各駭怖。逃走。虎乃前。斂柵木。得成小闕。可容人過。已而徐去。達初見虎。較柵必謂見害。既柵穿而不入。心疑其異。將是觀世音力。計度諸羌未應便及。即穿柵逃走。夜行。獲伏。遂得免脫。

晉郭宣之。太原人也。義熙四年。為楊思平。梁州府司馬。楊以輒害范元之等。被法。宣亦同執。在獄。唯一心誦向觀世音菩薩。後夕將眠之際。忽親親菩薩。光明照獄。宣瞻觀。禮拜祈請。誓願久之。乃沒。俄而宣之獨被。思放。既釋。依所見形。製造圖像。又立精舍焉。後為零陵。衡陽。卒官。

晉潘道秀。吳郡人。年二十餘。為軍料主。北為征固。既而軍小失利。秀竄逃。被掠。經數處。作奴。俘虜異域。欲歸。無因。少信佛法。常至心念觀世音。每夢寐。輒見像。後既南奔。迷不知道。於窮山中。忽親真形。如今行像。因作禮。禮竟。豁然不覺失之。乃得還路。遂歸本土。後精進彌篤。年垂六十而亡。

晉樂荀。不知何許人也。少奉法。嘗作福富平令。先從征虜。循值小失利。舫遭火。垂盡。賊亦交。

無聞一本  
作而聞  
上開法一  
本作開上  
二字  
清上一本  
有泛字

徑一本作  
蓋○開一  
本作開

放一本作  
敵○後下  
一本無為  
字

葡一本作  
荀次亦同



體一本作

逼正在中江風浪駭目。苟恐怖分盡。猶誦念觀世音。俄見江中有一人。挺然孤立。腰與水齊。上。苟心知新念有感。火賊已切。便投水就之。體既浮涌。脚似履地。尋而大軍遣船迎接。敗者遂得免濟。

徑一本作

晉沙門釋法智。為白衣時。嘗獨行至大澤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絕。便至心禮誦觀世音。俄然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遺莖者。唯法智所處容身不燒。於是始乃敬奉大法。後為姚興將從征。索虜軍退。失馬落在園裏。乃隱溝邊荆棘叢中。正得蔽頭。復念觀世音。心甚勤至。隔溝人遙喚。後軍指令殺之。而軍過搜覓。輒無見者。徑得免濟。後遂出家。

子一本作

晉南公子敖。始平人也。戎新平城。為乞伏慮兒長樂公所破。合城數千人皆被誅害。子敖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觀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群刃交下。或高或低。持刀之人忽疲倦。四支不隨。爾時長樂公親自臨刑。驚問之。子敖聊爾答云。能作馬鞍。乃令原釋。子敖亦不知所以。作此言時。後遂得通逸。造小形像。貯以香函。行則頂戴云。

此傳流布本無疑與下魏常山衡唐精舍釋道泰同專異傳

晉沙門釋道泰。常山衡唐精舍僧也。晉義熙中。嘗夢人云。君之年命當終六七。泰年至四十二。便遇篤病。慮必不濟。悉以衣鉢之資。厚為福施。又歸誠屬念。稱誦觀世音。晝夜四日。勤心不替。時所坐牀前垂帷。忽於帷下見人跨戶而入。足趺金色。光明照屋。泰乃褰帷。遽視奄然而滅。驚欣交萃。因大流汗。即覺體輕。所患平差。

木一本作

晉孫道德。益州人也。奉道祭酒。年過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門謂德。必願有兒。當至心禮誦觀世音經。此可冀也。德遂罷不事道。單心投誠。誦觀世音。少日之中。而有夢應。婦即有孕。遂以產男云。

木一本作

晉劉度。平原遼城人也。鄉里有一千餘家。並奉大法。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值虜主木未時。此縣嘗有通逃。未大怒。欲盡滅一城。眾並兇懼。分必殄盡。度乃潔誠。率眾誦命觀世音。頃之未見物。從空中下。繞其所住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使人讀之。未大歡喜。用省刑戮。於是此城即得免害。

類下一本

晉竇傳。者河內人也。永和中。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呂護。各權部曲。相與不和。傳為昌所用。作官長。護遣騎抄擊。為所俘執。同伴六七人共繫一獄。鎖械甚嚴。尅日當殺之。沙門支道山時在護營中。先與傳相識。聞其執厄。出至獄所。候視之。隔戶共語。傳謂山曰。今日困厄。命在漏刻。何方相救。山曰。若能至心歸請。必有感應。傳先亦頗聞觀世音。及得山語。遂專心屬念。晝夜三日至誠自歸。觀其鎖械。如覺緩解。有異於常。聊試推盪。離然離體。傳乃復至心曰。

類一本作 類亦同 類上一本 有今字 激一本作

蒙哀祐。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無心獨去。觀世音神力普濟。當令俱免。言畢。復牽挽餘人。皆以次解落。若有割剔之者。遂開戶走出。於響激之間。莫有覺者。便踰城徑去。時夜已向曉。行四五里。天明不敢復進。共逃隱一榛中。須臾覺失囚。人馬絡繹。四出尋捕。焚草踐林。無



成佳一本  
作感皆

此條流布  
本無疑與  
上善沙門  
竺法純同  
專異傳

符一本作  
扶

不至徧傳所隱一畝許地終無至者遂得免還鄉里敬信異常成佳奉法道山後過江為  
 謝居士數具說其事右十四論  
 晉山陰顯義寺時有竺法純未詳何人少出家止山陰顯義寺苦行有德善誦古維摩經晉  
 元興中為寺上闍者買故屋暮還於湖中遇風而船小將沒純唯一心懇觀世音口誦不輟  
 俄見一大流船乘之獲免至岸訪船無主須臾不見道俗咸歎神感後不知所終右一論出  
果高僧傳  
 宋張興者新興人也頗信佛法嘗從沙門僧融曇翼時受八戒與嘗為劫所引夫得走逃妻  
 坐繫獄掠笞積日時縣失火出囚路側會融翼同行經過囚邊妻驚呼聞梨何以賜救融曰  
 貧道力弱無救如何唯宜勤念觀世音庶獲免耳妻便晝夜祈念經十許日於夜夢一沙門  
 以脚踏之曰咄咄可起妻即驚起鉗鎖桎梏躍然俱解便走趣戶戶時猶閉警防殊嚴既無  
 由出慮有覺者乃還著械尋復得眠又夢向沙門曰戶已開矣妻覺而馳出守備者並已惛  
 睡妻安步而去時夜甚闇行可數里卒值一人妻懼辟地已而相訊乃其夫也相符悲喜夜  
 投僧翼翼藏匿之因遂得免時元嘉初也  
 宋琰稚年在交趾彼土有賢法師者道德僧也見授五戒以觀世音金像一軀見與供養形  
 製異今又非甚古類元嘉中作銘錫殊工似有真好琰奉以還都時年在歸亂與二弟常盡  
 勤至專精不倦後治改弊廬無屋安設寄京師南澗寺中于時百姓號鑄錢亦有鑄毀金像

善始一本  
作善始

符一本作  
軒

以充鑄者時像在寺已經數月琰晝寢夢見立于座隅意甚異之時日已暮即馳迎還其夕  
 南澗十餘軀像悉遇盜亡其後久之像於隱幕間放光顯照三尺許地金輝秀起煥然奪目  
 琰兄弟及僕役同親者十餘人于時幼小不即題記比加撰錄忘其日月是宋大明七年秋  
 也至泰始末琰移居烏衣周旋僧以此像權寓多寶寺琰時暫遊江都此僧仍適荆楚不知  
 像處垂將十載常恐神寶與因俱絕宋升明末遊蹟峽表經過江陵見此沙門迺知像所其  
 年琰還京師即造多寶寺訪焉寺主愛公云無此寄像琰退慮此僧孟浪將遂失此像深以  
 惆悵其夜夢人見語云像在多寶愛公忘耳當為得之見將至寺此人手自開殿見像在殿  
 之東衆小像中的的分明詰且造寺具以所夢請愛公愛公乃為開殿果見此像在殿之東  
 如夢所親遂得像還時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像今常自供養庶必永作津梁修復其事  
 有感深懷泐此微觀綴成斯記夫鏡接近情莫險儀像瑞驗之發多自此興經云銘斷圖積  
 類形相者爰能行動及放光明今西域釋迦彌勒二像暉用苦冥蓋得相乎今華夏景措神  
 應亟著亦或當年羣生因會所感假憑木石以見幽異不必尅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沈石浮  
 深寔闢吳之化度金瀉液用紆彭宋之禍其餘餘示繁方雖難曲辯率其大哲允歸目從  
 若夫經塔顯効旨證亦同事非殊貫故繼其末右二論出  
冥詳記  
 魏常山衛唐精舍釋道泰元魏末人夢人謂曰爾至某年當終於四十二矣泰寤懼之及至

按法苑珠林卷第七

六十



其年遇病甚憂。悉以身資爲福。有友人曰。余聞供養六十二億菩薩。與一稱觀音。福同無異。君何不。至心歸依。可必增壽。泰乃感悟。遂四日四夜專精。不絕。所坐帷下。忽見光明。從戶外而入。見觀音足趺。踞間。金色朝照。語泰曰。汝念觀世音耶。比泰褰帷。頃便不復見。悲喜流汗。便覺體輕。所思悉念。聖力所加。後終延年。

經一本作

三段一本  
作二段

魏天平年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造觀音像。自加禮敬。後爲劫賊所引。不勝拷楚。安招其死。將加斬決。夢一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經千遍。得脫。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刑滿千。刀斫自折。以爲三段。皮肉不傷。三換其刀。終折如故。視像。項上有刀三迹。以狀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勅寫其經。廣布於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自晉宋梁陳秦趙國。國分十六時。經四百。觀音地藏彌勒彌陀。稱名念誦。獲得救者。不可勝紀。具諸傳錄。故不備載。  
魏末魯郡釋法力。未詳何人。精苦有志。勤營塔寺。欲於魯郡立精舍。而材不足。與沙彌明琛。往。上谷乞麻。一載將還。行空澤中。忽遇野火。車在下風。恐無得免。法力倦眠。比寤而火勢已及。因舉聲稱觀。未遠。稱世音。應聲風轉。火焰尋滅。安隱還寺。又有沙門法智。本爲白衣。獨行大澤。猛火四面。一時同至。自知必死。乃合面於地。專稱觀音。怪無火燒。舉頭看之。一澤之草。纖毫並燼。唯智所伏。僅容身耳。因此感悟。捨俗出家。又沙門道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爲二劫。所得縛繫在樹。將欲殺之。唯念觀音。守死不輟。引刀展斫。皆無傷損。劫賊怖走。集因得脫。又

經一本作

沙門法禪。山行逢賊。危欲害之。唯念觀音。挽弓射之。放箭不得。賊遂歸。賊投弓於地。知是神人。怖捨逃逝。右三輪出  
唐高僧傳

頌曰

釋化能仁 觀機降天 衆聖之上 寔爲帝先 交養怡和 濯粹沖淵  
慈誨含饒 善誘中玄 恩舒慧炬 燭我宵征 隨機變化 孰識其年  
望之霞舉 卽亦雲津 感之以形 悼之以神 三乘既弘 雙林遺身  
假唱泥洹 正法常真

與一本作

經一本作  
然一本作

敬法篇第七 此有六部

述意部 聽法部 求法部 感福部 法師部 謗罪部  
述意部第一

然一本作

蓋聞寂滅不動。是則無象無言。感而遂通。所以有名有教。是以一四之句。離聞三千之火。易入。庶使凝寒。靜夜朗月。長宵獨處。空閑吟誦。經典吐納。宮商文字。分明言味。流美詞韻。相屬。適乘人心。利生物善。足使幽靈欣躍。精神悅豫。久習純熟。文義洞曉。敬心殷誦。至誠冥感。信知受持。一偈福利。弘深。書寫一言。功超數劫。是以迦葉頂受。摩竭剝皮。薩陀心樂。無辭灑血。此是甘露之初門。入道之終德也。



聽法部第二

如付法藏經云。佛言。一切衆生欲出三界生死大海。必假法船。方得度脫。法爲清涼除煩惱。熱法。是妙藥能愈結病。法是衆生眞善知識。作大利益。濟諸苦惱。所以然者。一切衆生志性無定。隨所染習。近善則善。近惡則惡。若近惡友。便造惡業。流轉生死。無有邊際。若近善友。起信敬心。聽受妙法。必能令離三塗苦惱。由此功德。受最勝樂。華氏國王有一白象。能滅怨敵。若人犯罪。令象蹋殺。後時象廐爲火所燒。移象近寺。象聞比丘誦法句經。偈云。爲善生天。爲惡入淵。象聞法已。心便柔和。起慈悲心。後付罪人。但以鼻嗅舌舐而去。都不肯殺。王見斯已。心大惶怖。卽召諸臣共謀此事。智臣白王。此象近寺。必聞妙法。是故爾耳。今可移近屠肆。處繫。王用其言。象見屠殺。惡心猛熾。殘害更增。是以當知。一切衆生志性無定。畜生尙爾。聞法生慈。見殺增害。豈况於人而不染習。是故智者宜應覺知。見惡須棄。親善宜近。勤聽經法。又於往昔有婆羅門。持人鬪。其數甚多。詣華氏城中。徧行街賣。經歷多時。都無買者。時毀羅門極大。瞋惡高聲罵言。此城中人愚癡闇鈍。若不就我。我鬪者。我當與作惡名聞也。爾時城中諸優婆塞。聞長毀謗。便將錢買。卽以銅筋貫穿其耳。若微過者。便與多價。其半微者。與價漸少。都不通者。全不與直。婆羅門言。我此鬪。皆悉無異。何故與價差別不等。優婆塞言。前微過者。此人生時聽受妙法。智慧高勝。實其如此。相與多價。其半微者。雖聽經法。未嘗分別。故與少直。全不通者。此人往昔都不聽法。故不與價。時優婆塞持此鬪。往至城外起塔。供養。命終之後。悉得生天。以是因緣。當知妙法有大功德。此優婆塞以聽法人。鬪起塔。而供養之。尙得生天。況能至心聽受經法。供養恭敬。持經人者。此之福報。實難窮盡。未來必當成無上道。是故智者欲得無上安隱快樂。應當至心勤聽經法。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須達長者。信敬佛法。爲僧檀越。衆僧所須。一切供給。須達家內有二鸚鵡。一名律提。二名除律提。稟性黠慧。解人言語。見比丘來。先告家內。令出迎逆。阿難後時到長者家。見鳥聽。默爲說四諦苦樂滅道。門前有樹。二鳥聞法。飛向樹上。歡喜。爾時夜在樹宿。野狸所食。緣此善根。生四天王。盡彼天。壽生切利天。切利壽盡。生夜摩天。夜摩壽盡。生兜率天。兜率壽盡。生化樂天。化樂壽盡。生於第六他化自在天。他化壽盡。還生化樂。如是次第。還復下。至四天王天。四天壽盡。還復上。至他化自在天。如是上下。經於七返。生六欲天。自恣受樂。極天之壽。而無中天。後時命終。來生人中。出家修道。得辟支佛。一名曇摩。二名脩曇摩。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有一比丘。林中誦經。音聲雅好。時有一鳥。聞法。敬愛在樹。而聽。時爲獵師。所射。命終。緣此善根。生切利天。面貌端正。光相炳然。無有倫匹。自識宿命。知因比丘。誦經。聽法。得生此中。卽持天華。到比丘所。禮敬問訊。以天香華。供養比丘。比丘具問。知其委曲。卽命令坐。爲其說法。得須陀洹。既得果已。還歸天上。禽鳥聽法。尙獲福報。無邊。豈况於人。信心聽法。寧無善報。

信一本作

四天王一本作四王

天

別故與少直。全不通者。此人往昔都不聽法。故不與價。時優婆塞持此鬪。往至城外起塔。供養。命終之後。悉得生天。以是因緣。當知妙法有大功德。此優婆塞以聽法人。鬪起塔。而供養之。尙得生天。況能至心聽受經法。供養恭敬。持經人者。此之福報。實難窮盡。未來必當成無上道。是故智者欲得無上安隱快樂。應當至心勤聽經法。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須達長者。信敬佛法。爲僧檀越。衆僧所須。一切供給。須達家內有二鸚鵡。一名律提。二名除律提。稟性黠慧。解人言語。見比丘來。先告家內。令出迎逆。阿難後時到長者家。見鳥聽。默爲說四諦苦樂滅道。門前有樹。二鳥聞法。飛向樹上。歡喜。爾時夜在樹宿。野狸所食。緣此善根。生四天王。盡彼天。壽生切利天。切利壽盡。生夜摩天。夜摩壽盡。生兜率天。兜率壽盡。生化樂天。化樂壽盡。生於第六他化自在天。他化壽盡。還生化樂。如是次第。還復下。至四天王天。四天壽盡。還復上。至他化自在天。如是上下。經於七返。生六欲天。自恣受樂。極天之壽。而無中天。後時命終。來生人中。出家修道。得辟支佛。一名曇摩。二名脩曇摩。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有一比丘。林中誦經。音聲雅好。時有一鳥。聞法。敬愛在樹。而聽。時爲獵師。所射。命終。緣此善根。生切利天。面貌端正。光相炳然。無有倫匹。自識宿命。知因比丘。誦經。聽法。得生此中。卽持天華。到比丘所。禮敬問訊。以天香華。供養比丘。比丘具問。知其委曲。卽命令坐。爲其說法。得須陀洹。既得果已。還歸天上。禽鳥聽法。尙獲福報。無邊。豈况於人。信心聽法。寧無善報。



有下本

合本一本  
作合笑

既一本作

善見律論云。昔佛在世時。到瞻婆羅國。迦羅池邊。為衆說法。時彼池中有其一蛤。聞佛池邊說法之聲。即從池出入草根下。聽佛說法。時有一人持杖放牛。見佛在坐。為衆說法。即往佛所。欲聞法。故以杖刺地。試着蛤頭。即便命終。生切利天。以福報故。宮殿縱廣十二由旬。與諸天女娛樂。受樂。即乘宮殿。往至佛所。頭頂禮足。佛知故問。汝是何人。忽禮我足。神通光明。相好無比。照徹此間。蛤天人以偈而答。

往昔為蛤身。於水中覓食。聞佛說法聲。出至草根下。有一牧牛人。持杖來聽法。杖刺刺我頭。命終生天上。

佛以蛤天人所說偈。為四衆說法。是時衆中。八萬四千人。皆得道迹。蛤天人得須陀洹果。合掌而去。

求法部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女人。聰明智慧。深信三寶。常於僧次。請二比丘。就舍供養。後時便有一老比丘。次到其舍。年老根味。素無知識。齋食訖已。女人至心求請說法。敷座。頭前閉目靜坐。比丘自知不解說法。趣其泯眼。棄走還寺。然此女人至心思惟。有為之法。無常苦空。不得自在。深心觀察。即時獲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向寺求覓。欲報其恩。然此比丘自審無知。棄他逃走。倍生慚耻。轉復還避。而此女人苦求不已。方自出現。女人見已。具說蒙得道果。因緣。

有下本

時上一本  
有四字

廣供報恩。老比丘聞甚大慚愧。深自冠責。亦復獲得須陀洹果。是故行者應當至心精誠求法。若至心者。所求必獲。涅槃經云。佛言。我念過去。作婆羅門。在雪山中。修菩薩行。時世無佛。亦無經法。時天帝釋觀見菩薩。獨在山中。修諸苦行。即下試之。自變其身。作羅刹像。甚可怖畏。住菩薩前。口說半偈。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說是偈已。遍觀四方。菩薩聞。偈心生歡喜。即從座起。以手舉髮。四向顧視。不見餘人。唯見羅刹。即便往問。大士何處。得是半偈。此半偈。義乃是三世諸佛正道。羅刹答言。汝不須問。我不食來。已經多日。處處求索。了不能得。飢渴苦惱。心亂謬語。非我本心之所知也。菩薩復語。若為我說。是偈竟。我當終身為汝弟子。羅刹答言。汝智太過。但自愛身。都不見念。我今飢逼。實不能說。菩薩復語。汝食何食。羅刹答言。我所食者。唯人暖肉。其所飲者。唯人熱血。菩薩聞已。即語羅刹。但能具足。說是偈竟。我當以身奉施。供養羅刹。答言。誰當信汝。為八字。故棄所愛身。菩薩答言。我今有證。梵釋四王。諸佛菩薩。能為我證。羅刹聞已。勸聽許說。菩薩歡喜。即脫皮衣。為敷法座。白言。和上願坐此座。善為我說。羅刹即說。

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說是偈已。菩薩深思。然後處處。石壁道樹。書寫此偈。竟上高樹。投身而下。未至地時。虛空中。



帶一本作

國語一本  
作助語

有一本作

出種種聲。爾時羅刹還帝釋身。接取菩薩。安置平地。懺悔辭謝。頂禮而去。緣為半偈。捨身因緣。超十二劫。在彌勒前。成無上道。涅槃經云。佛言。我念過去無量無邊那由他劫。此娑婆世界。有佛出世。號釋迦牟尼。為衆生宣說大涅槃經。我於爾時。從善友所。轉聞佛說大涅槃經。心中歡喜。即欲供養。資無財物。遂行賣身。福薄不售。即欲還家。路見一人。而復語言。吾欲賣身。君能買不。其人答言。我家作業人。無堪者。吾有惡病。良醫處藥。應當日服。人肉三兩。卿若能以身肉三兩。日日見給。便當與汝金錢五枚。我時聞已。歡喜語言。思我七日。須我事訖。便還相就。其人答言。聽汝一日。我即取錢。往至佛所。禮已奉獻。然後誠心聽受。是經。我時聞鈍。唯受一偈。

如來證涅槃。永斷於生死。若有至心聽。常得無量樂。

受是偈。已至病人家。雖復日日與肉三兩。以念偈故。不以為痛。日日不應足。滿一月。其人病差。亦平復。我時見身具足平復。即發菩提願。未來世成佛之時。亦願號字釋迦牟尼。以是因緣。今得成佛。又集一切福德。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有一仙人。名曰最勝。住山林中。具五神通。常行慈心。後作是念。非但慈心能濟衆生。唯集多聞。能滅衆生煩惱邪見。能生正見。念已。便詣城邑聚落。處處推求。說法之師。時有天魔來語。仙言。我今有佛所說一偈。汝今若能剝皮為紙。刺血為墨。折骨為筆。書寫此偈。當為汝說。最勝仙人聞已。念言。我於無

堅實一本  
作持妙

乃上一本  
有而字

量百千劫中。常以無事。為他割截。受苦無量。都無利益。我今當捨不堅之身。易堅實法。歡喜踊躍。即以利刀。剝皮為紙。刺血為墨。折骨為筆。合掌向天。請說佛偈。時魔見已。愁憂憔悴。即便隱去。仙人見已。作如是言。我今為法。不惜身命。剝皮為紙。刺血為墨。折骨為筆。為衆生故。至誠不虛。餘方世界。有大慈悲。能說法者。當現我前。作是語。時東方去此三十二剎。有佛國土。名普無垢。其國有佛。號淨名王。忽住其前。放大光明。照最勝身。苦痛即除。平復如故。佛即廣為說。集一切福德。三昧。最勝聞法。得無礙辯。佛說法已。還沒不現。最勝仙人得辯才已。為諸衆生。廣說妙法。令無量衆生。住三乘道。經千歲後。乃命終。生淨名王。普無垢國。由敬法故。今得成佛。佛告淨威。昔最勝者。今我身是。是以當知。若有人能恭敬求法。佛於其人。不人涅槃法。亦不滅。雖在異土。常面覩佛。得聞正法。

感福部第四

如普曜經云。若有賢人。聞是經典。叉手自歸。即捨八事。懈怠之本。成八功勳。何謂為八。一得端正好色。二得力勢強盛。三得眷屬滋茂。四得辯才無量。五學疾得出家。六所行清淨。七得三昧定。八得智慧明。無所不照。若有法師。布座誦經。是經。得八座福。何謂為八。一得長者座。二得轉輪王座。三得天帝座。四得自在天座。五得羅漢座。六得菩薩座。七得如來座。八得轉法輪度脫一切衆生。座。若有法師。願宣是法。有證。歡善。說者。當得八清淨行。何謂為八。一



言行相應無所違失。二口言至誠而無虛妄。三在於衆會真諦無欺。四所言人信不捨遠之。五所言柔順利無難。六其聲悲和猶如哀響。七身心隨時音聲如梵。會中人聞莫不諮受。八音響如佛可衆生心。若有書是經典得八大藏。何謂爲八。一得意藏。未曾妄捨。二所得心藏。無所不解分別經法。三得往來藏。普解一切諸佛經法。四得總持藏。一切所聞皆能識念。五得辯才藏。爲諸衆生願宣經典皆歡喜受。六甚深法藏。將護正法。七道意法藏。未曾斷絕。三寶法教。八奉行法藏。則報遠得無所從生忍。又華嚴經云。善男子。假使有人。以大海等墨。須彌聚筆。書寫此經。一一品。一一法門。一一方便。一一法門。一一句中。義味猶不能盡。又大乘莊嚴論云。諸菩薩於大乘法。有十種正行。一書寫。二供養。三流傳。四聽受。五轉讀。六教他。七習誦。八解說。九思擇。十修習。此十正行能生無量功德。又中邊分別論云。大乘修行有十。一書寫。二供養。三施與他。四若他讀誦。一心聽聞。五自讀。六自如理。取名味句及義。七如道理及名句味顯說。八正心聞誦。九空處如理思量。十已入意爲不退失。故又菩薩藏經云。復次舍利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是經。殷重聽聞讀誦解義。乃至爲他廣分別說。當知是人復得如是十種功德。稱讚利益。何等爲十。一者成就機速慧。二者成就捷辯慧。三者成就猛利慧。四者成就迅疾慧。五者成就廣博慧。六者成就甚深慧。七者成就通達慧。八者成就無著慧。九者常現前見一切如來。既得見已。以清美頌而爲讚歎。十者善能如理請問如來。

又能如理開釋疑難。舍利子是名獲得十種功德。稱讚利益。復次舍利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是經。讀誦解義。乃至爲他廣分別說。當知是人復得如是十種功德。稱讚利益。何等爲十。一者常樂遠離諸不善友。二者常樂親近諸善知識。三者能殺諸魔所有繫縛。四者摧殄諸魔所有軍陣。五者善能訶詆一切煩惱。六者於一切行。心常捐捨。七者違背一切向惡趣道。八者歸向一切趣涅槃道。九者善說一切越度生死清淨之施。十者巧能隨學一切菩薩所行軌則。又能奉行諸佛教勸。如是名爲十種功德。稱讚利益。又涅槃經云。法是佛母。佛從法生。三世如來皆供養法也。又度無極集經云。昔有比丘精進守法。所可輒誦。是般若波羅蜜。其有聞者莫不歡喜。有一小兒。厥年七歲。城外牧羊。遙聞比丘誦經聲。即詣精舍禮拜。聽其經言。時說色空。聞即悟解。便問比丘。應答不可。小兒反爲比丘解說其義。昔所希聞。怪此小兒智慧非凡。時小兒即去。逐牛至山。值一虎害。此小兒命終。生長者家。夫人懷妊。口便能說般若波羅蜜。從朝至夜。初不解息。其長者家怪此夫人。謂呼鬼病。有比丘至舍。聞聲甚喜。比丘報言。此非鬼病。但說尊經。夫人出禮比丘。復爲說法。諸有疑難不能及者。盡爲解說。衆僧歡喜。日月滿足。產得男兒。適生。又手長。說波羅蜜。夫人產已。還復如本。比丘言。眞佛弟子。好養護之。此兒後大當爲一切衆人作師。吾等悉當從其啓受。時兒七歲。道法悉備。舉衆超絕。智度無極。經中誤脫皆爲刪定。兒母所至。輒開化人。長者室家大小五百人。衆皆從。



舊下一本  
有日字

兒學。八萬四千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五百比丘聞兒所說。盡漏意解。志求大乘。得法眼淨。是時兒者。則吾身是。比丘者。迦葉佛是。又舍利弗。處胎經云。母懷舍利弗。母亦聰明。高僧傳云。母懷羅什。令母聰明。舊誦千偈。懷胎已日。得二千偈。初成。須臾。洎果。後得斯陀含果。

法師部第五

如勝天王經云。若有法師流通此經。處此地。即是如來所行。於彼法師當生善知識。心尊重之心。猶如佛心。見是法師。恭敬歡喜。尊重讚歎。又云。我若住世一劫。若減一劫。說是流通此經。法師功德。不能究盡。若此法師所行之處。善男子善女人。宜應刺血灑地。令塵不起。如是供養未足。為多。如來法輪難受持。故又華嚴經云。譬如金翅鳥王。飛行虛空。安住虛空。以清淨眼。觀察大海龍王宮殿。猶勇猛力。以左右翅。搏開海水。悉令兩開。知龍男女。有命盡者。而撮取之。如來應供等正覺。金翅鳥王。亦復如是。安住無礙虛空之中。以清淨眼。觀察法界。諸宮殿中。一切衆生。若有善根。已成熟者。奮勇猛力。止觀兩翅。搏開生死大愛海水。隨其應出。生死海除滅。一切妄想顛倒。安立如來無礙之行。又涅槃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名。生四惡趣者。無有是處。若有衆生一經耳者。悉能滅除一切諸惡。無間罪業。又云。若有衆生一經耳者。却後七劫。不墮惡道。又云。若有能知如來常住。無有變異。或聞常住二字音聲。一經於耳。即生天上。後解脫時。乃能證知。如來常住。無有變異。又華嚴經云。若聞一句。未

舊上一本  
有大字

河上一本  
有日字下  
有日字

曾聞法勝。得三千大千世界珍寶。是菩薩得聞一偈正法。生上財想。勝得轉輪聖王位。又法華經云。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華經。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是人當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百意功德。又涅槃經云。我涅槃後。若有得聞如是。大乘微妙經典。生信敬心。當知是等於未來世。百千億劫。不墮惡道。又云。若有於一河沙佛。所發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愛樂是典。不能為人分別廣說。若有於二河沙佛。所發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正解信樂。受持讀誦。亦不能為人廣說。若有於三河沙佛。所發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乃至書寫經卷。難為他說。未解深義。若有於四河沙佛。所發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典。乃至書寫經卷。為他廣說。十六分中。一分之義。若有於五河沙佛。所發心。乃至於惡世中。為人廣說。十六分中。八分之義。若有於六河沙佛。所發心。乃至於惡世中。為他廣說。十六分中。十二分義。若有於七河沙佛。所發心。乃至於惡世中。為他廣說。十六分中。十四分義。若有於八河沙佛。所發心。乃至於惡世中。書寫經卷。亦勸他人。令得書寫。自能聽受。亦勸他人。令解聽受。如說修行。具足能解。盡其義味。

謗罪部第六

惟今末世。法逐人訛。道俗相濫。傳謬背真。混雜同行。不修內典。專事俗書。縱有抄寫。心不至



一 二本作

般既不護淨又多舛錯。共同止宿或處在門簾。風雨蟲禽都無驚懼。致使經無靈驗之功。誦無救苦之益。寔由造作不般。亦由我人過慢也。故敬福經云。善男子。經生之法不得顛倒。二字重點。五百世中。墮迷惑道中。不聞正法。又大集經云。若有衆生於過去世作諸惡業。或毀於法。或謗聖人。於說法者。為作障礙。或抄寫經法。洗脫文字。或損壞他法。或開藏他經。由此業緣。令得盲報。又大般若經。第四百四佛言。諸善男子。善女人等。書寫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頻申欠味。無端戲笑。互相輕凌。身心躁擾。文句倒錯。迷惑義理。不得滋味。橫事戲起。書寫不終。當知是為菩薩魔事。又大乘蓮華藏經云。受佛禁戒。不護將來。各言我是於大乘。法亦如冥夜。各自說言。我得佛法。受鐵槍地獄。苦事難述。從地獄出。瘡痍聲盲。不見正法。阿難請戒律論云。僧尼白衣等。因讀經律論等行語。手執翻卷者。依切利天。歲數。犯重突吉羅。傍報二億歲。墮鹿中。常被拉脊苦痛難忍。無記戲言。捉經律論。亦招前報。或安經像房堂。簷前者。依切利天。歲數八百歲。犯重突吉羅。傍報二億歲。墮猪狗中。生若得人身。一億歲身常作客。栖屑不得自在。又大品經云。是人毀三世諸佛。一切智起。破法業。因緣集。故無量百千萬億歲。墮大地獄中。是破法人。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若火劫起時。至他方大地獄中。生。在彼間。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彼間若火劫起時。復至他方大地獄中。生。在彼間。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如是徧十方獄。彼間若火劫起。故從彼死。破法業。因緣未盡。故還來。是

今一本作

一 二本作

劫下一大有起字

一 二本作

間。大地獄中。生。在此間。亦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受無量苦。此間火劫。故復至十方他國。土。生畜生中。受破法罪業。苦。如地獄中。說重罪轉薄。或得人身。生盲人。家。生旃陀羅家。生除廁擔死人。種種下賤家。生若無眼。若一眼若瞎眼。無舌無耳無手。所生之處。無佛法。無佛弟子。處生。何以故。種破法業。積集厚故。又涅槃經云。若有不信。是經典者。現世當為無量病苦之所惱害。多為衆生所見。罵辱。命終之後。人所輕賤。顏貌醜陋。資生艱難。常不供足。雖復少得。醜澁弊惡。常處貧窮下賤。誹謗正法。邪見之家。若臨終時。或值荒亂。刀兵競起。帝王暴虐。怨家離隙之所侵逼。雖有善友。而不遭遇。資生所須。求不能得。雖少得利。常為飢渴。唯為凡下之所顧識。國王大臣。悉不齒錄。設復聞其有所宣說。正使是理。終不信受。如是之人。如折翼鳥。不能飛行。是人亦爾。於未來世。不能得至人天。善處。若復有人。能信。如是大乘經典。本所受形。雖復醜陋。以經功德。即便端正。威顏色力。日更增多。常為人天之所樂見。恭敬愛戀。情無捨離。國王大臣。及家親屬。聞其所說。悉皆敬信。若我聲聞弟子之中。欲行第一希有事者。當為世間廣宣。如是大乘經典。善男子。譬如霧露。勢雖欲住。不過日出。日既出。已消滅。無餘。善男子。是諸衆生。所有惡業。亦復如是。住世勢力。不過得見大涅槃。日。是日既出。悉能除滅。一切惡業。又法華經云。若佛在世。若滅度後。其有誹謗。如斯經典。見有誦書持經者。上輕賤憎嫉。而懷結恨。此人罪報。汝今復聽。其人命終。入阿鼻獄。具足一劫。劫盡更生。如是展



生觀上一  
本有如何  
河沙四字

轉至無數劫。從地獄出。當墮畜生。於無數劫。生輒變。諸根不具。告舍利弗。斯經者。若說其罪。窮劫不盡。

陽一本作  
揚一本作  
篇一本作  
鈞均一本作

頌曰  
教傳三藏。慈訓八因。合情普洽。機悟玄津。威陽夏烈。溫柔晞春。枯槁日久。光潤爽神。卷即納福。舒即懸申。思之不巳。惟益惟新。實稱慈父。巧說能仁。周孔老教。孰與陶均。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十七

校法苑珠林卷第十八

感應緣十一引四

真一本作

漢法內傳經驗

晉居士董吉

晉沙門釋道安

魏沙門釋志湛

宋沙門釋慧嚴

齊沙門釋慧寶

陳揚州嚴慈

隋沙門釋法顯

唐沙門釋道積

唐隆州令狐元軌

唐夫人豆盧氏

唐遂州人趙文信

晉居士丁德風

晉居士周瑤

晉沙門釋靜僧

魏沙門五侯寺僧

宋比丘尼釋智通

梁居士何規

隋初揚州僧亡名

隋沙門客僧失名

唐釋遺俗

唐沙門釋曇韻

唐都水使者蘇長

唐遂州縣丞劉弼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麗魏〕

晉居士周闕

晉居士謝敷

魏沙門朱士行

魏太和中內閣官

宋沙門釋慧慶

周高祖武帝

隋沙門釋慧意

隋沙門釋智苑

唐郊南史呵誓

唐益州書生荀氏

唐邢州司馬柳儉

唐洛州人賈道羨

寫俗本文  
作道驗

各州一本  
作洛陽



唐吳郡人陸懷素

唐河內司馬喬卿

唐平州人孫壽

唐鄭州李虔

唐曹州濟陰縣經

漢法本內傳稱漢明帝遣蔡愔秦景王遵等一十八人至天竺國得摩騰法蘭等及佛經像  
 還帝問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騰曰天竺迦毘羅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中心  
 也三世諸佛皆於彼出乃至天龍人鬼有願行力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群生  
 無緣感之佛故不往也佛雖不往光相及歲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  
 聲教而往化也時帝大悅又至漢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六百九十八朝正  
 之次上表請與西域佛道相試優劣勅尚書令宋庠引入告曰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南  
 門立三壇五岳八山諸道士將經三百六十九卷置於西壇二十七家諸子二百三十五卷  
 置於中壇奠食百神置於東壇明帝設行殿在寺門道西置佛舍利及經諸道士等以柴荻  
 火燒壇臨經涕泣曰人主信邪立風失緒敢延經義在壇以火取驗用辨真偽便放火燒經  
 並成煨燼道士等相顧失色有欲昇天入地種種咒術並不能得大生愧伏太傅張衍曰卿  
 今無一可驗宜從西域佛法對髮爾時外道諸善信等于時不答南岳道士費叔才等自憾  
 而死佛之舍利放五色光上空如蓋覆日映衆摩騰法師隨身高飛神化自在于時天雨寶  
 華得未曾有法蘭法師為衆說法開化未聞時司空劉峻京師官庶後宮陰夫人四岳諸山

推一本作  
謂子下  
本有書字

一本作

四岳一本  
作五岳

德真一本  
作德儀次  
皆同○從  
婦下一本  
人字

問之下一  
本有云字

世上一本  
有家字○  
派一本作  
派一本作  
派次亦同

道士呂惠通等一千餘人並求出家帝然可之遂立十寺七寺城外安僧三寺城內安尼後  
 遂廣興佛法立寺轉多迄至于今右此一節出漢法本內傳  
 晉濟陰丁承字德真建安中為凝陰令時北界居民婦詣外井汲水有胡人長鼻深目左過  
 井上從婦乞飲訖忽然不見婦則腹痛遂加轉劇啼呼有頃卒然起坐胡語指塵邑中有  
 數十家悉共觀視婦呼索紙筆來欲作書得筆便作胡書橫行或如乙或如巳滿五紙投著  
 地教人讀此書邑中無能讀者有一小兒十餘歲婦即指此小兒能讀小兒得書便胡語讀  
 之觀者驚愕不知何謂婦教小兒起舞小兒即起翹足以手拊相和須臾各休即以白德真  
 德真召見婦及兒問之當時忽忽不自覺知德真欲驗其事即遣吏齎書詣許下寺以示舊  
 胡胡大驚言佛經中間亡失道遠憂不能得雖口誦不具足此乃本書遂留寫之  
 晉周閔汝南人也晉護軍將軍世奉法蘇峻之亂都邑人士皆東西滅遷閔家有小品一部  
 以半幅八丈素反覆書之又有餘經數卷小品亦雜在其中既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  
 尤惜小品不知在何處中倉卒應去不展尋獲裝回嘆陀不覺小品忽自出外閔驚喜持去  
 周氏遂世寶之今云尙在一說云周嵩婦胡母氏有素書小品素廣五寸而小品一部盡在  
 焉又并有舍利銀雙貯之並緘于深篋永嘉之亂胡母將避兵南奔經及舍利自出篋外因  
 取懷之以渡江東又嘗遇火不暇取經及屋盡火滅得之於灰燼之下儼然如故會稽王道



雲一本作云

子就嵩曾雲求以供養。後嘗題在新渚寺。劉敬叔云。曾親見此經字。如麻大。巧密分明。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經蓋得道僧釋慧則所寫也。或云。嘗在簡靖寺。靖首尼讀誦之。晉董吉者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常齋戒。誦首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吉讀經。所救多愈。同縣何晃者亦奉法士也。咸和中卒。得山毒之病。守困。晃兄惶遽。馳往請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尙未至。吉與期。投中食。比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涉。吉不能。泗運。歎息。坐岸。良久。欲下。不敢渡。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惻然。發心自誓。曰。吾救人若急。不計軀命。尅冀如來大士當照。乃誠。便脫衣。以囊經。戴置頭上。徑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至頸。及吉渡。政著膝耳。既得上岸。失囊經。甚悅。恨進至晃家。三禮懺悔。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沍沍。如有濕氣。開囊視經。尙燥。如故。於是村人一時奉法。吉所西北有一山高峻。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伐降之。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日。中寂然。無聞。民害稍止。後有數人至吉所。語言良久。吉思惟。此客言者非於潛人。窮山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觀。并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遊居所。託君既來止。慮相逆。冒恒懷不安。今欲更作界分。當殺樹為斷。吉曰。僕食此寂靜。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為卿比。願見祐助。鬼答亦復憑君。不見侵尅也。言畢而

政一本作正

所下一本有居字

須一本作頃

有受字

有受字

去。經一宿前。所爇地四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火燒狀。吉年八十七。凶。

晉周瑤者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瑤年十六。便素食持齋。飄飄成具。及須轉經。正月長齋。竟延僧設八關齋。至鄉市寺。請其師竺僧密及支法階竺佛密。令持小品齋日。轉讀。至日。三僧赴齋。忘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經。方憶意甚惆悵。瑤家在阪怡村。去寺三十里。無人。遣取。至人定。燒香訖。舉家恨不得。密益踰。有頃。聞有叩門者。言送小品。瑤愕然。心喜。開門。見一少年。著單快衣。先所不識。又非人時。疑其神異。便長跪。受經。要使前坐。年少不進。斯夜當來聽經。比道人出。忽不復見。香氣遍一宅。中既而視之。乃是密經也。道俗驚喜。密經先在厨中。緘鑰甚謹。遠視其鑰。儼然如故。於是村中十餘家。咸皆奉佛。益敬愛瑤。瑤遂出家。字曇嶽。誦誦衆經。至二十萬言云。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鎮軍將軍韜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隱于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勌。手寫首楞嚴經。當在都白馬寺中。寺為災。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燼。而此經正燒。紙頭界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復驚異。至元嘉八年。河東蒲阪城。中大災火。火自河飛。至不可救滅。虜戍民居。無不盡。唯精舍塔寺。並得不焚。里中小屋。有經像者亦多。不燒。或屋雖焚。毀而於煨燼之下。時得全經。紙素如故。一城歎異。相率敬信。右此五驗。出冥祥記。



至下一本  
無夜字

東下行一  
本作返○  
續下一本  
有經乃放  
光四字○  
即放光下  
一本有較  
若二字○  
道法下一  
本有院字

東晉孝武之前。常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于襄陽。注般若道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的。乃誓曰。若所說不達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也。後十誦律至。遠公云。昔和上所夢。乃是寶頭盧也。於是立坐飯之。遂成永則。

西晉蜀郡沙門靜僧。生小出家。以苦行。致目為蜀三賢寺主。誦法華經。尋常山中誦經。時至夜。每感虎來。隨前。聽部訖。乃去。常至。誦詠。輒見左右四人為侍。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勵。遂終其業云。

前魏廢帝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者。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以此年往西域。尋求獲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行。士行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貝葉經。投火。一無所損。舉國敬異。便放達。東夏。即放光經是也。年八十亡。依法火焚。而屍不壞。道俗異之。乃具咒曰。若真得道法。應毀壞。便應聲摧碎。遂收而起塔焉。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人頭山。遠谷中。街草寺。省事少。言人鳥不亂。讀誦法華。人不測其素業。將終時。神僧寶誌謂梁武曰。北方街草寺。須陀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也。無惱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人也。還葬山中。後發看之。唯舌如故。乃為立塔表之。今塔存焉。鳥獸不敢踐踐汗之。

荆一本作  
形○讀下  
一本有體  
字○後一  
本作原

雷一本作

原南委一  
本作群用

後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為常業。初死。棺殮。隕下。後收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並枯。唯舌不朽。

齊武陵世并東看山人。掘見土。黃白。又見一物。狀如兩唇。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帝問道俗。沙門法尚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也。誦滿千遍。其徵驗矣。乃集持法華者。圍繞誦經。纔始發聲。此靈唇舌一時鼓動。同見毛豎。以事奏聞。乃石函藏之。右六輪出梁高僧傳并雜錄記

後魏高祖太和中。代京內閣官。自慨刑戮。奏乞入山修道。恩勅許之。乃資華嚴。晝夜讀。懺悔不息。一夏不滿。至六月末。髮鬚生。得丈夫相。以狀奏聞。帝大敬重之。於是國中皆敬華嚴。後尊常日。見後錄卷之三

宋釋慧嚴。京師東安寺僧也。理思諧暢。見器道俗。皆嫌大涅槃經。文字繁多。遂加刊削。成就數卷。寫兩三通。以示同好。因寢寤之際。忽見一人。身長二丈餘。形氣偉壯。謂之曰。涅槃經。衆藏之宗。何得以君。瑣思輕加斟酌。嚴悵然不釋。猶以發意。苟覓多知。明夕將臥。復見昨人。甚有怒色。謂曰。遇而知改。是謂非過。昨故相告。猶不已乎。此經既無行理。且君禍亦將及。嚴驚覺。失厝。未及申旦。便馳信求還。悉燒除之。廬外精舍。釋道儼具所詰問。

宋尼釋智通。京師簡靜尼也。年貌姝少。信道不篤。元嘉九年。師死。罷道。嫁為魏郡梁犀甫妾。生一男。年大七歲。家甚窮貧。無以爲衣。通為尼時。有數卷素。無量壽法華等經。悉練持之。以



一本作

衣其兒居一年而得病恍惚驚悸竟體剝爛狀如火瘡有細白蟲日去升餘礎痛煩毒晝夜  
號叫常聞空中語云壞經為衣得此劇報旬餘而死右二輪出  
宋廬山有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淨有戒行誦法華經十地思益維摩  
每夜吟誦常聞暗中有彈指讚歎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  
浪中如有人牽之儻忽至岸於是驚屬彌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二

一本作

齊太原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得二百卷德優先達時共知聞以齊武平三年從井向鄒行  
適艾州失道尋徑入山暮宿巖下室似人居迥無所見寶端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銜枝懸  
磬去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章衣從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為有俗氣寶即具述設敬與  
共官議問寶云即今何姓統國答曰姓高氏號齊國寶問曰尊師山居早晚曰吾後漢時來  
長老得何經業寶持己誦博願以自矜山僧曰修業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為誦之寶曰樂  
聞華嚴僧即少時誦之便度聲韻諧暢非世所聞更令誦餘經率皆如此寶驚歎曰何因大  
部經文儻然即度報曰汝是有作心我是無作心夫忘懷於萬物者彼我自得了寶知為異  
神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中利養召汝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住亦無補至晚捨去寶返  
尋行跡不知去處寶自躬責為人後建鄴教之右二輪出  
梁有廣州南海郡人何規以歲次協洽月呂黃鍾天監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採藥於豫章

一本作

胡翼山幸非放子逐臣乃類尋仙招隱登峯十所里屑若有來將循曲陌先限清澗或如止  
水乍有潔流方從揭厲且就褰攪未濟之間忽不自覺見澗之西隅有一長者語規勿渡規  
於時即留其人面色正青徒跣捨屣年可八九十而已皺斂長五六寸髮半於鬚耳聾過  
於眉眉皆下被眉之長毛長二三寸隨風相靡唇色甚赤語響而清手爪正黃指毛亦長二  
三寸著布帔下緒布泥洹僧手提書一卷遙投與規規即奉持望禮三拜語規可以此經與  
安安王兼言王之姓字此經若至宜作三七日慶齋若不曉齋法可問下林寺副公副法師  
者戒行精苦恬憍無為遺嗜欲等豪賤疏葢自充禪寂無怠此長者言畢便去行十餘步間  
忽然不覩規開示卷內題名為慧印三昧經經旨以至極法身無相為體理出百非義逾名  
相寂同法相妙等真如其言其慧照此理有若全印心冥凝寂故以三昧為名見梁朝僧祐律師  
師弘明集錄也

一本作

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中忽見空中如因大者有五六一飛上空中極目不見全為一段  
隨風飄飄上下朝宰立望不測是何久乃翻下墮上土墻視乃是大品經之十三卷  
陳揚州嚴恭者本是泉州人家富於財而無兄弟父母愛慕言無所達陳太建初恭年弱冠  
請於父母願得五萬錢往揚州市易父母從之恭船載物而下去揚州數十里江中逢一船  
載齋將詣市賣之恭念齋當死因請贖之謂齋主曰我正有五萬錢願以贖之齋主喜取錢  
付齋而去恭盡以齋放江中而空船詣揚州其齋主別恭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



在家昏時有烏衣客五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五萬付恭父母曰公見楊州附此錢一歸願依  
 數受也父怪愕恭死因審之客曰兒無恙但不須錢故附歸耳恭父受之記是本錢而皆小  
 濕留客為設食客止明且辭去後月餘日恭還家父母大喜既止而問附錢所由恭答無之  
 父母說客形狀及付錢月日乃贖龜之日於是知五十客皆所贖龜也父子驚歎因共往揚  
 州起精舍專寫法華經遂徙家向揚州其家轉富大起房廊為寫經室莊嚴清淨供給豐厚  
 書生常數十人揚州道俗共相崇敬號為嚴法華嘗有親知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貸  
 者受錢以船載歸中路船傾所貸之錢落水而船沒人不被溺是日恭入錢庫見一萬錢濕  
 如新出水恭甚怪之後見前貸錢人乃知濕是所貸者又有商人至官亭湖於神廟所祭酒  
 食并上物其夜夢神送物還之謂曰情君為我持此錢奉嚴法華以供經用且而所上神物  
 皆在其前於是商人歎異送達恭處而倍加厚施其後恭至市買經紙少錢忽見一人持錢  
 三千授恭曰助君買紙言畢不見而錢在其怪異如此非一開皇末恭死子孫傳其業隋季  
 盜賊至江都皆相與約勿入嚴法華里里人賴之獲全其家至今寫經不已州邑共見京師  
 人士並悉知委右一驗出  
 隋開皇初有楊州僧忘其本名誦通涅槃自矜為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彌誦觀世音經二  
 俱暴死心下俱暖同至閻羅王所乃處沙彌金高座甚恭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不重

初一本作

事訖勘問二俱餘壽皆放還彼涅槃僧情大恨恨特所誦多問沙彌住處於是兩辭各蘇所  
 在彼從南來至岐州訪得具問所由沙彌言初誦觀音別衣別所燒香咒願然後乃誦斯法  
 不怠更無他術彼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救忘而已古人遺言多惡  
 不如少善於今取驗悔往而返

果下一本有附字

隋襄州景空寺釋慧意俗姓李臨原人南投於梁興仙城山慧命同師尋討心要專習定業  
 後住景空於聰師舊堂綜業常住不事燈燭晝夜常明有鄉人信不信乃請別院百日行道每  
 夜潛往伺之舉家同見禪室大明鄉人信伏率師受戒開皇初卒預知其終端坐而化又襄  
 陽開皇有法永禪師欲終七日七夜聞音樂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向繖蓋山上露坐有同  
 寺全律師臨屍曰願留神明待至七日滿至期全亡送屍永側永屍颯然摧變又有岑闍梨  
 姓楊臨原人於寺西繖蓋山泉造誦經堂每誦金光明經感得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悉  
 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內鼠百餘頭皆馴遶爭來就人鼠有病者岑  
 師以手摩持並皆愈之與同衆沙門智曉交頤招集禪徒自行化俗供給定學自知終日急喚  
 汰禪師付囑上佛殿禮辭徧寺衆僧咸乞歡喜於禪居寺大齋日將散謂岑曰往兜率天聽  
 般若去岑曰弟但前去我後七日即來其夜三更坐亡至四更職神徧學寺寺相去十里至  
 汰禪師牀前其明如晝云曉欲遠逝故來相別不得久住汰送出三重門外別訖來入房中

岑曰一本作汰曰次亦同



學後一本  
作法後

踞牀。忽然還暗。呼弟子問云。聞師與人語。取火通照三門。並閉。方悟曉之神力。出入無間。即遣往問果云。已逝。岑後七日。無何坐終。其體全成無縫。故知凡聖同居事。不可別。唐高僧

記傳

隋鄒州寶室寺沙門法藏。戒行精淳。為性質直。至隋開皇十三年。於洛交縣章川城造寺一所。佛殿精妙。僧房華麗。盤像旛華。並皆修滿。至大業五年。奉勅融併寺塔。送州大寺。有破壞者。藏師並更修補。造堂安置。兼造一切經。已寫八百卷。恐本州無好手紙筆。故就京城舊月愛寺寫。至武德二年閏二月。內身患二十餘日。乃見一人。身著青衣。好服在高閣上。手把經卷。告法藏云。爾立身已來。雖大造功德。悉皆精妙。唯有少分互用三寶物。得罪無量。我今把者。即是金剛般若。汝能自造一卷。令汝所用三寶之物。得罪悉滅。藏師于時應聲即答言。造藏師雖寫餘經。未寫金剛般若。但願病瘥。不敢違命。既能覺悟。弟子更無餘物。唯有三衣。瓶鉢。偏祖。祇支等。皆悉捨付大德及諸弟子。並造般若得一百卷。未經三五日。臨欲捨命。具見阿彌陀佛。來迎。由經威力。得生西方。不入三塗。

來一本作

隋大業中有客僧。行至太山廟。求寄宿。廟令曰。此無別舍。唯神廟廊下可宿。然而比來寄宿者。輒死。僧曰。無苦也。不得已從之。為設牀於廊下。僧至夜。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珮聲。須臾神出。為僧禮拜。僧曰。聞比宿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之。神曰。遇死者。將至聞弟

師上一本  
有若字

子聲。因自懼死。非殺之也。願師無慮。僧因延坐。談說如食頃。問聞世人傳說云。太山治鬼事。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乎。僧曰。有兩同學。僧先死。願見之。神問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罪重不可喚來。師就見可也。僧聞甚悅。因起出不遠。而至一所。多見廟獄。火燒光焰甚盛。神將僧入一院。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變不復可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此是也。師不欲歷觀。耶。僧懇求出。俄而至廟。又與神坐。因問欲救同學。有得理耶。神曰。可得。能為寫法華經者。便免。既而將曙。神辭僧入堂。且而廟令視僧不死。怪異之。僧因為說。仍即為寫法華經一部。經既成。莊嚴畢。又將就廟宿。其夜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之。師為寫經。始書題目。彼已脫免。今又出生人間也。然此處不潔。不可安經。願師還將。送向寺。言說久之。將曉辭訣而去。送經於寺。杭州別駕張德音。前任兗州。具知其事。

僧上一本  
有其字  
將下一本  
有若字

唐一本作  
隋一本作  
一本北山

唐幽州沙門釋智苑。精練有學識。隋大業中發心造石。一切經藏。以備法滅。既而於幽州西山。鑿巖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磨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即以石塞門。用鐵錮之。時隋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及餘錢物。以助成之。瑀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遂功。苑嘗以役匠既多。道俗奔湊。欲於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寢室。而念木瓦難辦。恐繁費經物。故未能起。作一夜



雷下一木  
有雷字

以一木作  
至唐二字  
之  
三一本作  
福成一本  
作福成

通符一本  
作道俗

而一本作

徒衆一本  
作表衆

上一木作  
土  
堂下一木  
有字  
開見一本  
作開見  
問一本作

中一本作  
國○彼州  
一本作彼  
中○北一  
本○南○  
大下王  
本○工○  
既一本作

瀑雨雷震山。明且既晴。乃見山下有大木松栢數千萬。為水所漂流積道次。山東少材木。松栢尤希。道俗驚駭。不知來處。推尋蹤跡。遠自西山崩崖倒漂送來。此於是遠近歎伏。自非福力。孰感神助。苑乃使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邑里。邑里喜愧而助造堂宇。頃之畢成。如其志焉。苑所造石經已滿七室。以貞觀十三年卒。弟子猶繼其功。殿中丞相李玄奘大理丞采宣明等。皆為臨說云。臨至十九年。從魏幽州。親問鄉人。皆同不虛。其報記。

唐釋道積。至貞觀初。住益州福成寺。誦通涅槃淨衣澡浴。自為常式。慈愛兼濟。固其深心。終于五月。炎氣鬱熱。而屍不腐。臭百有餘日。脚坐如初。道俗莫不喜賞。道云。

唐釋道裕。者不測所住。遊行醴泉山原。誦法華為業。乃數千徧。至貞觀年。因疾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比雖誦經。意望有驗。若生善道。舌根不朽。可為埋之。十年發。出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為起一塔。生俗信敬。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戴仰。乃函盛舌本。起塔於甘谷岸上。

唐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呵。誓者誦法華經。名充令史。往還步涉。生不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終。本邑香氣充村。道俗驚怪。而莫測其緣。終後十年。其妻又殞。乃發塚合葬。見其舌根如本。生肉。乃收葬斯徒衆矣。

唐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縣令孤元軌者。信敬佛法。欲寫法華金剛般若涅槃等。無由自檢。

恐彼上抗禪師。檢抗乃為在寺。如法潔淨。寫了。裹裘還岐州莊所。經留在莊。并老子五千文。同在一處。忽為外火延燒。堂是草覆。一時灰燼。軌于時任恐翊縣令。家人相命。撥灰覓金銅軸。既撥。灰開其內。諸經宛然如故。淡色不改。唯箱裝成灰。又覓老子。便從火化。于時開見之者。鄉村遠近。莫不嗟異。其金剛般若經一卷。題字焦黑。訪問所由。乃初題經時。有州官能書。其人雜食行急。不獲潔淨。直爾立題。便去。由是色焦。其人現在瑞經亦存。京師西明寺主神察目驗。說之。

唐釋曇韻。禪師定州人。遊至隰州。行年七十。隋末喪亂。隱于離石北。千山常誦法華經。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云所欲潔淨寫經。並能為之。於即清旦。食訖入浴。著淨衣。受八戒。入淨室。口含檀香。燒香懸旛。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經寫了。如法奉贖。相送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演。一如正法。及至誠受持讀誦。七重裹結。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無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周樟窮覓。乃於巖下獲之。箱巾糜爛。撥朽見經。如舊。鮮好。京師西明寺道宣律師。以貞觀唐益州西北新繁縣。西四十里許。有王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荀氏。在此教學。大王書而不顯迹。人欲其書。終不肯出。乃歐之。亦不出。遂以竿於前村。東空中。四面書金剛般若經。數日便了。云。此經擬諸天讀之。人初不覺其神也。後忽雷雨大澍。牧牛小兒。於書經處。住而不澆。既。



其地乾燥。可有丈許。自外流潦。及晴。村人怪之。爾後每雨。小兒常集其中。衣服不濕。至武德  
年。有非常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金剛般若經。村人莫汙。諸天於上。設蓋覆之。不可輕賤。  
因此。四周欄柵。不許人畜。往至今。雨時。其地仍乾。每至齋日。村人四遠。就處設供。常聞天樂。  
聲振哀宛。繁會盈耳。右六驗出三寶感通記

唐寶家大陳公夫人豆盧氏。芮公寬之姊也。夫人信福。每誦金剛般若經。未盡一卷。一紙許。久  
而不徹。後一日昏時。苦頭痛。四牀不安。夜臥逾甚。夫人自念。儻死。遂不得終經。欲起。誦之。而  
堂燭已滅。夫人因起。令婢然燈。須臾。婢還。厨中無火。夫人開門。於家人房。取之。又無火。夫人  
深益歎恨。忽見厨中。有然火燭。上階。來入堂內。直至牀前。去地三尺許。而無一人。執光明。若晝。  
夫人驚喜。頭痛亦愈。取經誦之。有頃。家人鑽燧得火。然燭入堂。燭光即滅。便以此夜誦竟之。  
自此日。誦五遍。以為常法。後芮公將死。夫人往視。公謂夫人曰。吾姊以誦經之福。當壽百歲。  
生好處也。夫人至年八十。卒於宅。

唐武德中。以都水使者蘇長。為巴州刺史。長將家口。赴任。度嘉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  
十餘人。一時溺死。唯一妾常。讀法華經。船中水入。妾頭戴經函。誓與俱溺。妾獨不沉。隨波  
泛濫。頃之。著岸。逐經函而出。開視。其經了無漏汙。今尙存。在揚州。嫁為人婦。而逾篤信。  
唐邢州司馬柳儉。隋大業十年。任岐州岐陽宮監。至義寧元年。為李密來。枉被牽引。在大理

度嘉陵一  
本作渡  
有書字

下一本  
有睡字

寺禁。儉常誦金剛般若經。下有兩紙。未徧。于時不覺眠。夢見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早誦  
經。徧即應得出。儉時忽寤。勤誦不懈。便經二日。至日午時。忽有勅喚。令儉釋禁。將向朝堂。奉  
勅放免。又儉別時。夜靜。房外誦經。至於三更。忽然聞有異香。儉尋香。及問家人。處處求香。來  
處不得。然常誦念。晝夜無廢。至於終日。計得五千餘徧。

唐遂州人趙文信。至貞觀元年。暴死。三日後。還得蘇。即自說云。初死之日。被一人遮擁。驅逐將  
行。同伴十人。並共相隨。至閻羅王所。其中見有一僧。王先喚師。問云。師一生已來。修何功德。  
師答云。貧道從生已來。唯誦金剛般若。王聞此語。忽即驚起。合掌讚言。善哉善哉。師審誦般若  
若常得昇天出世。何因錯來至此。王言未訖。忽有天衣。來下引師上天去。王後喚遂州人。前  
汝從生已來。修何功德。其人報王言。臣一生已來。不修佛經。唯好庾信文章集錄。王言。其度  
信者。是大罪人。現此受苦。汝見庾信。頗曾識不。其人報云。雖讀渠文章。然不識其人。王即遣  
人引出。庾信令示其人。乃見一龜。身一頭多。龜去少時。現一人來。口云。我是庾信。為生時好  
作文章。妄引佛經。雜糅俗書。誹謗佛法。謂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罪報。龜身苦也。此人活已  
具向親說。遂州之地。人多好獵。採捕蟲魚。遠近聞見者。共相鑒誡。永斷殺業。各發誠心。受持  
般若。迄今不絕。

唐貞觀元年。遂州儀隴縣丞劉弼。前任江南縣尉。時忽有一鳥。於弼房前樹上。鳴。土人云。是



殺之一本  
作殺主

惡鳥不祥之聲。家逢此鳥殺之不疑。劉弼聞懼。思念欲修功德禳之。不知何福為勝。夜夢一僧偏讀金剛般若經。令誦誦百遍。依命即讀滿至百遍。忽有大風從東北而來。拔此鳥樹隔舍。遙擲巷裏。其拔處坑縱廣一丈五尺。過後看其風來處。小枝大草並隨風迴靡。風止還起。如故。故知經力不可思議。

唐洛陽賈道羨。博識多聞。尤好內典。貞觀五年為青州司戶參軍事。為公館監。無處置。經乃以繩繫書案兩脚。仰懸屋上。置內經六十卷。坐臥其下。習讀忘倦。日久繩爛。一頭遂絕。案仍儼然不落。亦不傾動。如此其久。人始接取。道羨子為隰州司戶。說之云。爾

唐吳郡陸懷素家。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總焚。爰及精廬。並從煙滅。有一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獨存。經函及標軸並盡。唯有經字。竟不被燒。爾時人聞者。莫不驚歎。懷素即高陽許仁。則前妻之兄。仁則當時目覩。於後具自言之。右七驗出

唐前大理司直河內司馬喬卿。天性純謹。有志行。到永徽中。為揚州戶曹。丁母憂。居喪毀瘠。刺心上。血寫金剛般若經一卷。未幾於廬上生芝草。二莖。經九日。長尺有八寸。綠莖朱蓋。日灑汁一升。傍人食之。味甘如蜜。去而復生。如此數四。喬卿同寮數人。並向餘。令陳說。天下士人多共知之。

顯慶中平州有人姓孫名壽。於海濱遊獵。見野火焰熾。草木蕩盡。唯一段茂草獨不焚。燒

烈一本作然

軍下一本無事席文體四字

疑此草中有獸。遂以火燒之。竟不能著。壽甚怪之。遂入草間尋覓。乃見一函。金剛般若經。其傍又見一死僧。顏色不變。火不延燎。蓋由此也。信知經像非凡。所測孫壽親自說之。

唐隴西李虔親。今居鄭州。至顯慶五年。丁父憂。乃刺血寫金剛般若經。及般若心經各一卷。隨願往生。經一卷。出外將入。即一浴身。後忽聞院中有異香。非常郁烈。隣側並就觀之。無不稱歎。中山郎餘。曾過鄭州。見彼親友。具陳說之。

唐曹州濟陰縣西二十里。村中有精舍。至龍朔二年冬十月。野火暴起。非常熾盛。及至精舍。除越而過焉。此僧房草舍。焚燬總盡。唯金剛般若經一卷儼然如舊。曹州參軍事席文禮說之。右四驗出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十八終

校法苑珠林卷第十八終



訂治功到本名第一

明治十九年八月六日御届  
同年十月三十日出版

定價金五拾錢

校訂人

東京府平民

松岡了巖

京橋區築地三丁目  
百十七番地

出版人

同

藤田祐真

芝區三田松阪町二  
十四番地

# 法苑珠林出版所

印刷所

秀英舍

京橋區西紺屋町



